

东野圭吾 著

あく
い

白夜行

あく
い

白夜行

白夜行

白夜行

白夜行

内容简介

《恶意》内容为：畅销书作家在出国的前一晚于家中被杀。凶手很快落网，对罪行供认不讳、但求速死，却对作案动机语焉不详。他当真是罪犯？他究竟为何杀人？在彻查被害人与凶手的过去之后，警官面对案情、手法均平淡无奇的事实，却感到如坠万丈深渊般无边的寒意……作为一部手记体杰作，《恶意》多年来在票选中始终名列前茅，同时被评论界和众多读者视为东野圭吾的巅峰之作，与《白夜行》同享光辉与荣耀：环环相扣的侦破进展百转千回，将手记体叙事的无限可能发挥得淋漓尽致；对复杂人性抽丝剥茧的深刻描画，令人眼花缭乱、哑口无言。更引人注目的，是《恶意》与《白夜行》恰似两生花，《白夜行》中的爱情极度炽烈，令人粉身碎骨；《恶意》中的怨恨则无比深沉，令人万劫不复。人性的两极就这样奇异地直击人心。

《恶意》被媒体和读者列为天王作家东野圭吾的巅峰之作，与《白夜行》同享光辉与荣耀，这两部作品恰似两生花，《白夜行》中的爱情极度炽烈，令人粉身碎骨；《恶意》中的怨恨则无比深沉，令人万劫不复。畅销天王东野圭吾最得意之作。《白夜行》为了爱粉身碎骨，《恶意》因为恨万劫不复。

畅销书作家在出国的前一晚于家中被杀。凶手很快落网，对罪行供认不讳……小说甫一开始，案件便告侦结。面对如此“僵局”，书中究竟藏有何等魔力，让万千读者如痴如醉？

《恶意》乃是东野圭吾挑战悬疑小说写作极限的杰作，甫一出版，即迷倒了无数读者，征服了各国评论家。韩国媒体评论：“一直以为，知道了凶手是谁，推理小说也就结束了，《恶意》彻底颠覆了这一观念。”日本媒体评论：“惊世骇俗的作案动作机，让人根本不敢转

身。”畅销天王东野圭吾最得意力作，《白夜行》为了爱粉身碎骨，《恶意》因为恨而万劫不复，最执著的怨恨最凶险的人心！

目录

[内容简介](#)

[目录](#)

[事件之章 野野口修的笔记](#)

[卷一](#)

[卷二](#)

[卷三](#)

[卷四](#)

[卷五](#)

[卷六](#)

[疑惑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记录](#)

[解决之章 野野口修的笔记](#)

[探究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独白](#)

[告白之章 野野口修的笔记](#)

[过去之章 其一 加贺恭一郎的记录](#)

[过去之章 其二 认识他们的人所说的话](#)

[过去之章 其三 加贺恭一郎的回忆](#)

真相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阐明

事件之章 野野口修的笔记

[卷一](#)

[卷二](#)

[卷三](#)

[卷四](#)

[卷五](#)

[卷六](#)

卷一

事情发生在四月十六日、星期二。

那天下午三点半我从家里出发，前往日高邦彦的住处。日高家距离我住的地方仅隔一站电车的路程，到达车站改搭巴士，再走上一小段路的时间，大约二十分钟到了。

平常就算没什么事，我也常到日高家走走，不过那天却是有特别的事要办。这么说好了，要是错过那天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

他的家就座落在美丽整齐的住宅区里，区内清一色是高级住宅，其中偶尔可见一般称之为豪宅的气派房子。这附近曾经是一片杂树林，有不少住家依然在庭院里招原本的林木。围墙内山毛榉和砾树长得十分茂盛，浓密的树荫覆满整条巷道里。

严格说起来，这附近的路并没有那么狭窄，可是一律给规划成了单行道。或许讲究行走的安全也是身分地位的一种表徵吧！

几年前，当我听到日高买了这附近的房子时，心里就想，果不出所料。对于这个地区长大的少年而言，把家买在这里乃人生必须实现的梦想之一。

日高家称不上豪宅，不过光夫妻俩来住的话，可说绰绰有余、十分宽敞。主屋采用的屋顶形式虽是纯日本风，不过边窗、拱型的玄关、二楼窗际的花坛则全是西式设计。这些想必是夫妻俩各拿一半主意的结果？不，就砖造的围墙来看，应该是夫人比较占上风。她曾经透露，一直想住在欧洲古堡般的家里。

更正，不是夫人，应该说是“前夫人”才对。

沿着砖造的围墙走，我终于来到方形红砖砌起的大门前，按下了门铃。

等了很久都没人来应门，我往停车场一看，日高的SAAB车不在，可能是出门去了。

这下要如何打发时间？我突然想起那株樱花。日高家的庭院里，种了一株八重樱，上次来的时候只有三分开，算算已经又过了十天，不知现在怎么样了？

虽然是别人的家，不过仗着自己是主人朋友的份上，就不请自入了。通往玄关的小路在途中岔开来，往建筑的南边延伸而去。我踏上小径，朝庭院的方向走。

樱花早已散落一地，树枝上还残留着几许可堪观赏的花瓣。不过这会儿我可无心观赏，因为有个陌生的女人站在那里。

那女人弯着腰，好像正看着地上的什么东西。她身着简便的牛仔裤和毛衣，手里拿着一块像白布的东西。

“请问，”我出声问道。女子好像吓了一大跳，猛地转过身来，迅速地挺直腰杆。

“啊！对不起。”她说，“我的东西被风刮到院子里了，因为这家人好像不在，所以我就自己进来了。”她将手里的东西拿给我看，是一顶白色的帽子。

她的年龄看来应在三十五到四十之间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都很小，长相平凡，脸色也不太好看。

刚才的风有那么强，会把帽子吹掉？我心里犯着嘀咕。

“您好像很专注地在审视地面呢。”

“哦，因为草皮很漂亮，我在猜，不知是怎么保养的。”

“唔，这我就知道了，这是我朋友的家。”

她点了点头，好像知道我不是这家的主人。

“不好意思打扰了！”她点了点头，与我擦身而过，往门那一头走去。

之后大概过了五分钟左右吧，停车场那边传来车子引擎的声音，好像是日高回来了。

我走回玄关时，深蓝色的轿车正倒车驶入停车场，驾驶座上的日高注意到我来了，向我微微地点了个头。驾驶座旁的理惠，一边微笑一边对我解释。

“对不起，本想出门去买点东西，结果碰到了大塞车，真伤脑筋。”一下车，日高马上举起手做了个手刀的姿势，表示抱歉，“等很久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并没有多久，我跑去院子看樱花了。”

“已经开始凋落了吧？”

“有一点，不过真是棵漂亮的树呢。”

“开花的时候是很好啦，之后就麻烦了。工作室的窗口离得比较近，毛毛虫都从外面跑进来了。”

“这就伤脑筋了。不过，反正你也不会在这里工作了，对吧？”

“嗯，一想到可以从那毛毛虫地狱里逃出来，我就松了一口气。啊，还是先进来吧，我们还留着一些器具，可以请你喝杯咖啡。”

通过垂拱的玄关，我们陆续进入屋里。

屋子已经整理得差不多，原先墙壁上的挂画也收了起来。

“你们行李都收拾好了？”我问日高。

“除了工作室外，大致都收拾好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搬家公司了。”

“今晚打算住在哪里？”

“早就定好皇冠饭店了。不过我可能要睡在这里。”

我和日高走进工作室。那是一间约十张榻榻米大的西式房间，里面只剩下电脑、书桌和一个小书架，显得空荡荡的，其余的东西大概都打包了吧。

“这么说来，你明天还有稿子要交差喽？”

日高眉头一皱，点了点头：“连载的部分还剩下一回，预定今晚半夜要传给出版社，所以到现在电话都没敢切断。”

“是聪明社月刊的稿子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还有几页要写？”

“三十页。啊，总会有办法的。”

房里有两张椅子，我们各坐在书桌一角的两侧，不久，理惠端了咖啡进来。

“不知温哥华的天气怎样，应该比这边冷吧？”我向两人问道。

“因为纬度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冷多了。”

“不过能过个凉凉爽爽的夏天真是不错。一直待在冷气房里，对身体不好。”

“待在凉爽的屋子里顺利工作……如果能这样就太好了，不过大概不可能吧？”日高自嘲地笑着。

“野野口先生，到时您一定要来玩喔，我可以当您的向导。”

“谢谢，我一定去。”

“你们慢慢聊。”说完，理惠就离开了房间。

日高拿着咖啡杯站了起来，倚在窗边向庭院眺望。

“能看到这株樱花盛开的样子真好。”他说。

“从明年起，我会拍下开花的美丽照片，寄到加拿大给你。对了，加拿大那边也有樱花吧？”

“不知道。不过即将搬进去的房子附近好像没有。”他啜着咖啡说道。

“说到这个，我刚刚在院子里碰到一个奇怪的女人。”我本来有点犹豫，不知该不该说，后来还是决定让他知道比较好。

“奇怪的女人？”日高挑起了眉毛。

我把刚刚的情景说给他听，结果他的表情从一开始的讶异转为了然于胸的神态。

“你说的那个女的是否长得像木刻的乡土玩偶？”

“啊，没错，经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真是这样。”日高比喻得真贴切，我笑了出来。

“她好像姓新见，住在这附近。外表看来比实际年龄年轻，不过应该已经超过四十了。有一个读国中的儿子——是个不折不扣的小混蛋。丈夫很少在家，大概是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吧，这是理惠的推断。”

“你知道得还真详细呢，你们感情很好啊？”

“和那个女人？怎么可能！”他把窗子打开，拉起纱窗，凉风徐徐地吹了进来，风里混杂着树叶的味道，“正好相反，”他继续说道，“应该说她恨我们比较恰当。”

“恨？她看起来很正常啊！是什么原因？”

“为了猫。”

“猫？这和猫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最近那个女的养的猫死了。听说是忽然倒在路边，带它去看兽医，结果兽医说，那只猫可能被人下了毒。”

“这和你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她似乎怀疑猫是吃了我做的毒丸子才死的。”

“你？为什么她会这么认为？”

“就是这篇，”日高从仅存的那方书架里抽出一本月刊，打开书页放到我的面前，“你读读这个。”

那是一则约半页篇幅的短文，题目为《忍耐的极限》，文章上方摆着日高的照片。内容主要是说到处乱跑的猫带给自己的困扰：

早上，院子里一定会出现猫粪；车子停在停车场，引擎盖上布满猫的脚印；花盆里植物的叶子被啃得乱七八糟。虽然知道这些罪行全是一只白棕色的花猫犯下的，却苦无对策。就算立了一整排保特瓶挡它，也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每天每天都在挑战自己忍耐的极限……内容大既然是这样。

“死掉的那只猫是白棕斑点的？”

“唔，好像是这样。”

“那难怪了，”我苦笑着，点了点头，“她怀疑你也不是没道理的。”

“上个礼拜吧，她气冲冲地跑到这里来，虽然没指名道姓说是我下的毒，不过话里就是这个意思。虽然理惠生气地说：‘我们才不会干这种事！’，并将她轰了回去，不过就她在院子里徘徊的行径看来，想必还在怀疑我们。大概想找寻是否有毒丸子残余的痕迹吧？”

“还真是执着呢！”

“那种女人就是这样。”

“她不知道你们就要搬到加拿大去住了吗？”

“理惠有跟她说啊，说我们下礼拜就要到温哥华住上好一阵子，所以你们家的猫再怎么作乱，我们也只要忍耐一下子就好了。这样看来，理惠倒也蛮强悍的呢。”日高好像觉得颇为有趣地笑了。

“不过理惠小姐说的话很有道理，你们根本没有理由急着在这个时候杀死那只猫嘛！”

不知为什么，日高并没有马上附和我的话。他依然面带微笑，眺望着窗外的风景，将咖啡喝光后，他阴沉地说道：“是我做的。”

“耶？”我忽然不懂他所说的话，于是又问了一次，“什么意思？”

他将咖啡杯放到桌上，拿出了香烟和打火机。

“是我杀的，我把毒丸子放到院子里，只是没想到事情竟然会这么顺利。”

听到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，我还是以为他只是在开玩笑。然而他虽维持一贯的笑脸，却不像在开玩笑。

“你说的那个毒丸子要怎么做？”

“哪有怎么做，猫罐头里掺入农药放到院子里就结了，没教养的猫好像什么都吃的样子。”日高将香烟拿近，点燃了火，惬意地吞云吐雾。从纱窗吹入的风霎时将烟雾吹散了。

“你干嘛要做那种事？”我问道，心里感觉不太舒服。

“我跟你说过，这间屋子到现在都还租不出去吧？”他面色一整，认真地说道。

“唔。”——日高夫妇打算在搬去加拿大的那段期间，将这间房子租给别人。

“是不断有中介业者来探问啦，可是他们告诉我，这里有一个缺点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他们说房子前面排了一排挡猫的瓶子，好像深受猫害的困扰。这样的状况确实会影响租房子的意愿。”

“那你把挡猫瓶拿掉不就好了？”

“这并非根本的解决之道。到时如果有想租的人来看房子，看到满院子都是猫粪要怎么办？我们还在的话是可以天天打扫，可是明天这里就没人住了，肯定会臭得要死。”

“所以你就杀了它？”

“这应该是饲主的责任，不过你刚才看到的那位太太好像不了解这点。”日高在烟灰缸里把香烟捻熄。

“理惠知道这件事吗？”

听我这么一问，日高扬起半边脸，一边笑一边摇头：“哪能让她知道！女人啊，百分之八十都喜欢猫，要是我跟她讲了实话，她肯定会对我说我是魔鬼的。”

我不知该怎么接下去，只好沉默以对。这时恰好电话响起，日高拿起话筒。

“喂？啊，你好，我正想你也该打电话来了……嗯，按照计划进行……哈，被你识破啦？我这才要开始写呢……是啊，我想今天晚上一定能搞定……好，我一定成就马上传过去……不行，这支电话只能用到明天中午为止，所以我打电话过去好了……嗯，我会从饭店打过去。好，那就先这样了。”

挂断电话，他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“是编辑吗？”我问。

“聪明社的山边先生。虽然我拖稿拖习惯了，不过这次他真的不放心。因为他怕我跑掉，后天就不在日本了。”

“那我就不多打扰，告辞了。”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

就在此时，听到屋内对讲机的声音。我原以为是推销员之类的，不过好像不是这样。

走廊传来理惠走近的脚步声，接着是敲门的声音。

“什么事？”日高问。

门打开了，理惠一脸郁卒地探出头来。

“藤尾小姐来了。”声音闷闷的。

日高的脸就像暴风雨前的天空一样，布满阴霾：“藤尾……藤尾美弥子吗？”

“嗯，她说无论如何今天都要跟你谈。”

“真糟糕。”日高咬着下唇，“大概是听到我们要去加拿大的风声了。”

“要我告诉她你很忙，请她回去吗？”

“这个嘛，”他想了一下，“不，我见她好了。”日高说，“我也觉得就在这里把事情解决掉会比较轻松，你带她过来吧。”

“好是好啦……”理惠担心地往我这边看来。

“啊，我正打算要离开呢。”我说。

“对不起。”理惠说完后就消失在门的一头。

“真伤脑筋。”日高叹气地说道。

“你们刚刚说的藤尾小姐，是藤尾正哉的……？”

“妹妹。”他抓搔着略长的头发，“如果她们是想要钱的话还好办，可是如果要我将书全部收回或改写的话，我就碍难从命了。”

听到脚步声慢慢接近，日高赶紧闭上了嘴。门外依稀传来理惠说“走廊很暗，对不起”的抱歉声，接着有人敲门，日高应了声“是”。

“藤尾小姐来了。”理惠打开门说道。

站在她背后的，是一位看来二十六、七岁的长发女性，身上穿着女大学生去拜访企业时会穿的那种套装，让人觉得这位不速之客好像还刻意维持着应有的礼貌。

“那我先走了。”我向日高说道。我原本想告诉他可以的话，后天我会去送行，但还是没说出口。我心里琢磨着，要是在这时候刺激到藤尾美弥子就不好了。

日高沉默地点了点头。

我在理惠的陪伴下，走出了日高家。

“招待不周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理惠合起双掌、眨着眼道歉她说。由于身材娇小纤细，这样的动作让她散发出少女般的气息，一点也感觉不出她已年过三十。

“后天我会去送你们。”

“您不是很忙吗？”

“没关系，拜拜。”

“再见。”她说道，一直看着我转入下一个街角。

卷二

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才刚做完一点事，门铃就响了。我的住所和日高家相比天差地远，只不过是五层楼建筑里的一个小单位，工作室兼寝室约占了三坪，剩下的八坪空间既是客厅也是饭厅，还包含了厨房，而且我也没有像理惠这样的美眷，所以一旦门铃响了，我只好自己去应门。

从门眼里确认来访对象后，我将门锁一扳，打开了门，是童子社的大岛。

“你还是一样，非常准时呢。”我说。

“这可是我唯一的优点，我带了这个来。”他拿出了一个四方包裹，上面印有知名日式糕饼店的店名，他知道我是个嗜吃甜食的人。

“不好意思还让你特地跑一趟。”

“哪里，反正我回家顺路。”

我将大岛请进狭窄的客厅，泡了茶，接着走回工作室，将摆在书桌上的原稿拿了过来：“哪，这个，写得好不好就知道了。”

“我来拜读一下。”他将茶杯放下，伸手接过稿子，开始读了起来，而我则翻开报纸。一如往常，让人当面阅读自己的作品，总教我不太自在。

大概是大岛快读完一半的时候吧，餐桌上的无线电话机突然响了。我说了声“失陪一下”，离开了座位。

“你好，我是野野口。”

“喂，是我。”是日高的声音，听来有点沉重。

“啊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心里还挂念着藤尾美弥子的事，不过日高并未正面回答，他停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你现在忙吗？”

“谈不上忙，可是有客人在这里。”

“这样啊，几点会结束？”

我看了一下墙上的时钟，刚过六点不久。

“还要一点时间，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唔，电话里讲不清楚，我有事想找你商量，你可不可以来我这里一下？”

“是可以啦。”我差点忘了大岛就在一旁，几乎要脱口问他是不是有关藤尾美弥子的事。

“八点怎么样？”他说。

“好。”

“那我等你。”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。

等我一把听筒放好，大岛就赶忙从沙发站起，说道：“如果你还有事的话，那我就……”

“不，没关系、没关系。”我以手势示意他坐回去，“我和人约了八点，还有时间，你就慢慢读好了。”

“这样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他拿起原稿继续读了起来。

我也再度摊开报纸盯着上头的文字，不过脑海里却不停地想着日高要说的是哪件事。

我猜八成跟藤尾美弥子有关，除此以外，我实在想不出来还会有什么事。

日高写了一本叫《禁猎地》的小说，内容描写某位版画家的一生。表面上虽称之为小说，实际上作品中的主角却是真有其人，是一名叫做藤尾正哉的男子。

藤尾正哉和我以及日高读的是同一所国中。或许是因为这段渊源吧，让日高想起想把藤尾的故事写成小说的念头。只是这本小说里有几点亟待商榷的地方，说白一点，这部作品里连藤尾正哉之前做过的一些不太光采的事情也如实描写。特别是他学生时代的各种奇怪行径，日高几乎是原版重现。就我看来，除了书中的人物名字不同之外，书里的内容根本不像是虚拟的小说，就连主角后来被妓女刺死也与现实事件完全吻合。

这本书荣登畅销书排行榜，对于认识藤尾正哉的人而言，要猜出小说主角的原型是谁实在是太容易了，终于，藤尾的家人也看到了这本书。

藤尾的父亲早已去世，出来抗议的是他的母亲和妹妹。她们说：明显地，小说主角是以藤尾正哉为原型，可是她们可不记得曾允许谁去写这样的小说。其次，因为这本书暴露了藤尾正哉的隐私，使他的名誉受到不当的毁损，她们要求将作品全部回收，全面改写……

日高也说过了，对方并未要求赔偿金之类的实际补偿。不知她们真的只是要作品改写，还是有其他更深的企图，至今仍无法断定。

从他刚刚讲电话的声音听来，恐怕和藤尾美弥子的交涉不太顺利吧？可是，把我叫过去又是怎么一回事？如果他们真的谈判破裂，那

我又能帮上什么忙呢？

就在我左思右想之际，对面的大岛好像把稿子读完了，而我也把视线从报纸移开。

“写得不错嘛，”大岛说，“蛮温暖的，透着一股怀旧气氛，我觉得挺好的。”

“是吗？听你这么说，我就安心多了。”我是真的松了口气，赶紧喝了口茶。大岛这个年轻人虽然和气，却不会随便讲一些谄媚逢迎的话。

若是平时，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往后的计划，不过待会儿和日高有约……我看了一下时钟，已经六点半了。

“你来得及吗？”大岛机灵地问。

“嗯，还来得及。怎样？这附近有一间餐馆，我们去那儿边吃边讨论好了，这样也算帮了我一个大忙。”

“好啊，反正我也要吃晚饭。”他将原稿放到皮包里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他应该快三十了吧，却还是单身。

距离我家大概二、三分钟的路程就有一家餐馆，我们一边吃着烧烤料理，一边商量公事。虽说是商量公事，其实我们聊的都是杂事。在这当中，我不小心透露接下来跟我约的人正是作家日高邦彦，大岛一听显得有些惊讶。

“你认识那位先生啊？”

“嗯，我们国中、国小读的都是同一所学校，住得也很近，从这边走过去就到了，只是我们的旧家都已经拆了，目前正在盖公寓。”

“就是所谓的童年旧识对吧？”

“大概吧，现在我们也还有来往。”

“啊，”大岛的眼睛露出羡慕和憧憬的神色，“我竟然不知道。”

“我会帮你们公司写稿，也是透过他介绍的。”

“咦？是这样吗？”

“一开始是你们公司的总编向日高邀稿，不过因为他不写儿童文学，所以就拒绝了，反倒把我介绍给你们，也就是说，他算是提拔我的贵人。”我一边用叉子将烧烤通心粉送进嘴里，一边说道。

“嗯，竟然有这回事。日高邦彦的儿童文学，这样的标题确实挺吸引人的。”接着大岛问我，“野野口先生，你不会想写以成人读者为诉求的小说吗？”

“我是很想写啊，如果有机会的话。”——这是我的真心话。

七点半，我们离开了餐馆，往车站走去。我站在月台上目送大岛坐上反方向的电车，不久我的电车也来了。

抵达日高家正好是八点。我站在门前，觉得有点奇怪，屋里一片漆黑，连门外的电灯也没有开。

不过，我还是按下了对讲机的按钮，只是没想到竟被我料中，无人应答。

我心想，该不会是自己搞错了。日高电话里说的八点，说不定指的不是八点到“他家”。

我回到来时的路上，过去一点有座小公园，我边掏出零钱边走进公园旁的电话亭。

从电话簿里，我找到了皇冠饭店的电话，拨了号码。饭店人员听到我要找一位叫日高的客人，马上帮我转接过去。

“您好，我是日高。”——是理惠的声音。

“我是野野口，”我说，“日高邦彦在那里吗？”

“没，他没来这里。应该还在家吧？因为还有工作要赶。”

“不，他好像不在……”我跟她说日高家的灯全暗着，里面好像没人的样子。

“这就怪了。”电话那头的她似乎颇为困惑，“他跟我说到这时候恐怕都半夜了。”

“那他大概只是出去一下吧？”

“应该不会啊。”理惠思索似的沉默了片刻，“这样好了，我现在就到那边去。”她说，“大概四十分钟左右就会到了。啊，野野口先生，您现在人在哪里？”

我说明了自己的位置，告诉她会先到附近的咖啡厅打发一下时间，就把电话挂了。

走出电话亭，在去咖啡厅前，我又绕到日高家去看了一遍。还是一样，灯全部暗着，停车场里日高的SAAB好端端地停在那里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

那家咖啡厅是日高平日调适心情时常去的咖啡专卖店，我也来过好几次，店里的主人认出我，问今天怎么没跟日高先生一起来？我表

示，他和我约了见面，可是家里却没有人。

就这么和老板聊着职棒，东扯西扯的，三十分钟就过去了。我付了帐，出了店门，快步往日高家走去。

才走到门前，就看到理惠从计程车下来。听到我出声叫唤，她回了我一个笑脸。可是，当她看向屋子的时候，脸色忽然沉了下来，显得十分不安。

“真的是全暗的。”她说。

“好像还没回来的样子。”

“可是他不可能会出去啊。”

她从皮包里拿出钥匙，往玄关走去，我跟在后面。

大门锁着，理惠打开门进入屋内，接着把各处的电灯二点亮。室内的空气冰冷冷的，似乎没有人在。

理惠穿过走廊，打算扭开日高工作室的门把，门锁上了。

“他出门的时候，都会上锁吗？”我问道。

她一边拿出钥匙，一边侧着头回想：“最近他不太锁门的。”

钥匙一转，门顺势敞了开来。工作室里同样没有开灯，可是却不是全暗的。电脑的电源还插着，萤幕的画面透着亮光。

理惠摸索着墙壁，按下日光灯的按钮。

房间中央，日高脚朝我们，倒在地上。

停顿了几秒的空白，理惠沉默地走上前去。走到一半，她突然在半路停了下来，两手捂着嘴，全身瞬间僵直，一言不发。

我也战战兢兢地往前挪去，日高的身体整个趴伏着，头转向一边，露出左半边的脸。

他的眼睛微微睁着，眼神涣散。

“他死了。”我说。

理惠整个人慢慢地瘫软下来，就在膝盖碰到地板的同时，她发出仿佛来自身体深处的悲鸣。

卷三

警局派来的搜证小组在现场勘查的时候，我和理惠就在客厅等。虽说是客厅，却连张桌椅都没有。我让理惠坐在装满杂志的纸箱上面，自己则像熊一样地来回踱着方步，并不时将头探出走廊，窥看现场搜证的情形。理惠一直在哭，我看了看手表，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。

敲门声响起，门打开了，迫田警部走了进来。他年约五十，态度沉稳大方。一开始叫我们在这房里稍等的也是他，看来他应该是这次搜查的总指挥官。

“我有话想跟你谈，可以吗？”警部瞄了理惠一下后，转身向我说道。

“我是无所谓啦……”

“我也可以。”理惠拿起手帕按着眼角说道。她的声音还带点哽咽，然而口气却是坚决的。我突然想起日高白天曾经讲过，她的个性其实蛮强悍的。

“好，那就麻烦一下。”

于是迫田警部就这么站着，开始盘问起我俩发现尸体前的整个经过。谈着谈着，我不得不说到关于藤尾美弥子的事。

“你接到日高打来的电话大概是几点左右？”

“我想应该是六点过后吧。”

“那时日高先生有提到任何有关藤尾女士的事吗？”

“不，他只说有事要跟我商量。”

“所以也有可能是其他事？”

“或许吧。”

“关于这点，你有想到什么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警部点了点头，接着他把脸转向理惠：“那位藤尾小姐的人是几点回去的？”

“大约是五点过后。”

“在那之后，你有跟你先生谈过话吗？”

“我们有聊了一下。”

“你先生的样子看来怎样？”

“他因为跟藤尾小姐谈不拢，显得有些困扰。不过，他要我不用担心。”

“之后你就离开家，去了饭店对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看看，你们打算今明两晚都住在皇冠饭店里，后天要出发到加拿大。不过，因为你先生还有工作没做完，所以就一个人先留在家里……”警部一边看着自己的小抄，一边说道，接着他抬起了头，“知道这件事的人总共有几个？”

“我、还有……”理惠向我这边看来。

“当然我也知道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聪明社的人吧？”——我向警部说明日高今晚打算赶的就是聪明社的稿子——“不过，就凭这点来锁定犯人未免……”

“嗯，我知道，这只是做个参考。”迫田警部脸上的肌肉稍微和缓了一下。

之后，他又问理惠，最近住家附近是否曾发现什么可疑的人，理惠回答“没有印象”。我想起今天白天在院子里见到的那位太太，犹豫着该不该讲，可是最后还是保持沉默。

——只因为猫被害死就杀人报仇，这怎么想都太离谱了。

讯问告一段落后，警部告诉我，他会请部下送我回去。我原想留在理惠身边陪她的，不过警部说他已联络理惠娘家的人，不久他们就会来接她。

随着发现日高尸体的震惊渐渐平复，疲倦悄悄地袭来。一想到等一下得自己坐电车回去，老实说真的有点气馁，所以我不客气地接受了警部的安排。

走出房间，我发现还有很多警员留下，在走廊上走来走去。工作室的门是开着的，不过看不到里面的情况，尸体应该已经运出去了吧？

穿着制服的年轻警察前来招呼我，将我领到停在门口的警车前。我突然想起，自从上次因为超速被逮捕后，已经很久没坐过警车了……这等毫不相关的事。

警车旁站着一名男子，身材颇高，因为光线不足，看不清楚他的五官。那个男的开口说道：“野野口老师，好久不见了。”

“咦？”我停下脚步，想要确认对方的长相。

男的往前走近，从阴影中露出他的脸。眉毛和眼睛的距离很短，脸部轮廓十分立体。

这张脸我曾经看过，接着我的记忆恢复了。

“啊，是你！”

“您想起来了吗？”

“想起来了，你是……”我在脑袋里再确认一遍，“加贺……对吧？”

“是，我是加贺。”他郑重地朝我欠身行礼，说道，“以前承蒙您照顾。”

“哪里，我才是。”弯腰答礼后，我再度端详起他。已经十年了，不，应该更久，他那精悍的神色似乎磨得更加锐利了，“听说你改行做了警察官【注：日本警察职称，负责案件调查、执行的警员。】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。”

“我也很惊讶，一开始还以为是认错人了，直到看到名字才确定。”

“因为我的姓很特别嘛。不过，”我摇了摇头，“这也实在太凑巧了。”

“我们到车里再谈好了，我送你一程……虽然说在警车上没什么气氛。”说完，他帮我打开后车门，同时，刚刚那名制服警察也坐上了驾驶座。

加贺老师曾经在我执过教鞭的那所中学担任社会科教师。就像许多刚毕业就投入教职的老师一样，他也是充备干劲和热情。再加上他又是剑道方面的专才，领导剑道社时展现的英姿，更让人对他的热诚印象深刻。

这样的人只做了两年就舍弃了教职，归咎起来有诸多原因。不过就我这个旁观者来看，他本身可是一点责任都没有。不过，真的可以说吗？每个人都有适合与不适合做的事。教师这份工作对加贺而言到底合不合适，真的有待商榷。当然，这样的结果也跟当时的潮流密切相关。

“野野口老师，您现在在哪个学校教书？”车子刚驶离不久，加贺老师就问我起我的近况。不，再叫加贺老师就太奇怪了，我们就称他为加贺刑警好了。

我摇了摇头：“我最后任教的地方是本地的第三国中，不过今年三月已经离职了。”

加贺刑警看来好像颇为惊讶：“是这样吗？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”

“唔，说来有点丢脸，我现在在写给儿童看的小说。”

“啊，难怪。”他点了点头，“所以你才会认识日高邦彦先生对吧？”

“不，情况有点不一样。”

我跟他解释，我和日高是从小到大的朋友，因为他的关系，我才找到现在的工作。加贺刑警好像懂了，一边点头一边听着我说。没想到迫田警部什么都没告诉他，这点倒教我有些诧异，这番话我刚刚已经跟警部说过了。

“这么说来，你之前是一边当老师，一边写小说啰？”

“也可以这么说啦，不过我那时一年才写两篇三十页左右的短篇而已。我一直在想，有朝一日要成为真正的作家，于是心一横就把学校的工作辞了。”

“这样啊？那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呢。”加贺刑警很钦佩地说道。或许是想起自己之前的事吧？当然，二十几岁转行和面临四十岁才换工作的景况相比，可谓天差地别，这点他应该也能体会。

“日高邦彦写的是什么样的小说啊？”

我看着他的脸问道：“加贺，你不知道日高邦彦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名字是听过啦，可是书就没读过了，尤其最近我几乎很少看书。”

“大概太忙了。”

“不，是我自己太懒，我也在想一个月应该读两、三本书的。”他搔搔头。一个月至少要读两、三本书——这是我当国文老师时，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。我不确定加贺是否因为记得这个，所以才特意讲出来。

于是我大略地介绍日高这个人，说他大概是十年前出道的，在这中间还得过某某文学奖，是现今少数几位畅销作家之一。他的作品十分多样化，从纯文学到仅供娱乐的小品都有。

“有没有我可以读的东西？”加贺刑警问，“譬如推理小说之类的？”

“这类作品是比较少，不过还是有的。”我答道。

“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书名以做参考？”

“这样啊。”

于是我告诉他一本叫《萤火虫》的书，是我很久以前读的，内容不太记得了，不过里面有关于谋杀的描写，肯定错不了。

“日高先生为什么会想搬到加拿大去住呢？”

“好像有很多原因，不过他大概是觉得有点累了。好几年前他就曾经讲过要到国外修养一番，而温哥华似乎是理惠相中的地方。”

“你刚刚说的理惠是他的太太吧？看起来好年轻呢。”

“上个月他们才刚登记结婚而已，这是他的第二次婚姻。”

“是这样啊？他和前任老婆离婚了？”

“不，第一任老婆因为车祸去世，已经五年了。”

一边聊着的同时，思及话题的主角日高邦彦已经不在人世，我的心情又沉重了起来。

他到底要跟我谈些什么？要是我早早结束那无关紧要的会谈，早点去见他的话，或许他就不会死了。我心里也知道这么想于事无补，却忍不住不去懊悔。

“我听说因为亲人被影射为小说的主角，有一位藤尾小姐跑来抗议……”加贺说，“除此之外，日高先生有没有卷入其他风波？不管是和小说或是他私生活有关的都可以。”

“嗯，我一时也想不出来。”这么回答的同时，我发现了一件事——我正在接受侦讯。惊觉于此，连在前方握着方向盘，始终不发一

语的警察都让人觉得很不舒服。

“对了，”加贺刑警打开了记事本，“你知道西崎菜美子这个名字吗？”

“咦？”

“还有小左野哲司、相中根肇？”

“啊，”我领悟地点了点头，“那是《冰之扉》中的出场人物，目前月刊正连载的日高小说。”我一边说一边想，不知那篇连载接下来要怎么办。

“一直到死之前，日高先生好像还在赶那篇小说的样子。”

“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电脑的电源一直是开着的。”

“画面上出现的就是那篇小说的内容。”

“果然如此。”我突然想起什么，于是向加贺刑警问道，“他的小说写了多少？”

“写了多少的意思是？”

“写了几页的意思。”

我跟加贺说，日高曾提过今晚必须赶出三十页的事。

“电脑的排字方式和稿纸不一样，所以总共写了多少，我不是很确定，不过至少不是一、两页就是了。”

“从他写的页数就可以推断出他是几点被杀害的，不是吗？我从日高家出来的时候，他还没着手工作呢。”

“这点我们也有想到，只是写稿这种事的速度也不是固定的吧。”

“话是没错啦，不过就算是以最快速度写也是有极限的。”

“那日高先生的极限大概在哪里？”

“这个嘛，记得他之前曾经讲过，一个小时大概是四页吧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就算赶工也只能一小时写六页啰？”

“应该是这样吧。”

听完我说的话，加贺刑警沉默了一会儿，脑袋里好像正计算着什么。

“发现哪里矛盾吗？”我问。

“嗯，我还不知道。”加贺摇了摇头，“我也还无法确定，电脑上残留的画面是否就是这次要连载的部分。”

“也对喔，说不定他只是把之前曾经刊载过的部分叫出来而已。”

“关于这点，我们打算明天找出版社谈谈。”

我在脑海里快速转了一圈，根据理惠的说法，藤尾美弥子是在五点左右离开的，而我接到日高打来的电话是在六点过后。这中间如果他有写稿的话，应该可以写出五、六页吧。问题是，其他还有几页呢？

“啊，或许这是办案时应该紧守的秘密。”我试着向加贺问道，“不过，你们应该有推测死亡时间吧？警方认为是什么时候呢？”

“这确实足应该保密的事，”加贺刑警苦笑着说，“不过……详细的情形要等到解剖报告出来，但根据我们的推断，大概是在五点到七点之间，结果应该不会相差太多。”

“我是在六点过后接到电话的……”

“嗯，也就是说是在六点到七点之间了。”

——应该是这样吧。也就是说，日高在和我通完电话后就马上被杀了？

“日高是怎么被杀的呢？”

听到我的喃喃自语，加贺刑警露出十分讶异的表情，他大概觉得这种话出自尸体发现者的口中，未免太奇怪了吧。可是，我对日高是怎么个死法真的没有印象，坦白说，当时我怕死了，根本不敢正视他。

我把这点说明后，加贺好像也能理解。

“这也要等到解剖报告出来。不过简单地说，他是被勒死的。”

“你说的勒死是指勒住脖子吗？……用绳子还是？”

“他脖子上缠着电话线。”

“怎么会……”

“不过还有一处外伤，他好像被人重击了后脑，现场找到作为凶器的黄铜纸镇。”

“也就是说有人从背后打昏他，再把他勒死啰？”

“目前看来是这样。”加贺刑警如此说完后，突然压低了声量，“刚刚讲的，我想日后会对外公布，在此之前，请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。”

“啊，那是当然。”

终于，警车抵达了我的公寓。

“谢谢你送我回来，帮了我一个大忙。”我向他道谢。

“我才是，得到了很多有用的资料。”

“那，再见了。”

我走下了车子，可是才走到一半，“啊，等一下！”身后传来加贺刑警的叫唤，“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连载小说的是哪本杂志？”

于是我告诉他是聪明社月刊，然而他摇了摇头说：“我要的是刊登野野口先生小说的杂志。”

为了掩饰尴尬，我故意皱起眉头，略带生硬地说出杂志的名字，加贺拿出笔把它记了下来。

回到屋里，我在沙发上呆坐良久。回想起今天一天发生的事，我觉得好像在作梦一样。这一生当中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像这么悲惨的日子。思及至此，我却舍不得去睡。不，就算我想睡，今晚恐怕也睡不着了。

我突然兴起一个想法，想把这番体验记录下来，就用我的手把朋友遇害的悲剧写下吧。

这本手记产生的经过就是如此。我在想，直到真相曝光之前，我都会一直写下去。

卷四

日高的死很快登上了早报，虽然昨晚我没看新闻，不过看样子各家电视台正大肆炒作。最近连十一点过后都有新闻节目。

报纸的某个版面打出大大的标题，以社会新闻的角度，详细报导整起事件。报上大幅登着日高家的照片，旁边配着日高本人的大头照，这原本应是交给杂志社使用的。

报导的内容大部分与事实相符。只不过关于尸体发现的部分，上面只写着：“接到友人通知家里灯光全暗的消息，妻子理惠回到住处，竟然发现日高先生倒卧在一楼的工作室中。”我的名字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，或许读者会因而误解发现者只有理惠一人。

根据报导所示，警方现在正朝临时起意或蓄意谋杀的方向进行调查。由于大门深锁，他们推断犯人应该是从工作室的窗口进出。

阖上报纸，我正打算站起身张罗今天的早餐，门铃却响了。看了一下时钟，才八点多，这么早应该不会有人来拜访，我拿起平常不太使用的对讲机。

“喂？”

“啊，请问是野野口老师吗？”——女性的声音，呼吸显得很急促。

“我是。”

“一大早来打扰真对不住，我是XX电视台的，关于昨晚发生的事情，可不可以和您谈一谈？”

我大吃一惊！报纸上明明没有我的名字，可是电视台的人却已经风闻我是发现者之一了。

“这个……”我思索着应对之策，这可不能随便乱讲，“你想谈什么事？”

“关于昨晚日高先生在自宅被杀害一事。我听说和夫人理惠小姐一起发现尸体的就是野野口老师您，这是真的吗？”大概是谈话性节目派来的女记者吧，竟然大剌剌地就直呼我老师，神经粗得教人有些不快。不过，不管怎样，也不能因此就乱讲一通。

“嗯，是真的。”我答道。

身为媒体人的兴奋透过门传了进来：“老师您为什么去日高家呢？”

“对不起，该讲的我都对警方讲了。”

“听说您是因为发觉屋子怪怪的，所以才通知了理惠小姐，可否请您具体说明是哪里怪怪的呢？”

“请你们去问警方。”我挂上了对讲机。

之前就听闻记者的犀利，没想到电视记者的采访当真是无礼至极。难道他们就无法体会这一、两天我还没办法跟人讨论这件事吗？我当下决定，今天就不出门了。虽然我很关心日高家的事，可是要到现场去探看恐怕是不可能了。

然而，没想到我正用微波炉热牛奶时，门铃又响了。

“我是电视台的人，可否打扰一下，相您谈谈？”——这次是个男的——“全国民众都很想知道进一步的真相。”

如果日高不死就好了，我的心里不禁出现这种悲痛万分的台词。

“我也只是发现而已。”

“不过您一直和日高先生很亲密吧？”

“就算是这样，关于事件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”

“可是还是想打扰您一下。”——这男的死不罢休。

我叹了口气，让他一直在门口哀求也不是办法，会打扰到邻居。对这些后生晚辈，我就是没辄。

将对讲机的话筒摆好，我走出玄关。门一打开，麦克风全都凑了上来。

结果，在访问的夹击下，我的一整个早晨就泡汤了，连要好好吃顿早餐都没有办法。

中午过后，我一边收看电视的访谈节目，一边吃着鸟笼泡面，突然萤幕上大大映出我的脸孔，害我不小心就噎住了。那是今天早上才拍的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播出来了。

“听说您小学就认识日高先生了。就野野口先生的角度来看，他是个怎样的人呢？”女记者以尖锐的声音问道。

面对这样的问题，镜头前的我想了很久。当时我自己没有发现，不过这段沉默竟意外地长，影像就这么定住了，电视台大概是来不及剪接吧？可以想见当时在场的记者先生们肯定很不耐烦，这样看着画面，我才彻底领悟到。

“我想他是个个性很强的人，”镜头前的我终于开口了，“有时你会觉得他为人很好，不过他也有冷酷到令人惊讶的一面，其实大部分的

人都是这样吧？”

“您说的冷酷，可否举例加以说明？”

“譬如说……”我一边说一边沉吟了一下，“不，我一时也想不出来，何况这种事我也不想在这里讲。”

其实，当时我脑海里浮现的是日高杀猫的那件事，不过，它并不适合在传媒前公开。

“对于杀死日高先生的犯人，你有话想对他说吗？”问了几个流俗的问题后，女记者不忘补上这句陈腔滥调。

“没有。”这是我的回答，一旁的记者显得颇为失望。

之后，棚内的主持人开始介绍日高生前的写作活动。就擅长描写人间百态的背景来看，作家本身的人际关系肯定也很复杂，这次的事件恐怕也是受此牵连的吧？——主持人的话里隐约透着这层意思。

接着他又提到，最近日高因为《禁猎地》这部作品而卷入风波，已故版画家被影射为小说的男主角，他的家人还因此提出抗议。不过，媒体似乎还没查到，昨天画家家属之一的藤尾美弥子曾造访日高。

不只是主持人，连偶尔以来宾身分参加这类节目的艺人都大放厥词，各自发表他们对日高之死的看法。不知为何，我忽然感到一阵厌恶，关掉了电视机。想要知道重要事件的相关消息，NHK当然是最好的选择，但日高的死还不到公共频道为他制播特别节目的程度。

这时电话响了，我已数不清这是今天的第几通电话了。我总是想，万一这和工作有关就糟糕了，所以都会拿起话筒，可是至今为止，千篇一律都是媒体打来的。

“喂，我是野野口。”我的口气已经有点不悦了。

“你好，我是日高。”咬字清晰的声音，肯定是理惠没错。

“啊，你好。”这时候该讲些什么，我一时想不出来，只能勉强凑出一句奇怪的话，“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“我昨天住在娘家。虽然心里知道必须和很多地方联络，可是一点力气都没有。”

“是啊，你现在人在哪里？”

“我在家里。今天早上警方的人跟我连络，说希望我到案发现场再次接受讯问。”

“讯问已经结束了吗？”

“已经结束了，不过警方的人还在就是了。”

“媒体很讨厌吧？”

“嗯，不过出版社的人，还有之前我丈夫认识的电视台的人也来了，所以全交给他们去应付，我轻松了不少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我本来想说这真是太好了，不过反过头一想，这句话对昨天才痛失丈夫的遗孀而言好像不太恰当，所以又吞了回去。

“倒是野野口先生被电视台的人追着跑，肯定十分困扰吧。我自己是没看电视啦，不过出版社的人告诉我情形，我感到很抱歉，所以才打电话过来关心一下。”

“是这样啊？哪里，你不用担心我，采访的攻势已经告一段落了。”

“真的很对不起。”

那是打从心里感到愧欠的语气。明明当下她才是这世上最悲惨的人，却还有心思替别人着想，这点让我深感佩服，我再度感受到她的坚强。

“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请不要客气尽管跟我说。”

“谢谢，夫家的人还有我娘家的妈妈都来了，所以没有关系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——我想起日高有个大他两岁的哥哥，年迈的母亲和兄嫂一起同住——“不过，真的有我可以做的，请务必告诉我。”

“谢谢您，那我就先挂电话了。”

“谢谢你特地打电话过来。”

挂断电话后，我脑海里一直想着理惠的事。她打算要怎么生活下去？她还年轻，听说娘家是开货运行的，经济条件不错，生活应该不成问题。可是，要从打击中站起来恐怕需要不少时间吧。毕竟他们才刚结婚一个月。

曾经，理惠只不过是日高的小说迷之一。有一次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认识了日高，因而开始交往。这意味着，昨夜她同时失去了两件宝贵的东西：一个是丈夫，另一个则是作家日高邦彦的新作。

正这么想的时候，电话又响了。对方请我去上谈话性节目，我当场就拒绝了。

卷五

加贺刑警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六点以后的事了。听到对讲机的铃声，我厌烦地以为又是哪家媒体的记者，没想到探头一看，竟然是他。不过，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来，他身边跟着一个看来比他年轻，叫做牧村的刑警。

“对不起，我还有两、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。”

“我早料到了，你们上来吧。”

然而，加贺刑警并未做出脱鞋的动作，他问：“你正在吃饭吗？”

“不，我还没吃，才正在想要吃什么才好。”

“那我们到外面去吃好了？老实说，一整天忙着侦讯，我们连午饭都没吃呢，是吧？”

牧村刑警附和地冲着我苦笑。

“好啊，那要去哪里？我知道有家店的猪排饭很好吃，可以吗？”

“哪儿都行，”这么说的同时，加贺刑警好像想到了什么，他用大拇指朝后头比了比，“再过去有一家餐馆，老师昨晚去的就是那间店吗？”

“是啊，你想去那里吗？”

“就那里好了，那家店近，咖啡又可以免费续杯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牧村刑警帮腔似的说道。

“我是无所谓啦，那我去换一下衣服。”

趁着他们等我换衣服的空档，我想了一下加贺刑警找我去那家餐馆的理由，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？还是，真如他所说，只是因为近、有咖啡可喝？

终究我还是想不通，只好走出了房间。

来到餐馆，我点了烧烤虾饭，加贺刑警和牧村刑警各点了烤羊排和汉堡肉套餐。

“之前讲的那本小说，”等女侍离开后，加贺刑警马上开口说道，“啊，就是日高先生留在电脑萤幕上的那本，叫做《冰之扉》的。”

“唔，我知道。昨天你还说要去查清楚，看那是昨天才刚写的，还是只是把之前已经发表的部分叫到萤幕上而已，已经有答案了吗？”

“已经有答案了，应该是昨天写的。我问了聪明社的负责人，他说跟之前连载的部分接得刚刚好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在被杀害之前，他一直很努力地工作啰。”

去加拿大的日子迫在眉睫，就连日高也得拚命赶工吧？虽说他之前总是找各种搪塞的藉口，毫不在意地让编辑焦急等待。

“只是有一个地方很奇怪。”加贺刑警将身体微微前倾，右手肘撑在桌子上。

“哪里奇怪？”

“原稿的张数。如果一张算四百字好了，他总共写了二十七张之多。就算他在藤尾小姐走后的五点就开始写好了，这也未免太多了。昨晚我才听野野口老师说了，您说日高先生的写作速度一小时顶多四到六张。”

“二十七张吗？这样确实很多。”

我到日高家的时间是八点，假设在这之前日高都还活着的话，那他一小时不就要写九张了。

“所以，”我说，“他有可能是在说谎。”

“说谎？”

“很可能他昨天白天就已经写好十张或二十张了，可是依照他的习性，他总是说自己一张都没写。”

“出版社的人也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应该是吧。”我点了点头。

“可是，他的太太理惠出门的时候，他跟她说自己恐怕要到半夜才会到饭店。而事实上最晚到八点，他已经写好二十七页了。如果就《冰之扉》的连载一期约三十页的份量来算，他已经快要完成了。说延后还可以理解，可是有像这样进度超前那么多的吗？”

“应该有吧。写作这种事又不是机械作业，灵感不来的话，可能杵在书桌前好几个小时都写不出来；相反地，文思泉涌的话，可能一会儿功夫就写好了。”

“日高先生有这样的倾向吗？”

“有吧，话说回来，几乎所有作家都是这样吧？”

“这样啊？我是不太能够想像你们那个世界的事啦。”加贺刑警将前倾的身子回复到原来的姿势。

“我不太理解你为什么要在张数上打转。”我说，“总之，理惠出门的时候，日高的小说还没写好，可是发现尸体的时候，小说已经快要完成了，对吧？也就是说直到日高被杀的那段期间，他都一直在工作，不就这么简单吗？”

“或许是吧。”加贺刑警点了点头，但还是一副无法完全说服自己的样子。

从这位曾是我后进的教师身上，我总算见识到警方办案真的是连一个小细节都不放过。

女侍将餐点端了上来，我们的谈话稍微中断了一下。

“对了，日高的遗体怎么样了？”我试着问道，“你不是说要解剖吗？”

“今天已经进行了。”如此说完后，加贺刑警看向牧村刑警，“你不是也在场吗？”

“不，我没自己去，如果我在场，现在怎么还吃得下？”牧村皱起眉头，将叉子叉向汉堡肉。

“这倒也是。”加贺也一脸苦笑，“你说解剖怎么了？”

“不，我是想死亡时间是不是已经推断出来了？”

“我还没仔细看过解剖报告，不过应该会很清楚吧。”

“那一定正确吗？”

“那要看你是基于什么来判断，例如……”他本来想讲，后来又摇了摇头，“算了，还是不讲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的饭会变难吃喔。”他指着我的盘子。

“也对，”我点了点头，“那我还是别问了。”

加贺刑警用力地点了点头，好像在说这样才对似的。

吃饭的时候，他不再提起谋杀，反而尽问我一些关于写作儿童读物的事。譬如，最近流行哪一种书啦？对于时下儿童远离书本有什么看法等等。

我跟他说，卖得好的都是教育部推荐的优良图书，至于小孩不爱看书主要是受到父母的影响。

“简单来说，现在的父母自己都不看书了，却一味逼着小孩去读，可是由于自己没有阅读的习惯，所以也不知道该给孩子看什么才好，结果只能把政府推荐的图书硬塞给他们。不过，那种书通常内容生硬又无趣，只会让孩子更讨厌书本。这种恶性循环应该会周而复始地重复下去吧。”

听到我这番话，两名刑警一边吃着餐点，一边露出钦佩的神情，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听进去多少。

由于他们点的都是套餐，所以最后咖啡送了上来，而我则加点了一杯热牛奶。

“您大概想抽一根吧？”加贺刑警边将手探向烟灰缸。

“不，不用。”我答。

“咦，您已经戒烟了吗？”

“嗯，两年前戒了。医生叫我不抽，因为我的胃不好。”

“这样啊？早知道就坐非吸烟区好了。”他将伸向烟灰缸的手收了回来，“我一直以为当作家的都要抽烟呢，日高先生看来似乎也是个老烟枪。”

“没错，他工作的时候整个房间烟雾弥漫，会让人以为正在趋虫呢。”

“昨天晚上发现尸体的时候怎么样？房间里有烟雾吗？”

“让我想想，毕竟当时太混乱了。”我喝了一口牛奶，沉吟道，“应该是有一点烟吧。唔，我想是这样没错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加贺刑警也将咖啡杯送到嘴边，接着他慢条斯里地拿出笔记本，“有一件事我想再做确认，与您八点抵达日高家有关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当时野野口老师因为按对讲机没有人接，再加上屋里的灯全暗了，所以才打电话去理惠夫人寄宿的饭店，对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关于屋里灯光的事，”加贺刑警直勾勾地盯着我，“你确定是全暗的吗？”

“是全暗的，没错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睛回答。

“不过，从正门口应该看不到工作室的窗口，难道你有绕进院子里去吗？”

“不，我没绕进去。不过，工作室的灯有没有亮，站在门口拉长脖子看就知道了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加贺刑警的表情有一点疑惑。

“工作室的窗户旁正好有一株高大的八重樱，如果里面的灯亮着，那么一眼就能看到樱花花了。

“啊，没错。”加贺刑警和牧村刑警相视点头，“这样我们就懂了。”

“这个问题有这么重要吗？”

“不，请把它当作单纯的确认。像这种地方如果我们报告得不清不楚，会挨上司排头的。”

“真是严格。”

“到哪里都是一样的。”加贺刑警露出从前教书时的笑容。

“对了，侦办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有没有新的进展？”我轮流看着两位刑警，最后目光落在加贺的脸上。

“才刚刚开始而已。”加贺刑警沉着地回答，一方面也在暗示，侦办的情况不便透露。

“电视上提到也有可能是临时起意的犯案，意即犯人本以窃盗为目的侵入日高家，却没想到被日高撞见，所以才失手杀了他。”

“这样也不是完全不可能。”

“可是，你不是不太相信这个假设？”牧村刑警说。

“是啊。”加贺刑警好像瞪了隔壁的牧村一眼，“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可能性很低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一般闯空门都是从大门进去，因为万一被发现的话，可以随便找个藉口搪塞，再从门口大摇大摆地出来。不过，日高家的大门如您所知，是锁上的。”

“有没有可能是犯人特地把门锁上？”

“日高家的钥匙总共有三把，其中两把在夫人理惠身上，剩下的一把在日高先生的长裤口袋里。”

“可是，也有小偷是从窗户进出的吧？”

“也是有啦，不过这种手法的计划就周详多了。小偷会在事先暗中调查，看这家人什么时候不在、会不会被路过的行人目击到，这些都确认了，他们才会采取行动。”

“这不就对了？”

“可是，”加贺刑警露出雪白的牙齿，“如果小偷事先调查过的话，就应该知道那个家什么都下剩了，对吧？”

“啊，对喔。”我张大嘴看着两位刑警，牧村刑警也露出浅浅的笑。

“我觉得……”加贺刑警说到一半，略微犹豫地顿了一下，接着继续说道，“应该是认识的人做的。”

“看，结论不就出来了。”

“这些话只能在这里讲。”他用食指碰触着嘴唇。

“嗯，我晓得。”我点了点头。

接着他对牧村刑警使了个眼色，年轻的警官拿了帐单站了起来。

“哎呀，这让我来。”

“不，”加贺刑警出手制止了我，“是我们找你来的。”

“不过，这不能报公帐吧？”

“是不行，因为只是晚餐。”

“不好意思。”

“请不用放在心上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我看向柜台那边，牧村刑警正在付帐。

不一会儿，我发现他的样子怪怪的，好像正和柜台小姐说着什么。柜台小姐边往我这儿看过来，边回答他的问题。

“对不起。”加贺刑警并未看向柜台，继续面朝着我，维持一样的表情，“我们正在确认您的不在场证明。”

“我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微微点头，“我们已经向童子社的大岛先生做过确认了，不过，我们警方必须尽可能掌握所有相关证据，请原谅。”

“所以你们才挑这家店？”

“如果不是同一个时间来，值班的女服务生就会不一样了。”

“真有你的。”我打心里感到佩服。

牧村刑警回来了，加贺刑警问他：“时间合得起来吗？”

“嗯，合得起来。”

“那真是太好了。”如此说完后，加贺看着我，瞬间眯起了眼睛。

就在我们离开餐馆后不久，我谈到把整起事件记录下来的事，加贺刑警表现出莫大的关心。如果我没提起这件事的话，大伙儿走到我的公寓前，就会各自散去了吧。

“我想这种经验大概一辈子不会遇到，所以才想用某种形式把它记录下来。唉，你们大可把它当作是作家的天性在作祟。”

听我这样一讲，加贺好像在盘算着什么，不发一语。接着他说：“可不可以借看一下？”

“借看一下？让你吗？不行，我不是为了要给人家看才写的。”

“拜托你。”他欠身央求，连牧村刑警也做了相同动作。

“饶了我吧！大马路上的，这样让我很尴尬耶。我写的内容，刚刚已经全告诉你们了。”

“那也没有关系。”

“真是败给你了。”我搔着头，叹了口气，“那你们上来坐一下好了，我把它存在文字处理机里，列印的话需要一点时间。”

“谢啦。”加贺刑警说。

两名刑警跟着我回到住处。我把印表机打开，加贺刑警来到旁边探头探脑的。

“这是专门处理文稿的打字机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日高先生家装的可是电脑呢。”

“因为他喜欢尝鲜嘛！”我说，“上网发送信件啦、玩线上游戏啦，他好像用它做很多事情。”

“野野口老师您不用电脑吗？”

“我有这个就够了。”

“是因为稿子都会有人来拿吗？出版社的人？”

“不，大部分时候我都用传真，在那儿不是？”我指向屋内一角的传真机。因为共用一支电话线，所以旁边还接了无线电话的主机。

“不过出版社的人昨天过来取稿了。”加贺刑警抬起头说，是无心的吗？我总觉得他的眼底藏着另一层深意。

是认识的人做的一——我不禁想起他刚刚说过的话。

“我们有很多事情得直接面对面谈，昨天他是特地过来的。”

对于我的回答，加贺只是沉默地点了个头，不再说些什么。

列印结束后，我把东西交给他之前说道：“老实说，我隐瞒了一点事。”

“是吗？”加贺刑警好像不怎么惊讶。

“你看了就知道了。我觉得那和事件无关，而且也不想平白无故冤枉人。”

——是有关日高杀猫的事。

“我知道了，我早料到会有这种情形。”加贺他们接过我列印出来的笔记，再三致谢后离开了。

于是，就在加贺他们回去之后，我马上开始撰写今天的部分，也就是接着他们拿走的部分写下去。或许他们会想要接着读，不过我想我还是尽量不要去想这件事会比较好。不然的话，继续写下去就没啥意义了。

卷六

事发后已过了两天。日高邦彦的葬礼在离日高家几公里外的寺庙举行，包含出版社的人在内，有很多宾客来访，连想要烧柱香都得排队。

这其中当然也有电视台的人。不管是摄影人员或采访记者，全都摆起正经八百的脸孔。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些人为了拍摄比较耸动的画面，那一双眼睛就像蛇一般地四处扫视着。只要某位宾客多洒了几滴清泪，摄影机的镜头马上对准他。

我上完香后，站在签到的布棚旁，看着陆续前来的宾客。其中不乏艺人的身影，我想起日高的作品被翻拍成电影时，这些人曾担纲演出。

上香仪式后是诵经，接着是丧家致词。理惠身着全黑的套装，手里紧握着念珠，淡淡地向出席的宾客致谢，接着她谈起自己对丈夫的无限思念。顿时，静谧的会场里此起彼落地传来啜泣声。

一直到最后，理惠的致词里没有半句提到犯人或是自己的怨恨。不过，这样反而更让人感觉到她的愤怒和悲伤。

棺木抬出后，宾客们也陆续离开会场，这时在人群里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人。

正当她离开寺庙的时候，我叫住了她：“藤尾小姐！”

藤尾美弥子停下脚步，回过头来，长发顺势一甩：“您是？”

“那天，我们在日高家见过面。”

“是，我想起来了。”

“我是日高的朋友，敝姓野野口。补充说明，我和你哥也是同一所学校的同学。”

“应该是吧，那天我听日高先生说了。”

“我有话想跟你说，不知你有没有空？”

一听此言，她看了看手表，接着又望向不远处。

“有人在等你吗？”

顺着她的视线，可以看到一辆淡绿色的小货车停在路旁，驾驶座上的年轻男子正看向这边。

“是你先生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那样。”

我心里认定他们是一对情侣。

“要不在这里谈也行，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你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那天你和日高谈了什么？”

“谈了什么？还不都是些老问题。希望他尽可能把书本回收，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把有争议的部分改写成与我哥哥无关。因为我听说他就要到加拿大去了，所以也想确认一下，今后他要用什么方法来展现解决事情的诚意。”

“那日高那边怎么说？”

“他是有诚意要解决事情啦。不过他也说了，并不打算扭曲自己长久以来的信念。”

“也就是说他无法答应你的要求啰？”

“他好像觉得，只要不以揭发他人隐私为乐趣，为了追求作品的极致艺术，就算侵犯到主角人物的隐私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”

“不过，你不能认同吧。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她微微扬起嘴角，不过那动作称不上是微笑。

“结果那天你们谈判破裂了？”

“我请他答应我，到加拿大后要马上和我联络，看用什么方式继续我们的谈判。我看他出发前也很忙，再纠缠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所以先取得这样的共识。”

站在日高的立场，也只能先这样答应她吧？

“之后，你就直接回家了吗？”

“你说我吗？是的。”

“途中没有到哪里去？”

“是的。”点完头后，藤尾美弥子睁大眼睛瞪着我，“你是在调查我的不在场证明吗？”

“不，这是哪儿的话。”我低下头，搓了搓鼻子。不过，如果这不算调查不在场证明，又是什么呢？我自己也觉得奇怪。

她叹了口气：“昨天，我已经见过警方，也被问到相同的问题。不过，他们问得比较露骨，像是你是不是恨着日高先生什么的。”

“啊，”我看着她的脸，“那你怎么回答？”

“我说我并没有恨他，只不过希望他能尊重死者罢了。”

“《禁猎地》这本书，”我说，“真的让你这么在意吗？你觉得它亵渎了你哥是吗？”

“谁都会有秘密，而且应该有权不让它公开，就算是已故的人也一样。”

“要是有人觉得这些秘密很感人呢？想把这份感动传达给世人知道，有那么罪恶吗？”

“感动？”她盯着我看了良久，然后缓缓地摇头，“对少女施暴的中学生会令人感动吗？”

“以感动人心为前提，有时也会有一些不得不描写的场面。”

她再度叹了口气，故意要让我知道她的不以为然：“野野口先生，您也写小说吧？”

“是，是以青少年为诉求的小说。”

“你如此拚命地为日高先生辩护，是因为自己也是作家吧？”

我稍微想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或许吧。”

“真是令人讨厌的工作。”她看了看手表，说道，“我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”随即转身，朝前头等候的车子走去。

我回到公寓后，发现信箱上贴了一张字条：“我在之前去过的那家餐馆，请回电，加贺。”字条上还附注了应是餐馆电话的号码。

我进入屋里换好衣服，没打电话就直接往餐厅走去。加贺坐在靠窗的位子，正读着书。书本罩着书套，看不见书的封面。

看到我来，加贺赶忙站起，我用手阻止了他的动作：“没关系，你坐。”

“这么累还让你过来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他低下头说道。他好像知道日高的葬礼在今天举行。

我跟女侍点了杯热牛奶，坐了下来。

“你的目的我知道，是这个吧？”我从上衣的口袋里拿出一叠折好的纸，放到他的面前。这是昨天写好的部分，我出门之前把它印了出来。

“不好意思，多谢帮忙。”他伸出手，似乎打算就此一读。

“抱歉，我希望你不要在这儿看。你如果读了我昨天给你的部份就会知道，里面也写了你的事，这样怪尴尬的。”

听到我这么说，他微微一笑。“也对，那我就先不看了。”于是他把纸再度折好，放进上衣的内袋。

“话说回来，”我喝了口水后问道：“我的笔记是否有参考的价值？”

“有啊。”加贺刑警马上回答：“像是案发当时的气氛，这类东西光用耳朵听是听不出来的，可是一旦付诸文章就很容易掌握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真希望所有案件的目击者或发现者都能像这样写出来，那就省事多了。”

“如果能这样当然是最好。”

这时女侍送来了热牛奶，我用汤匙把凝结在表面的薄膜拿掉。

“猫的事你觉得怎样？”我问道。

“吓了一跳。”他说，“受到猫的迫害是时有所闻啦，不过因为这样而做出那种事的，我倒是第一次听到。”

“你们会去调查养猫的那个太太吧？”

“我向上面报告过后，他们马上派人去查了。”

“是喔。”我喝了口牛奶，仿佛是自己去告的密，心里感觉不太舒服，“至于其他的部分，应该和我跟你们讲的一样吧。”

“没错，”他点了下头，“不过描写细节的地方，还是很有参考的价值。”

“有那种地方吗？”

“例如写到您和日高先生在房里谈话的那段，里面提到日高先生当时抽了一根香烟，这个如果不读老师的笔记是不会知道的。”

“不，我也不是那么确定他是否真的只抽了一根，也或许是两根。总之，我记得他有抽烟就对了，所以就大略地写下来。”

“不，绝对只有一根。”他十分肯定地说。

“嗯？”我不懂这跟整起案件有什么关联，或许警方对事物的看法自有其独到的见解。

接着我跟加贺刑警提起，葬礼过后我和藤尾美弥子交谈的事，他似乎非常感兴趣。

“结果我还是没问出来，不过她有不在场证明吧？”

“她是其他同事去调查的，不过听说是有的样子。”

“这样啊？那就没必要把她考虑进去了。”

“老师你觉得她有嫌疑吗？”

“也谈不上嫌疑，不过就杀人动机而言，她似乎比较有可能。”

“您所谓的动机指的是亲人隐私被侵害一事吧。不过就算把日高先生杀了，也解决不了问题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因为看不到对方解决问题的诚意，气愤之余，她贸然采取行动呢？”

“不过，她从日高家出来的时候，日高还活着呢。”

“或许她离开后又马上折了回来？”

“打算行凶吗？”

“嗯，”我点了点头，“打算行凶。”

“不过，那时理惠夫人还在家喔。”

“或许她一直躲在一旁，等她出门后才采取行动。”

“藤尾美弥子可能知道理惠夫人要出门的事吗？”

“这个只要稍作交谈就能察觉得到吧？”

餐桌上，加贺刑警十指交叠着。他将两个拇指一会儿合拢、一会儿分开，这样的动作持续一阵子之后，他说：“她从大门进入？”

“不，应该从窗子吧？因为大门是锁着的。”

“身穿套装的女性从窗口爬进去吗？”他几乎要笑出来，“而日高就呆呆地看着？”

“她只要等到日高去上厕所就好了，然后趁他回来前躲到门的后面。”

“拿起纸镇？”加贺刑警轻轻地举起右拳。

“应该是吧。等到日高一进入房间，”我也抡起右拳，“就从他后脑一把敲下去。”

“这样啊。然后呢？”

“嗯，”我回忆着前天加贺刑警说过的话，继续说道，“用东西勒住他的脖子……用电话线对吧？然后就逃走了。”

“从哪里逃走？”

“当然是从窗户啦。如果是从大门出去的，我们来的时候门就不会上锁了。”

“是这样啊。”他将手伸向咖啡杯，这时才发现里面已经空了，于是又将它摆回原位，“可是为什么不能从大门出去呢？”

“这个我不太清楚，大概是不想引人注意吧？这是犯人的心理作用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如果她有不在场证明的话，刚刚讲的都只是假设而已。”

“嗯，也是。”他说，“因为她有不在场证明，所以我也把老师的话当作假设来听。”

听到他这句话，我感到有些意外。

“你大可把它忘了。”

“不过，很有参考价值，我觉得是很有趣的推理。先不管那个了，你可不可帮我做另一个推理？”

“我是没有自信可以做出专业的推理啦……是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犯人要把屋里的灯全关掉呢？”

“那是想要让你以为……”我考虑了一下说道，“屋里没人吧？万一真的有谁来了，也会就此打道回府，这样尸体就能晚一点被发现。事实上，当我看到屋里全暗的时候，真的以为没人在家呢。”

“你是说犯人想让尸体晚一点被发现？”

“这应该也算犯罪心理吧？”

“那么，”他说，“为何电脑还开着？”

“电脑？”

“嗯，老师您的笔记里也有记载，说进入房间的时候，看到画面上闪着白色的亮光。”

“确实如此，大概是犯人以为电脑就算开着也没啥要紧吧？”

“昨天我回家后做了个简单的实验。我把房间的灯全部关掉，只让电脑萤幕开着。结果我发现那还蛮亮的，站在窗外隐约可见光线从窗

帘透出。如果真要制造没人家的假象，应该连电脑都关掉才对。”

“那他大概是不知道关机的方法吧？没碰触过电脑的人，不知道这事也没啥大不了。”

“不过要关掉萤幕是很简单的，只要按下开关就行了。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，干脆拔掉插头也行。”

“可能是他没注意到吧？”

加贺直直盯着我看，接着他点了点头：“也对，或许是没留神吧？”

接下来我已不知还能讲什么，只好保持沉默。

“抱歉，占用你的时间。”加贺说完后站了起来，“今天的部分你也会写下来吧？”

“我是这坦么打算。”

“那也能让我拜读吧？”

“嗯，我是不介意啦。”

他朝柜台走去，中途却停了下来：“我真的不适合当老师吗？”他问。我的笔记里好像写出了这层意思。

“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。”我答道。

他垂下眼，叹口气后迈开步伐。

加贺到底在想些什么，我一概不知。如果他能坦白地告诉我他所知道的就好了，我心想。

疑惑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记录

关于这起案件，让我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凶嫌使用的凶器竟然是“纸镇”，那是日高邦彦屋里原有的东西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推断，凶嫌当初进入日高家时，并无意杀害日高邦彦。如果他一开始就打算杀他的话，应该就不会使用这样的手法。当然，我们也不排除，凶嫌事先早有安排，却因为临时变故，不得不改变杀人的方法。可是改变手法后，竟改以纸镇为攻击武器，又未免太欠思虑了。如此看来，此次犯案应可归论为突发、临时起意的谋杀吧？

不过，还有一件事让人无法忽视——日高家的门是锁着的。根据第一发现者的供词，住家大门以及日高工作室的门都上了锁。

关于这点，日高理惠曾经证实：“五点过后，我离开家的时候就把大门锁上了。因为我担心丈夫一个人窝在工作室里，就算有人从外面进来他也不晓得。可是我作梦也没想到，这种事竟然真的发生了。”

根据指纹比对的结果，大门门把上只检测出日高夫妇的指纹，门锁上也未见有擦拭过的痕迹。就门扉深锁的情况来看，大门应该是从日高理惠离开后就一直锁着。

而工作室的门很可能是犯人从里头反锁住的。因为和玄关的门不同，这里明显有指纹被擦掉的痕迹。

从以上几点判断，犯人最有可能从窗户爬进房间。可是这样的推断，有一个矛盾：原本无意杀人的匪徒从窗口闯入？可偏偏他想偷东西的可能性又很低。即使是当天是第一次到日高家也能马上知道，里头根本没剩什么值钱的东西。

事实上，破解这个矛盾的假设只有一个：当天犯人总共去了日高家两次。第一次来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有事登门拜访。可是那人离开了

日高家之后（正确的说，应该是假装离开日高家之后），又马上进行了第二度的探访。这时那人心中已打定某种主意，所以改由窗口进入。而这主意不用说，自然是“杀人的企图”。我们大可假设，他是在第一次拜访的时候，萌发了杀机。

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案发当天有谁曾到过日高家呢？答案很明显的指向两个人：藤尾美弥子和野野口修。

我们对这两人展开了交叉调查。不过，结果却与警方想的相反，他们两个都有不在场证明。

当天藤尾美弥子在傍晚六点回到住处，帮她作证的有她的未婚夫中冢忠夫，以及担任他二人婚礼介绍人的植田菊雄，他们约好要讨论下个月举办订婚典礼的事宜。植田是中冢的上司，和藤尾美弥子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他应该没有必要为下属的未婚妻作伪证。而根据日高理惠的证词，藤尾美弥子离开日高家的时候已经五点了，就日高与美弥子家的距离以及两地间的交通状况来看，她在六点到家也是极其合理的事。换句话说，藤尾美弥子的不在场证明可谓毫无破绽。

其次是野野口修。

在侦查这个人的时候，不可否认的，我多少带了些私人感情。他曾是我职场上的前辈，也是知道我晦涩过去的人。

不过，做我们这行的，如果因为私人恩怨而影响办案的话，也只能说不适当了。在承办这起案件时我下定决心，要尽可能客观地审视我俩曾经共有的过去。然而，这并不代表我会把过去遗忘，这也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利器。

根据野野口修本人的说法，他的不在场证明是这样的：

当天四点三十分左右，藤尾美弥子来访后，他就离开了日高家。接着他直接回家，一直到六点都在工作。六点一到，童子社的编辑大岛幸夫来了，他们开始讨论稿子的事。这期间日高邦彦打了电话过来，说是有事要和他商量，请他八点过去他家。

野野口修先和大岛到住家附近的餐馆用晚餐，之后才前往日高家，抵达的时候正好是八点整。因为没人应门，他感到有点奇怪，于是打电话给日高理惠。在日高理惠到来之前，他去了附近的咖啡店“洋灯”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等她。八点四十分左右，他再度折回日高家，正好日高理惠也来了。两人一起进入屋内，进而发现了尸体。

整理案情的同时，我发现野野口修的不在场证明也近乎完美。而童子社的大岛以及“洋灯”的老板也证明了他所言不假。

不过，这其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漏洞。从他的供词推断，他唯一可杀日高的机会，应该是在打电话给理惠之前吧。也就是说，他和大岛分开后，一抵达日高家就马上杀了日高邦彦，之后做一些善后，再若无其事地打电话给被害人的妻子。

不过，法医的鉴定已经证明这样的假设无法成立。案发当天下午，日高邦彦和妻子购物的途中，曾吃了一个汉堡，依照胃中食物消化的程度推断，死亡时刻应该在五点到六点之间，最晚也不可能超过七点。

难道只能承认野野口修的不在场证明是完美的吗？

老实说，我一直觉得凶嫌应该是他。之所以这样认定，是因为案发当晚他脱口而出的某一句话。从听见那句话的瞬间，我就开始揣想他是凶嫌的可能性。我也知道，光凭直觉办案非常没有效率，可是只有这一次，我任凭直觉自由发展。

听到野野口修把这件事记录下来，我觉得十分意外。因为我想，如果他真是凶嫌，绝对不会做出把事情细节交代清楚的蠢事。可是，当我读着笔记的时候，这个想法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。

我必须承认，那份笔记写得非常完整，而且还十分具有说服力。阅读的时候，我几乎忘了里面所描写的内容未必与事实相符。不过，这不正是野野口的居心吗？

我揣想身为犯人的他，要怎么转移警方对自己的怀疑。他应该早就料到，因为时间的问题，自己将成为最可疑的对象。

而此时在他面前出现的，竟然是曾在同一所学校执过教鞭的男子。于是他利用那个男人，写出假的笔记让他阅读。昔日的菜鸟老师，即使做了刑警也肯定成不了大器，他应该很容易中计。

这会是我自己的胡思乱想吗？因为彼此相识，潜意识里太过强调办案不可掺入私人情感，结果反而更看不清事实？

然而，我成功地在他的笔记里发现了几处隐匿的陷阱。更讽刺的是，如果不是他亲手写的这份笔记，也找不出除了他以外，犯人不做第二人想的重要证据。

现在的障碍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从头到尾也只不过是他个人的说明而已。六点过后接到的那通电话，真的是日高邦彦打来的吗？这点谁都不知道。

我把与此案相关的诸多疑点从头到尾再检视一遍，结果发现这些都有一条线索牵着，而答案就在野野口修的笔记里。

将自己所得的推理重新审视后，我向上司报告了。我的主管是个十分谨慎的人，不过他也赞同我的论调。从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推断，他也觉得野野口修怪怪的。野野口的笔记里并没有提到，事发当晚他

显得异常兴奋而多话。我和主管都知道，这是真凶显露面目的典型之一。

“现在就只欠物证了。”主管这样说道。

关于这点我亦有同感。虽然我对自己的推理颇具信心，可是这只能算是基于现况所做的合理推断。

此外还有一个问题。犯人的动机是什么？我们做了各式调查，日高邦彦就不用说了，而针对野野口修，我们也搜集了不少资料，但实在找不出野野口修杀害日高的理由。不，就工作上多方关照这点而言，日高甚至可以算是野野口修的恩人。

我回忆起记忆中的野野口修，那时在国中任教的他，总是一派冷静，凡事照本宣科，从来没有出过差错。就算学生临时惹出什么麻烦，他也绝对不会自乱阵脚，他会参考过去的案例，在第一时间做出最无争议的决断。说难听一点，他不会加进半点私人情感，一切公事公办。曾经有一位女英文老师跟我谈过他的这项特质：“野野口老师真的很不喜欢教书这份工作。因为他不想操烦学生的问题，也不想去担负多余的责任，所以才会尽可能冷静处理所有事情。”

她说，野野口老师想要早点辞去教职，成为一位作家。就连教师间的联谊会也很少参加，好像都在家里写作。

结果如她所言，野野口修真的成为作家。我不知道教师这份职业，对野野口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。不过，有一次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：“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份错觉上。老师错以为自己可以教学生什么，而学生错以为能从老师那里学到什么。重要的是，维持这份错觉对双方而言都是件幸福的事。因为看清了真相，反而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们在做的事，不过是教育的扮家家而已。”

是什么样的体验让他说出这样的话呢？我不了解。

解决之章 野野口修的笔记

以下的文章是在加贺刑警的允许下写的。在我离开这间屋子以前，我拜托他，无论如何让我完成这份笔记，他法外开恩地答应了我。不过，他一定无法理解，都已经到了这般田地，为什么我还坚持要写下去。即使是造假的笔记，一旦动笔写了就想要把它完成，此乃作家的天性，这样说他应该可以理解了吧。

不过，就我本身而言，能为这一小时的经验留下纪录，已让我心满意足。想要记录印象深刻的体验应该也是作家的本性吧？即使那是自我毁灭的纪录。

今天加贺刑警终于来了，时间是四月二十一日的上午十点整。在听到门铃响起的那一瞬间，我就怀着某种预感，确定来访的人是他后，我相信那份预感就要实现了。不过，我依然努力地隐藏起情绪的激动，将他迎入屋内。

“突然来访真不好意思，有些事想跟你谈。”他一如往常，以沉稳的语调说道。

“有什么事？算了，先进来吧！”

“嗯，打扰了。”

我领他到沙发前坐下，自己走去泡茶。

“不用麻烦了。”他说。

“有什么事想跟我谈？”我把茶杯递到他的面前，随口问道。这时，我发觉自己的手颤抖着，抬头一看，加贺刑警也正盯着我的手瞧。

他没有伸手去拿茶杯，反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“老实说，我恐怕要对不住您了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我力持镇定。其实此刻我忽然一阵晕眩，心脏的鼓动也越来越快。

“我们打算搜索老师的房子……这间屋子。”加贺刑警面有难色地说道。

我先做出目瞪口呆的表情，进而抿嘴微笑。当然我不知道这装得好不好，也许在加贺刑警的眼中只看到我的脸歪了。

“怎么说？搜索我的房子，也不会有任何发现的。”

“若是那样就好了……可是恐怕我会找出什么东西。”

“等一下，难不成你们以为……你们把我当作杀害日高的嫌犯，以为会在这里找出什么证据？”

加贺刑警轻轻地点了点头：“是这样没错。”

“这太令人惊讶了。”我摇着头，故意叹了口气，拼命作戏，“我连想都没想过会听见这样的话，害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。如果你是在开玩笑的话，那就算了，可是你看起来不像在开玩笑。”

“老师，很抱歉，我是认真的。先前曾受您照顾，如今对您说出这样的话，我的内心也很挣扎，不过发掘事实是我们做警察的本分。”

“我当然可以体谅你的处境。只要你觉得可疑，就算去调查我的朋友或是家人也是职责所在。可是老实说，我很惊讶也很困惑，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。”

“我已经把搜索票带来了。”

“你是说搜索票吗？那是当然。不过，在你把它拿出来之前，可不可以告诉我原因，也就是说……”

“为什么怀疑您吗？”

“没错。还是你们习惯什么都不说，就劈哩啪啦地翻箱倒柜随便乱找？”

“有时也会这样。不过，”他垂下眼，伸手拿起刚才摆在一旁的茶，喝了一口。接着，他看向了我，“我想先跟您谈谈。”

“你能这样做我很感激。不过，这并不代表我听了你的话就会服气。”

加贺并没有回应，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记事本。

“最重要的一点，”他说，“是日高先生的死亡时间。虽然大体来说，是在五点到七点之间，不过，负责解剖的医生说超过六点以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从胃中食物的消化状况来推断死亡时间可信度极高，而像这样的案件，没有必要把误差拉到两小时那么长。可是，竟然有人作证日高先生六点以后还活着。”

“你是说我吧？就算被你怀疑，我也只能这么说。或许这样的可能性很低，可是毕竟那是生理反应，偶尔也会有二、三十分钟的落差吧？”

“当然可能。不过我们关切的是证词里所说的那通电话，因为我们无法确定，那通电话到底是不是死者本人打的。”

“那是日高的声音，肯定没错。”

“可是这点没办法证实，毕竟当时接听电话的只有您一人而已。”

“所谓的‘电话’本来就是如此吧？你们不相信，我也没有办法。”

“我是很想相信，倒是检察官那边没那么容易被说服吧？”

“接电话的确实只有我而已，不过你们连旁边还有一个人的事都忘了，就教我伤脑筋了。你不是已经从童子社的大岛那里获得证实了吗？”

“我是问了。大岛先生也说，在和您谈话之中的确有电话进来。”

“当时我们在电话里的对话，难道他没听到吗？”

“不，他听到了。他说电话中野野口先生好像和人约了待会儿碰面。不过，他是后来才知道打电话来的是日高先生。”

“我懂了，光这样是没办法证明什么。也有可能是毫不相干的人打来的电话，我却故意误导他是日高打的。你想说的是这个吧？”

听我这么一说，加贺皱起眉头，咬着下唇。

“我没有理由排除这个可能。”

“请你排除这个可能……我好像也不能这样要求你喔。”我故作俏皮地说，“不过，我还是不懂。从解剖结果推算而出的死亡时间或多或少有点误差，可是也不至于完全不准是吧？尽管如此，我听得出来你们打一开始认定我在说谎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理由？”

加贺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，说道：“嗯，有的。”

“愿闻其详。”

“香烟。”他说。

“香烟？”

“老师您自己也说过，日高是个老烟枪，他工作的时候屋子里烟雾弥漫，就好像在趋虫一样。”

“唔，我是说过……那又怎样？”说话的同时，不祥的预感就好像一阵黑烟在我胸膛扩散开来。

加贺说：“烟灰缸里只有一个烟蒂。”

“咦？”

“只有一个，日高工作室里的烟灰缸里只有一个捻熄的烟蒂。藤尾美弥子五点就离开了，如果之后他就接着工作的话，烟蒂肯定会更多才对。此外，那唯一的烟蒂还不是在工作时抽的，而是在和野野口老师您聊天时留下来的。这件事我是看了老师的笔记才知道的。”

我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只好一迳保持沉默。我想起之前加贺刑警曾问过我日高抽了几根烟的事。这么说来，打那时起他就已经开始怀疑我了？

“也就是说，”他继续说道，“日高从一人独处到被杀前的这段时间，连一根香烟都没抽。关于这点，我问过理惠夫人，她告诉我，就算只工作半个小时，日高都至少会抽上两、三根。而且，他的倾向是越是投入工作，就越抽得凶。可是，实际上他却一根烟都没抽，这要做何解释呢？”

我开始在心中咒骂自己。就算我自己不抽，没想得那么周全，也不该漏了这点。

“大概是烟抽完了吧？”总之我先找话搪塞，“或是发现没有存货，所以省着点抽？”

然而，加贺刑警是不可能漏掉这种细节的。

“白天出去的时候，日高又买了四包烟。书桌上的一包已经开了，里面还剩下十四根，另外还有三包全新的在抽屉里。”

他的语调十分平静，可是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却挟着咄咄逼人的气势。我忽然想起他曾是一名剑道高手，霎时，一股寒意直透我的背脊。

“喔，是这样吗？如此说来，只有一个烟蒂确实蛮奇怪的。这其中的理由，也只有问日高本人才知道了。搞不好，他恰好喉咙痛。”我试图蒙混过去。

“如果真是那样，那他在老师面前也不会抽吧？站在我们的立场，必须做出最合理的推断才行。”

“总而言之，你是想说他被杀的时间应该更早，对吧？”

“应该非常早，恐怕是在理惠夫人一出门以后吧？”

“你好像很肯定。”

“让我们再回到香烟的问题上。日高和藤尾美弥子在一起的时候，一根烟也没抽。这其中的理由我们已经知道了，根据理惠夫人的说法，之前藤尾美弥子看到香烟的烟雾时，曾经露出不悦的表情，因此为了谈判能够顺利进行，日高本人曾经说过，以后最好不要在这女人的面前抽烟。”

“喔……”老谋深算的日高确实会这么想没错。

“和藤尾美弥子的谈判，必定为他带来很大的压力。因此我要是日高本人，她一走，势必就像饥渴了很久突然得到解放一样，马上伸手取烟。可是，现场却没有他留下的烟蒂，是不想抽呢？还是不能抽？我个人以为是后者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因为他已经被杀了？”

“没错。”他点了下头。

“可是我在这之前就已经离开日高家了喔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，你是走出了大门。不过也有可能在那之后你就从庭院绕了回来，往日高的工作室走去。”

“你好像亲眼看到一样。”

“老师您自己也曾经做过相同的推理，当时我们假设藤尾美弥子是犯人。您说了，她有可能先假装从日高家出来，然后再绕回工作室去。那会不会就是在描述您自己的行动呢？”

我缓缓地摇了摇头：“败给你了。我作梦也想不到，你会用这种方式来解读我说的话，我可是一心一意想帮你的忙。”

听我这么一说，加贺刑警把目光移到记事本上，接着说道：“老师您自己在笔记里，曾经针对您离开日高家的那段做了描写，上面写着‘她说再见，一直看着我转入下一个街角。’这个‘她’，指的是理惠夫人吧。”

“这又哪里不对了？”

“就字面的意思来看，您是说理惠夫人站在门外一直目送着您离开。关于这点，我们已经跟夫人求证过了，她的回答是只送您到玄关而已。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矛盾呢？”

“你说矛盾未免太小题大作了吧？这肯定是某一方记错了。”

“这样吗？不过我却不这么认为，我觉得您是故意把它写得和事实相反。也就是说，您这样写是想藉此隐瞒您并未走出大门而折返庭院的事实。”

我故意噗哧一笑：“太好笑了！这根本是穿凿附会。你们心里已经认定我是凶嫌，才会这样解读一切。”

“我个人，”他说，“可是努力想做出客观的判断。”

我一时被他的目光给震摄住，脑袋里忽然想起这个男人连平常谈话时，只要提到自己就会说出“我个人”的术语——等这类毫不相干的问题。

“我了解了！没关系，你要推理是你的自由。说到推理，希望你把后面的情节也交代清楚。躲在窗下的我后来又做了什么？从窗户闯入，一口气把日高敲昏吗？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加贺刑警观察我的神色。

“别忘了，问的人是我！”

他叹了口气，轻轻摇了摇头：“关于行凶的细节还是本人亲口来说最好。”

“那你是要我自白啰？如果我是犯人的话，现在我马上一五一十地告诉你，可惜我不是，也许你会觉得很遗憾。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回电话上，我接到的电话真的是日高打来的。如果不是日高打来的，那又会是谁打给了我？我所说的证词已经被媒体大肆报导过了，如果那天打电话给我的另有其人，那么此人现在应该已经跟警方联络了。”接着

我装作好像现在才想到似的比出食指，“原来你以为我有共犯是吧？是共犯打给我的？”

然而，他只是不发一语地环顾着屋里的摆设，接着他看到了餐桌上的无线电话机，将它拿起后又重新坐下。

“并不需要用到共犯，只要让这支电话发出铃响就行了。”

“话虽如此，没人打过来它怎么会响？”说完后，我弹了下手指，“原来如此，我知道了。你会说当时我身上藏着手机，趁大岛不注意的时候，自己打电话到家里来，对吧？”

“这个方法也可以让电话响。”他说。

“不过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没有手机，也找不到人借。所以……对了，如果我运用了这个技巧，不是很简单就能查出来？电信局那边应该会有纪录吧。”

“要调查电话是从哪边打来的可难了。”

“啊，这样吗？因为反侦测的关系？”

“不过，”他说，“要调查打到哪儿去却是轻而易举。譬如这次，我们去查日高先生当天打电话去哪里就好了。”

“那，你们查过了吗？”

“嗯，查过了。”加贺刑警点了点头。

“喔，结果呢？”

“通联纪录显示，六点十三分确实有电话接到您的府上。”

“嗯……本来就这样，因为确实有电话进来。”嘴里还答应着的我却越发恐惧。加贺刑警已经看过通联纪录，却还是没有排除我涉案的可能，可见他必定发觉是我布下的局。

加贺刑警站了起来，把无线电话放回原位，不过这次他没再坐回沙发里。

“日高先生当天一完成稿子，应该就会马上传送出去。可是在他的工作室里却看不到传真机，为什么？这点老师你应该很清楚。”

不知道，我本想这么说，却依然保持着沉默。

加贺刑警说了：“因为可以藉由电脑直接传送，你是知道的。”

“是听说过。”我简短回答。

“还真方便，手边不需留下任何的纸张。原本日高打算到加拿大后，就要开始使用电子邮件，所以事先做了准备——他是这么跟编辑说的。这样一来，好像连电话费也省了。”

“太复杂的事我可不懂，我对电脑不熟。可以不用列印，直接传送，我也只是听日高说过而已。”

“电脑一点都不难，谁都会用，而且它还有很多方便的功能。你可以同时传信给很多人，也可以把收件人的住址登录起来，还有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，俯视着我继续说道，“只要事先设定好，它就会在指定的时间把信传出去。”

“你是想说我使用了这种功能？”

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大概是觉得没有回答的必要。

“关于灯光的事，我们相当重视。”他说，“老师您说到日高家时，屋里是全暗的。我之前也曾经提过，我无法理解凶嫌既然要制造没人在家的假象，又为何单单让电脑开着。后来我终于明白，因为电脑是让计划成功的重要道具，所以它必须开着。老师您将日高杀了之后，就立刻忙着制造不在场证明。说得具体一点，您让电脑启动，从中叫出适当的文件，然后设定此份文件于六点十三分以传真的方式传送到这间屋子。接着，您把屋内的灯全关了，这是为了之后的行动所做的必要措施。因为您必须让人以为，您是在晚上八点再度来到日高家后，发现灯全暗着，以为对方不在家，才打电话给住在饭店的理惠夫人。如果那时房里的灯亮着，照理说在打电话去饭店前，一般人都会先到窗口去查看一下，为了避免让人起疑，您尽可能安排成是和理惠夫人一起发现了尸体。”

一口气说完后，加贺刑警停顿了一下，他大概以为我会反驳或解释吧，可是我什么都没说。

“老师，您连电脑的萤幕保护画面都考虑到了吧？”他继续解说下去，“我之前也说过，电脑萤幕透出的光其实蛮亮的。可是，您不得不让电脑的主机开着，就算这样，单把萤幕关掉不就结了，不过这样做反而更加危险。发现尸体的时候，理惠夫人也会在旁边，如果她注意到主机开着，萤幕却一片漆黑的话，恐怕这将成为警方识破整个布局的导火线。”

我试着吞咽口水，无奈喉咙一片干涩，竟无法做到。我对加贺刑警的明察秋毫深感惶恐，他神能地推测出我当时心中的想法，简直太完美了。

加贺刑警不知打何时起已经不称我为“老师”，而直接改叫“你”了。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在意的，这样反倒比较适合这种场面。

“我觉得你的布局很完美，不像是短时间内想出来的。不过，有一点小小的瑕疵。”

瑕疵？是什么呢？我心想。

他说：“日高家的电话。如果日高真的曾经打电话过来，只要按下重播键，电话就会再次接通了。”

啊！我在心里叫道。

“不过重播的电话却不是接来这里，而是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。根据理惠夫人的证词，案发当天的清晨六点，日高本人曾打过电话，重播后连到的号码应该就是当时留下来的。当然也有可能是相反的情况，日高先打电话到这里，然后又想打电话去加拿大，于是他拨好号码，却在接通前把电话挂了。不过会考虑到时差，特地起个大早打电话的人，应该不会忘记当时加拿大正值深夜吧？这是我们的看法。”

然后加贺刑警以一句“我说完了”作为总结。

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，加贺刑警在等待我的反应吧？可是，我的脑袋空转着，挤不出半句话来。

“你不提出辩解吗？”他颇为意外地问道。

这时我慢慢地抬起头来，和加贺刑警四目相对。他的目光虽然锐利，却不阴险，那不是警察面对嫌疑犯的眼神，我稍稍感到放松。

“那么原稿你们怎么说？日高电脑里的《冰之扉》连载。如果刚刚你的推理都是正确的，那他是什么时候写的稿子？”

听我一说，加贺刑警抿紧双唇，望向天花板。他并非无话可答，而是在想要怎么回答较好的样子。

终于，他开了口：“我的看法有两种。其一，事实上那些稿子是日高之前就写好的了，而你知道了这点，应用它作为制造不在场证明的工具。”

“其二呢？”

“其二，”他的视线移回我的脸上，“那些稿子是你写的。那天你身上带着存有原稿的磁片，为了制作不在场证明，你临时把它存进日高的电脑里。”

“真是大胆的假设。”我试着堆起笑容，无奈两颊僵硬，无法动弹。

“那份稿子我请聪明社的山边先生看过了。山边先生认为那明显是别人写的。文体略有不同，换行的方式也不一样，光就形式而言就有很多差异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我声音已经沙哑，试着轻咳几下，“我一开始就打算杀他，所以把稿子先准备好了？”

“不，我不觉得是这样。如果事先早有计划，应该把文体或形式模仿得更像才对，那并非什么困难的事。而且从凶器是纸镇，又临时叫大岛先生过来充当不在场证明的证人来看，这一切应该是临时起意的。”

“那，我事先写好稿子又要做何解释？”

“问题就出在这里。为什么你会有《冰之扉》的原稿呢？不，应该说为什么从以前你就在写那份稿子呢？我个人对这点非常感兴趣，我觉得这里面就藏着你杀害日高邦彦的动机。”

我闭上眼睛，避免自己情绪失控。

“你所说的全部是想像的吧？你根本没有任何证据。”

“没错，所以我才想搜查这间屋子。话都说到这里了，你应该知道我们想搜出什么东西吧？”见我不发一语，他说了，“磁片，那张存有原稿的磁片。说不好那份原稿还留在你文字处理机的硬碟里，不，八成还留着。如果那是为预谋犯罪而准备的，应该会被立刻处理掉，不过，我不认为是这样。那份原稿，你肯定还收着。”

我抬起头，加贺清澄的眼睛正对着我瞧。不知为何，我竟能平心静气地接受他的审视。我冥想片刻，让心情平复下来。

“找到要找的东西，你们就会逮捕我吗？”

“应该是吧，很抱歉。”

“在这之前，”我问，“我可以自首吗？”

加贺刑警睁大了眼睛，接着他摇了摇头：“很遗憾，到此地步已经不能算自首了。不过，若你还想顽强抵抗，我不觉得那是上策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的肩膀整个瘫软了。我一边感到绝望，一边又有一种放松的感觉，因为再也不用演戏了，“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”我问加贺。

“从事件发生的那个晚上。”他回答。

“事件发生的晚上？我又犯了什么错误吗？”

“嗯，”他点头，“你问我判定的死亡时间。”

“这又哪里不对了？”

“确实不对。老师您六点多和日高通过电话，而八点前命案就已经发生，这是您早就知道的，所以判定的死亡时间顶多只能落在这个区间，可是您却特地向警察询问。”

“啊……”

“还有隔天您又问了同样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在那家餐馆用餐的时候。那时我心里就有谱了，老师您不是想知道命案发生的时间，而是想知道警方认定的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。”

“是这样啊……？”

他说的没错。我太过担心，不知自己的计谋成功了没有。

“了不起，”我转向加贺刑警说道，“我觉得你是个很了不起的警察。”

“谢谢。”他鞠了个躬，继续说，“那么，我们可以准备出门了吗？不过，不好意思，我必须在这里看着你。稍不留神，让嫌犯一人独处而发生不可挽回的憾事，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。”

我明白他话里的意思。

“我不会自杀的。”我笑着说道。不可思议的，那是非常自然的微笑。

“嗯，拜托您了。”加贺也回了我一个自然的笑容。

探究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独白

自从逮捕野野口修后，已经过了整整四天。

所有与犯罪相关的事，他都承认了。只有一样，他三缄其口，迟迟不肯回答——有关他的犯罪动机。

为何他要杀害日高邦彦？那是他自童年起就认识的好友，又是在工作上关照他的恩人，关于这点他怎么也不肯说。

“人是我杀的，动机根本不值一提。你就把它当作是我一时冲动的鲁莽行动就行了。”

面对检察官时，野野口也是这套说词。

不过，我多少猜得出来，这一切和《冰之扉》的原稿有关。

附带一提，那份稿子已经找到了。正如我所猜测的，它还储存在文字处理机的硬碟里。此外，被认为案发当天野野口带到日高家的磁片也在书桌的抽屉里，那张磁片与日高家的电脑可以相容。

我一直以为，此次犯案并非预先计划好的，而整个侦查小组也是这样认为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问题就来了：野野口那天为何刚好身上会带着《冰之扉》下回连载的磁片呢？不，应该说，野野口为何事先写好原本该是日高工作内容的稿子呢？

关于这点，我在逮捕野野口修之前，就已成立一个假设。我相信在这假设的延长线上，肯定能找到犯罪的真正动机。

剩下的只要让野野口亲口证实这个假设就好了，可是他什么都不说。关于身上为何会带有《冰之扉》原稿的磁片，他的说法是这样的：“那是我出于好玩写的。我想叫日高吓一跳，所以才带上了它。我

跟他说，如果赶不及截稿时间，就把这个拿去用。当然，他没把我的话当真。”

不用我说，这套供词一点说服力都没有。不过，他却是一副信不信随你的态度。

于是，我们这些干员只好再次搜索野野口的屋子。之前那次，只查看了文字处理机的档案和书桌的抽屉，根本谈不上是搜索。

结果，我们点收了十八件重要的物证，可以证明我的假设确实成立。这其中包括厚厚的大学笔记八册，2HD规格的磁片八张，与两大本装订成册的稿纸。

刑事组调查过后，发现这些全是小说。从大学笔记以及稿纸上的笔迹，可以确定这些的确是野野口本人所写。

一开始，我们从某张磁片里，发现了不可置信的东西。不，就我个人而言，那是预料中的事。

磁片里是《冰之扉》的原稿。不过那不是这次的，而是之前已经在杂志发表过的所有篇章。

我请聪明社的编辑山边先生帮我看那些稿子，他的看法如下：“这确实是《冰之扉》至今为止连载过的部分。故事的情节虽然相同，却有好几个部分是我们手上的稿子所没有的，也有正好相反的情形。总之，两者在辞语的运用及文体的表现确实有微妙的差异。”

也就是说，同样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此次野野口利用作为不在场证明的原稿上，也出现在这张磁碟片里。

于是我们收集起日高邦彦的所有作品，大家分配着阅读。附带一提，很多干员都苦笑着说，已经很久不曾像这样拼命读书了。

这份努力的成果，让我们发现惊人的事实。从野野口修的房里搜出的八本大学笔记，里面共写了五部长篇小说，而其中的内容和日高邦彦至今发表的作品完全一样。书名和人物的名称或许稍有变动，形式或略有不同，但故事的演变、进展却如出一辙。

而其他的磁片里共包括了三部长篇、二十部短篇，所有的长篇都与日高的作品相同，短篇则有十七部是相同的情形。至于那些凑不起来的短篇，则隶属于儿童文学的范畴，以野野口修的名义发表。

而写在稿纸上的两篇短篇小说，则在日高的作品里找不到类似的。就稿纸的陈旧情形推断，那应该是很久以前写的，或许再往前探究，能发现什么也说不定。

不管怎样，在非作者的住处发现这么多原稿已经很不合理了。更何况，这些内容虽不至于与已发表的作品完全一致，却仅有些许的差异，这一点也令人匪夷所思。而那些写在大学笔记中的作品，甚至还有添注和订正的痕迹，看得出途中几经推敲修饰。

说到这里，我不得不言我的假设是正确的。

我的假设就是：野野口修该不会是日高邦彦的影子作家吧？因为这种种奇妙的纠葛，诱发了此次的杀人案件？

我在侦查室里针对这点询问过野野口修，结果他面不改色地否定了。

“不是。”

那么，那些笔记及磁片里的小说要做何解释？面对这些问题，他只是闭着眼，一贯保持沉默。不管同座的资深检察官如何逼问，他就是不答。

然后，今天在侦讯途中发生了一件料想不到的事。

野野口修突然按住肚子，非常痛苦。看他痛不欲生的样子，我甚至还以为他偷藏毒药，服毒自尽了。

他马上被送到警察医院，躺在床上休息。

上司把我叫去，告诉我一件令人意外的事。

他说野野口修好像罹患了癌症。

在他病倒后的隔天，我前往野野口修住的医院。在探望他之前，我先去拜访主治医生。

医生说了，他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包裹内脏的腹膜，情况十分危急，应该尽早动手术。

我问他是复发吗？结果医生回答“算是吧”。

我之所以这样问是有原因的。因为调查结果显示，野野口修也曾在两年前因为相同的病况，动刀切除掉部份的胃袋。因为手术的关系，他向学校请了几个月的长假。不过，同事当中好像没人知道他因什么病请假，知道内情的只有校长一人而已。

奇怪的是，直到被逮捕以前，野野口修都没有去过医院。他应该会自觉身体不适才对——这是医生的看法。

动手术就会有救吗？我试着进一步了解。结果一脸理智的医生微偏着头说道：“一半一半吧？”

在我听来，情况似乎比想像的严重。

之后，我到病房探视野野口修——他住在单人套房。

“被逮捕的人不但没有被关进监狱，还住在这么好的地方快乐逍遙，让我觉得怪不好意思的。”野野口修扬起削瘦的脸，招呼着我。此人的容貌比起我先前所熟识的要老多了，只是因为时光的流逝吗？我不禁再度忖想。

“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嗯，也不能说有多好，不过对一个生病的人而言，这样算不错的了。”

野野口修暗示他已经知道自己罹患癌症的事实。既然是复发，他会知道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

见我沉默不语，他自己反倒先问起来：“对了，我什么时候会被起诉？你们如果动作太慢，恐怕还没等到判决下来，我就翘辫子了。”

我听不出来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，不过他肯定对死已有某种程度的觉悟，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吧。

“还不能起诉，因为资料尚未收集齐全。”

“为什么？我已经认罪了，证据也有了。只要起诉，一定会被判有罪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临要宣判才突然推翻自己的供词。”

“话不是这样说，我们还没查明犯罪的动机。”

“又提这个？”

“只要老师一天不讲清楚，我们就会一直问下去。”

“根本没有什么动机不动机的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这次犯罪全是因为一时冲动？我冲动之下，一抓狂就把人杀了，就那么简单，没有特

别的理由。”

“所以，我想听听你抓狂的原因，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生气的。”

“因为一点小事，应该说我觉得那是小事。说老实话，我自己也记不清楚当时怎会那么生气，大概是人家所谓的鬼上身吧？所以，就算我想要说明也说不清楚，这是真的。”

“你觉得这种说法我会接受吗？”

“你只能接受吧。”

我闭上嘴，盯住他的眼睛，结果他也毫不闪避地望着我，眼神充满自信。

“关于在老师屋里找到的笔记本和磁碟片，我想要再度请教您。”我试着改变话题，而野野口修则露出一副烦死了的表情。

“那个跟案情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请你不要乱想。”

“如果真是这样，可否请你仔细说明那些到底是什么？”

“什么都不是。不过是笔记本，不过是磁碟片。”

“不过里面却是日高邦彦的小说。不，正确的说，应该说是酷似日高邦彦小说的作品，简直耽像是小说的草稿一样。”

听到我的话，他噗哧笑了出来：“所以我是日高背后的捉刀人？荒谬！你想太多了。”

“不过，这样想有它的道理。”

“让我告诉你一个更合理的答案吧！那是一种学习。想要成为作家的人，各有其独特的学习方法。像我，就是藉由抄写日高的作品，以习得他的写作风格和表现手法。这并非什么特别的事，很多尚未成熟的作家都是这么做的。”

他的解释并未让我感到意外，因为日高邦彦的责任编辑也曾做过相同的推论。不过，那位编辑说了，这其中还是有三点值得商榷。其一，发现的原稿和日高邦彦的作品并非完全相同，两者之间有些微的差异。其二，就算是一种学习好了，如此大量抄写别人的作品是不正常的。其三，日高邦彦虽然是畅销作家，但模仿他的文章并不代表就能让自己写得更好。

于是我提出这三点，试着质问野野口修，看他做何解释。没想到他连眼睛都不眨，马上回答了我：“关于这些，我可以合乎逻辑地全部回答你。事实上，一开始我只是单纯地抄写而已，可是渐渐地我觉得光这样做是不够的。于是当我想到换成自己会怎么写、会怎么表现的时候，我就试着把它写下来。这样你懂吗？我一边以日高的文章为范本，一边尝试创作更好的东西，这才是我学习的目的。至于大量抄写的问题，那只是代表我学习了很久。我单身，回家后也没事可做，所以大可投注所有心力在写作的练习上。最后，日高的文章好或不好，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。我倒是很欣赏他的文笔，或许其中没什么深奥的技巧，却是简洁易懂的好文章。他能吸引这么多的读者，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？”

野野口修的这套说辞，确实有其道理。可是如果这些都是真的，他为什么不早讲清楚，我脑中浮起了这样的疑惑。生病卧床以前，他一直三缄其口。莫非一直要等到他住进医院，不再接受侦讯，才有空档想出这样的藉口？这是我的推理，不过，这会儿要证实这个已经十分困难。

不得已，我只好提出新发现的证据。那是在野野口修的抽屉里找到的几张便条，上面潦草写着类似故事大纲的东西。从出场人物的姓名来看，我知道那与日高邦彦正在连载的《冰之扉》有关。不过，大纲写的并非先前已经发表过的内容，怎么看，都像是《冰之扉》的后续发展。

“你为何要写《冰之扉》的后续发展？你可以对此提出说明吗？”

我问野野口修，结果他回答：“那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练习。只要是读者，不管是谁都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，去揣想未来的剧情吧？而我只是稍微积极一点，把它具体化而已，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”

“你不是已经辞去教职，往专业作家的路途迈进了吗？有必要再做这样的练习？甚至牺牲自己的写作时间？”

“请你不要出言讽刺，我还称不上是专业作家，技巧更有待磨练。何况因为根本没有工作进来，所以我时间特多。”

野野口修的话依然无法说服我。或许是我的表情泄漏了这种想法，他看着我继续说道：“你好像硬要把我当作物高邦彦的捉刀人，真是太抬举我了。我根本没有那种本事，相反地，听你这么说，我心里还想，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该有多好。如果真是如你所推理的，我肯定会大声高喊：‘那些作品全是我写的，真正的作者是野野口修！’可是很遗憾，那不是我写的。我写的东西，我当然会用自己的名义发表。我根本没有必要借用物高的名字，你不觉得吗？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，所以才会觉得难以理解。”

“根本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。你只是推测偏了，才会导出奇怪的结论，你想得太复杂了。”

“我不这么觉得。”

“拜托你就这么想吧。我希望这个话题到此为止，你们能尽早对我起诉。要用什么动机我都无所谓，报告书上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。”野野口修一副已经豁出去的样子。

走出病房后，我将刚才的对谈反刍了一番。我左思右想，总觉得他的供词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。不过，就像他所说的，我的推理确实也不够周全。

如果他真是日高邦彦的背后代笔，有什么理由让他非得这么做呢？

是因为日高邦彦已是畅销作家，相较于一个新人，用他的名义出书会卖得比较好吗？不过，日高还没走红之前的作品应该也是野野口修写的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他把它拿来当作自己的处女作发表不是也很好吗？

因为他同时担任教职，所以想尽量不要公开自己的身分吗？不，那就太奇怪了。就我所知，没有老师是因为以作家为副业，而在学校混不下去的。况且，如果要野野口修二选一的话，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舍弃教师这个饭碗。

还有，就像他自己讲的，如果他真是影子作家，都到这个节骨眼了，他干嘛还要否认？对他而言，“日高邦彦的影子作家”的头衔肯定是光荣的。

这么说来，野野口修真的不是日高邦彦的捉刀人吗？而在他屋里找到的笔记和磁片，就像他自己所供称的，没有多余的意义？

不可能，我敢断定。

对于野野口修这号人物，我多少有些认识。根据我的了解，他的自尊心非常强，对自己也很有自信。说他为了想成为作家而去抄写谁

的作品当作练习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

回到总部后，我把和野野口修的对话呈报给上司。迫田警部从头到尾都苦着一张脸，听取我的报告。

“野野口为何要隐瞒他的杀人动机？”听完报告后，上司问我。

“我不知道。连犯罪事实都承认了，却迟迟不肯说出杀人动机，我想这其中必定藏有天大的秘密。”

“你还是认为那和日高的小说有关吗？”

“我个人是这么认为。”

“你说野野口修是真正的作者，不过他本人并不承认啊。”

很明显地，警部不愿再为这个案子多花时间。事实上，部分媒体不知从哪得知消息，已经找上搜查小组，询问野野口修替日高邦彦捉刀的可能。当然，警方会尽量避免做出明确的回应。不过，也许最快明天一早就会看到报纸披露这项消息。如果真是那样，打来询问的电话定然教人应接不暇。

“他说是因为两人吵架，一时抓狂就把对方杀了，可是如果连吵架的内容都查不清楚的话，我们是无法结案的。我甚至想，他不肯说出真正的动机也就算了，可否请他发挥作家的长才，给个适当说辞？不过，要是在开庭时被法官揪出语病，也够呛的了。”

“我想因为吵架而冲动杀死对方的供词并不可信。野野口修是离开日高邦彦的家后，才又绕过庭院，从工作室的窗口侵入，可见在那时他已有了杀人意图。恐怕在这之前，他和日高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，致使他萌生具体的杀机？”

“那，之前他们谈了些什么？”

“野野口修的笔记里，只写了些无关痛痒的对话，不过我想他们谈的应该和今后的写作活动有关。”

日高邦彦就要搬去加拿大了，如果野野口修真是他的背后捉刀人，那么关于日后的工作，肯定有很多问题急待克服。或许在商量今后如何配合的当口，野野口修这边起了不满？

“也就是说，他们谈的是继续担任影子作家的条件？”

“或许吧。”

有关野野口修的银行账户，我们已经全面清查过了。直截了当地说，看不出日高邦彦有定期汇钱给他的迹象。然而，这个案子若能单纯以金钱收受来作衡量的话，就好办了。

“看来还是再调查一下日高和野野口的过去好了。”警部做出结论，我也表示赞同。

这天，我和另一位刑警，一起去拜访日高理惠。她没留在丈夫被杀害的家里，搬回位于三鹰的娘家。自从野野口修被逮捕以来，这是警方与她的初次会面。上司那边已经用电话和她谈过逮捕野野口修的经过，不过，关于捉刀代写的事，她应该还不知情，要是接到媒体的追问电话，她必定是一头雾水。而我可以想像，她本人恐怕也有一堆问题想问我们。

我把事发的整个经过再对她简单地说明一遍，然后提到从野野口修房里找出的小说原稿，她果然是一副被吓坏的样子。

我试着问她，关于野野口持有的原稿和日高邦彦的小说内容酷似，她有什么想法。

她回答，她一点都不知道。

“说外子从谁那里盗取小说的创意，或是以他人的作品为踏板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因为他为了酝酿一本小说，总是绞尽脑汁、万分辛苦，更别说是请人捉刀代写了……这我怎样都无法相信。”

日高理惠的语气虽然平静，眼底却已浮现怒意。

不过，对于她的说法，我无法照单全收。她和日高邦彦结婚才一个月而已，对于他的一切，很难说全盘了解吧？

或许是察觉到我的想法，日高理惠继续说道：“如果你以为我们结婚的时间很短、相识不深，那就错了，我也曾是外子书籍的责任编辑。”

关于这点，我们也确认过了。她曾经在某出版社工作，好像就是因为这样而结识了日高邦彦。

“当时我们两人曾为了下部作品，经历了艰辛的讨论。虽然最后我负责编辑出的长篇小说只有一本，可是如果没有我们的讨论，那部作品根本不会产生。所以和野野口先生相关什么的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”

“那部作品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叫《萤火虫》，去年出版的。”

我没读过那本小说，于是询问同行豹刑警对它是否有所了解。关于日高邦彦的小说，很多刑警都想办法翻了一遍。

那位刑警的回答很清楚，且意味深长。他说野野口修的笔记及磁片里，正好没有与《萤火虫》内容相符的稿子。

事实上，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。它们的共同特征是，皆为日高邦彦出道三年内的作品。而在此之后的作品，也有将近一半在野野口的屋子里找不到相符的原稿。根据我的判断，日高邦彦一方面请野野口

修当捉刀人，一方面自己也从事创作吧。所以，就算有像日高理惠讲的“没有我们的讨论就不会产生”的作品，也不足为奇。

我将问题的内容稍作改变，问她是否知道野野口修杀害日高邦彦的动机。

“关于这点，我一直在想，不过真的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为什么野野口先生要对外子……老实说，至今我还是无法相信那个人就是凶手，因为他跟我们是那么的亲密，我从没看过他俩打架或是吵架。我依旧以为，肯定是哪里弄错了。”

从她的表情感觉不出她是在演戏。

告辞的时候，日高理惠送了我一本书。灰色的封面掺着金粉，是《萤火虫》的单行本。或许她送我书，是希望我读过后别再怀疑日高的实力？

当天晚上，我开始读那本书。话说回来，之前我问野野口修在日高邦彦的著作里，是否有推理小说之类的作品时，他提到的就是这本。我不知道其中是否有特殊的用意，不过再进一步思考，或许是 he 特地举一本与自己无关的作品。

《萤火虫》描写的是一个老男人和他年轻妻子的故事。男的是位画家，妻子原是他的模特儿。画家一直怀疑妻子对他不忠，就这点来看，与一般通俗小说写的并无二致。不过，事实上那位妻子是位双重人格患者，而自从画家得知这点之后，整个剧情急转直下。妻子的其中一个分身有位年轻情人，两人正计划要谋杀画家。不过，另外一个分身却对画家忠实，且打从心底爱他。画家考虑着是否该将妻子送进医院治疗，就在此时，书桌上放了这么一张便条：

“会被精神医师杀死的是‘她’，还是‘我’？”

也就是说，治疗过后，并不能保证被留下的是爱着画家的那个分身。不用说，这张便条是恶魔妻子放的。

苦闷的画家夜夜都梦见自己被杀害的情景：拥有天使脸孔的妻子对他展露微笑，接着卧室的窗户开了，一个男人从外边窜了进来。男人拿着刀子对他展开攻击，忽然间，男人的形体变成了自己的妻子……他重复做着这样的梦。

最后，他的生命果真受到威胁。在正当防卫的情况下，画家把妻子刺死了。然而，此后他却有了新的烦恼。在妻子被杀的前一刻，她好像刚变换了人格，他不知自己杀死的是天使，还是魔鬼？这成为永远的谜。

以上是我的大略整理。或许阅读能力强的人来看，会有更特别、更高竿的解释。譬如说男性日渐衰退的性欲啦、或是潜藏在艺术家体内的丑恶心机什么的，这些恐怕要深入体会才行。不过，国文一向很菜的我，既不懂分章断句，又看不出表现手法的好坏。

这样说对日高理惠是抱歉了点，不过，“不太有趣”却是我对这本书的真实想法。

在此，我们来比较一下日高与野野口两人的简历。

日高邦彦读的是某私立大学的附属高中，然后直升进入文学院的哲学系就读。大学毕业后，他陆续在广告公司、出版社待过，这期间他以一篇短篇小说获得新人奖的肯定，自此展开了写作生涯，那大约是十年前的事了。刚开始写作的前三年，他的书卖得并不好，不过，第四年的时候，一本《死火》使他勇夺文学创作的大奖，此后他便一步步朝人气作家的路途迈进。

相对的，野野口修就读和日高不同的私立高中，经过一次落榜，他也考上了某国立大学的文学院，专攻国文。大学时，他选修了教育

学，于是毕业后就在公立国中任教，直至今年辞职为止，这期间他总共待过三所学校，我和他同执教鞭的那所，是他教过的第二所学校。

野野口修以作家身分出道是在三年之前，他替一本半年刊的儿童杂志撰写长约三十页的小说。但他未曾发行过小说单行本。

根据野野口修的说法，各自走上不同道路的两人于七年前再度会面。当时他在某本小说杂志上无意中看到日高的名字，于是想念之余就去探访他了。

关于这点我持保留的看法。就像先前所讲的，他们两人碰面后，大约经过一年的时间，日高邦彦就得了一项文学大奖。不过，得奖的那本《死火》却是最早与野野口修稿子内容一致的作品。与野野口的相遇替日高带来了好运，这种推测应不算空穴来风。

我前往出版《死火》的出版社，询问当年负责的编辑。那位编辑名叫三村，是位谦逊的中年人，现在已荣升小说杂志的总编了。

我的问题只有一个重点，旨在理清日高邦彦当时写出的这部作品，是在他一直以来的实力范围之内呢？还是从天而降的难得佳作？

听我这么一问，三村先生先不回答问题，反倒问我：“您是针对最近流传的影子作家传闻做搜证吗？”

他显得有点神经兮兮，这点我可以理解。对他们编辑而言，日高邦彦虽已亡故，却还是不能诋毁他的名声。

“既然说是传闻，那就表示是没有根据的事，我只是想做个确认而已。”

“如果毫无根据的话，我不相信你会提出这种古怪的问题。”

三村一语将我戳破，接着回答道：“就结论来说，《死火》对日高先生而言，确实是他写作的分水岭。也有人说，因为那部作品，日高脱了层皮、蜕变了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它比之前的作品都要好上很多啰？”

“嗯，是可以这样说啦。不过，对我而言，那并不是多意外的事，因为那个人本来就是个很有实力的作家。只不过，他之前的作品太粗糙了，让读者挑出很多毛病。也有人说，他的理念传达得不是很清楚，这点在《死火》一书中就处理得很好，你读过了吗？”

“读过了，很精采的故事。”

“是吧？我至今依然觉得那是日高的最好作品。”

《死火》讲的是个普通上班族到外地出差看到美丽烟火的故事。男子受到感召，立志成为烟火师傅，故事本身就很有趣，特别是关于烟火的描写更是精采。

“那本书是一气呵成的吧，没经过连载什么的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日高先生在动笔之前，有先和你们讨论过吗？”

“那是当然，不论何时，和哪个作家配合都是这样。”

“那时，您和日高先生谈了些什么？”

“首先是内容、书名、情节啦，再来则是讨论人物的性格等等。”

“是你们两个一起想的吗？”

“不，基本上日高先生都已经想好了。那是一定的，因为他是作家嘛。我们只是听取作家的故事，陈述自己的意见而已。”

“例如将主角设定为烟火师傅，这也是日高先生自己的创见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你听了以后作何感想？”

“感想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没想说那确实是日高先生才有的创意吗？”

“我没特意想到这个。不过，我一点也不意外，因为写烟火师傅的作家并不在少数。”

“有没有哪些部分，是因为三村先生您的建议才修改的呢？”

“那部分占的并不多。我们看过完成的稿子，发现哪里有问题才提出来，至于要怎样修改则是作家的事。”

“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日高先生拿别人的作品，用自己的语汇、自己的表现手法将它改写，然后让你来读，你会分辨的出那是别人的作品吗？”

三村想了一下后回答：“老实说，我分辨不出。因为要判断是不是某位作家的作品，藉助的就是词汇的运用以及表现的手法。”然而，他不忘补充说道，“可是，刑警先生，《死火》肯定是日高本人的作品。在他写作期间，我曾见过他好几次，他总是非常苦恼，至今依然还有破解不了的难题。如果是以他人的小说为草稿的话，应该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”

对于这个，我不敢再说什么，只道了谢就起身了。不过，在我脑子里却出现相反的论调。

我心想，痛苦的时候要假装快乐是很困难，但快乐的时候要假装痛苦却还好办。

我的影子作家假说并未受到动摇。

犯罪的潜在因素往往是女人，这句话耳熟能详。不过，针对这起案件，警方却不怎么深入调查野野口修的男女交往情形。不知为什么，侦查小组之间似乎产生一种共识，认为野野口修和这种事扯不上边。或许是野野口本人的形象，让我们产生了这样的错觉。虽然他长得不是特别丑，但却很难想像跟他在一起的女性会是什么样子。

然而，我们看走眼了。即使是他，似乎也有交往密切的女性。再度前往野野口修住处调查的搜查人员，发现了这条线索。

他们找出了三件证据，其中之一是一条围裙。格子花纹，很明显是依女性喜好所设计的，它放在野野口修的橱柜抽屉里，看得出是洗过、烫好后才收起来的。

偶尔到这屋里来的那名女士，在帮他整理家务时所使用的？警方如此猜测。

第二件是一条金项链，连着礼盒用包装纸包着，是世界闻名的珠宝品牌，令人一看就觉得像是要送给谁的礼物。

第三件是旅游申请表，它被折得小小的，和包装好的项链一起放进珠宝箱里。申请书是某旅行社的固定表格，其上的内容显示野野口修曾经计划前往冲绳旅游。申请的日期是七年前的五月十日，预计出发日是七月三十日，可见当时打算利用暑假去玩。

问题出现在参加者栏位所填的姓名。和野野口修并列的名字是野野口初子，年龄二十九岁。

我们马上针对这名女性展开全面调查，结论是这名女性并不存在。正确说来，在野野口修的亲戚或家人里，根本没有这号人物。合理的推测是，他和某名女子假扮夫妇，打算相偕去旅行。

由这三样证据我们可以推断，至少在七年前，野野口修有一名可以称之为恋人的对象。姑且不论现在他和这名对象的关系怎样，就他本身而言，他应该还对这名女子念念不忘。要不然，他不会郑重地把两人的纪念品收藏起来。

我向上司报备将对这名女子展开调查。我不确定她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，不过说起七年前，正好是日高邦彦发表《死火》的前一年，当时野野口修是怎样的景况，应该见过这名女子就能知道吧。

首先，我试着去问野野口本人。面对撑坐在病床上的他，我说了发现围裙、项链还有旅游申请表的事。

“我想问你，那件围裙是谁的？那条项链你打算送谁？还有，你计划和谁去冲绳旅行？”

面对这个话题，野野口修一改常态，表现出拒绝讨论的态度，他明显地惊慌失措。

“这些事和这次的案件有何关联？没错，我是个杀人犯，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，可是难道连不相干的个人隐私都必须公诸于世吗？”

“我没说要公诸于世，你只要告诉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如果调查的结果发现这些真的与案情无关，我绝对不会再来问你，当然也不会对媒体发表。还有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不会造成那名女士的困扰。”

“这和案情无关，我说了就不会错。”

“如果真是这样，你就爽快一点告诉我，老师您现在的态度，只会让警方更加猜疑而已。而警方更加猜疑代表着我们会更彻底地调查，经由我们的彻底调查，很多事情都能真相大白。不过，一旦警方出动，事情在媒体前曝光的机率也高了，这也是您不愿见到的吧？”

然而，野野口修并不打算说出那名女子的名字，他反过来向我质问搜查的作法。

“总而言之，你们不要再到我的屋里乱翻了，那里面还有人家寄放在我这里的重要书本。”

按照医生的嘱咐，会客时间是有限制的，于是我也只好离开了病房。

不过，这趟并没有白来。我有把握，只要查明神秘女子的身份，肯定对理清案情会有帮助。

只不过，要从何查起呢？我先向野野口家附近的邻居打听，询问是否看过女性从他屋里进出，或是听到屋内传来女性的声音。只要一被问到男女关系，就算口风一向很紧的人，也会出乎意料地积极提供情报给你。

但是这种探访一无所得，就连住在野野口左侧，按理说经常在家的家庭主妇也说，她没见过女性访客到野野口家里。

“就算不是最近的也行，难道几年前也没看过吗？”

因为听说这位太太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年了，所以我才这样问她。她和野野口是同一时期搬进来的，应该有机会看过他的情人才对。

“如果是更早以前，或许有吧，可是我不太记得了。”她回答道。这或许是最合理的答案。

我试着重新彻查野野口修的交游范围，连他今年三月才离职的那所国中也去了。不过，有关他私生活的领域，知道的人真是少之又少。从以前他就不太和人来往，而自从生病以后，更是从未在校外和学校里的人碰过面。

没办法，我只好前往野野口修更早之前待过的那所学校。七年前，他打算和情人一起去旅行时，应该就在那所国中教书。不过，老实讲我不太想去，因为那也曾是我执教鞭的地方。

我计算好下课的时间，往那所学校走去。记忆中的三栋老旧校舍，已经有两栋翻新。

若说有什么改变的话，也仅止于此。操场上足球队正练习着，与十年前的光景一模一样。

我提不出勇气走进校门，只好站在外面看着放学的学生从我面前走过，突然，我发现人群里有一张熟识的面孔。那是一名叫刀根的英语老师，大概大我七、八届吧。我追上去，叫住了她。她好像记起了我的脸，惊讶地笑着。

我和她寒暄了起来，形式化地询问她的近况。之后，我直接挑明想问她有关野野口老师的事。刀根老师好像马上就联想到最近引发话题的人气作家遇害案件，表情严肃地答应了我。

我俩走进附近的咖啡店，这家店以前还没有。

“关于那件事，我们也很惊讶，想不到野野口老师竟然会是杀人犯。”接着她以兴奋的语气补充道，“而你加贺老师竟然还是案件的侦办人，真是太巧了。”

“拜这巧合所赐，我成了最辛苦的人。”听到我说的话，她点了点头，好像深表认同。

我赶紧进入正题。第一个问题问她：知不知道野野口修有无特定的交往对象？

“这个问题可难了。”这是刀根老师的第一反应，“以我女性的直觉来说，应该没有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不过所谓的女性直觉，只是光凭印象去做猜测，偶尔也会有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情形，所以我想把一些基本资讯也告诉你会比较好。野野口老师曾相过很多次亲，这你知道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他相亲的次数还蛮频繁的，有些应该是当时的校长介绍的，所以我才想他没有女朋友。”

“那是几年前的事了？”

“就在野野口老师离开我们学校前不久，应该是五、六年前吧。”

“那这之前怎样？他也是频繁地相亲吗？”

“这个啊，我记不太清楚。我问问其他老师好了，当时的那些老师大都还留在学校里。”

“拜托你了，多谢帮忙。”

刀根老师拿出电子记事簿，输入待办事项。

接着我提出第二个问题：关于野野口修和日高邦彦的关系，她是否得知二一？

“对喔，那时你已经离开学校了。”

“‘那时’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日高邦彦得到某新人奖的时候。”

“那后来怎样？我连重要的文学大奖都很少去注意。”

“我也是，平常我根本不知有这么个新人奖存在。不过，那时很不一样，野野口老师特地把发表新人奖的杂志带来学校，让大家轮流翻阅。他说这个人是我的同班同学，兴奋得不得了。”

这件事我没有印象，应该是我离职后才发生的。

“这么说那时野野口老师和日高邦彦就有来往啰？”

“我不太记得，不过我想那时应该还没有吧？可能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们俩才再度碰面的。”

“您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是指两、三年以后吗？”

“应该是吧。”

这与野野口修自己所说，是在七年前拜访日高邦彦，而重新展开交往的说法不谋而合。

“对于日高邦彦，野野口老师怎么说？”

“怎么说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都行，不管是对他的人品或是对他的作品。”

“我不记得他对日高本人说过些什么，倒是对于作品的部分比较常批评。”

“你是说他不太欣赏他的作品吧？他都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细节我忘记了，不过大体都是相同的意思，什么曲解文学的含意啦、不会描写人性啦、俗不可耐之类的，就是这样。”

我心想这和野野口修本人的说法倒是大相庭迳。他还说自己抄写这种作品，将它当成学习的范本！

“即使瞧不起，他还是读了日高邦彦的书，甚至跑去找他？”

“话是没错，或许那是出于一种文人相轻的心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野野口老师也是一心想成为作家，看到童年的故友超越自己，难免会觉得心慌。可是他又不能当作没这回事，所以还是读了对方的书，这样他才有资格说那是什么东西、自己写的要比它有趣多了。”

——这也无可能。

“日高邦彦因《死火》获得文学大奖的时候，野野口老师的表现怎样？”

“我很想说他嫉妒得快要发狂，不过看来好像不是这样。相反地，他还到处跟人炫耀呢。”

——这句话本身可以做出各种解释。

虽然没有查出与野野口修交往的女性是谁，不过这番谈话依然颇具参考价值，我向刀根老师道谢。

确认案情的调查工作告一段落后，刀根老师问我对于现在这份工作的感想以及当初转业的心路历程，我捡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告诉她。这是我最不顾谈的话题之一，她大概也察觉到了，没有苦苦追问下去。只是，最后她说了一句：“现在，校园暴力事件还是层出不穷。”

应该是吧，我回答道。只要提到校园暴力，我就会变得敏感，因为我的脑海里总忘不了过去的失败。

走出咖啡店，我告别了刀根老师。

在我和刀根老师会面的隔天，我们找到了一张照片。发现者是牧村刑警，那天我和他再度前往野野口修的房子展开调查。

不消说，我们的目的是想要查出与野野口修有特殊关系的女性是谁。围裙、项链、旅游申请表——现在我们手中有这三样证据，应该会有更关键性的物品才对。

或许会有那个女人的照片，我们满心期待着。既然他连纪念品都郑重地收藏，不可能不随身放着对方的照片。不过，一开始我们确实找不到那种东西。就连厚厚的相册里，也看不到凑得起来的人物影像，真是太不寻常了。

“为什么野野口手边不留女人的照片呢？”我停下翻找的动作，询问牧村刑警的意见。

“应该是他没有吧？若他俩曾经一起旅行，才会有拍照的机会，要不然要拿到对方的照片可没那么简单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连旅游申请表都好好收着的男人，竟然连一张对方的相片都没有，有可能吗？”

既然有围裙，就表示那个女的经常到来这里，那时应该就会拍照了吧？野野口修有一台能够自动对焦的相机。

“你是说应该会有照片，只是不知道藏哪去儿了？”

“是这样吧。不过，他干嘛藏起来？野野口被逮捕以前，应该不会想到警方会来搜他的屋子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我环顾了一下房子各处，突然脑中灵光一闪。我想起日前野野口修讲过的一段话：你们不要再到我的屋里乱翻了，那里面还有人家寄放在我这里的重要书籍。

我站在一整面书墙前，从头开始，按照顺序找起。我猜想这里面应该有野野口所说的，不愿别人碰触的重要书籍。

我和牧村刑警分工合作，一本一本仔细查看，确认里面是否夹藏着照片、信或便条纸之类的东西。

这样的工作持续了两个小时以上。不愧是靠文字吃饭的家伙，他的书真不是普通多，我们周遭堆起的书就好像比萨斜塔一样歪斜着。

我心想，会不会是我们想偏了，就算野野口修真的把照片或什么资料藏起来好了，他应该不会藏得连自己要找都很困难。照理说，应该是随时可以拿出来，也可以随时收好才对。

听完我说的话，牧村刑警坐到放有文字处理机的书桌前，试着揣摩野野口修的工作情景。

“工作做到一半，突然想起那个女的，这时她的照片如果摆在这里就好了。”他所说的位置就在文字处理机的旁边，当然，那里并未放有任何类似相片的东西。

“不会被别人发觉，又是伸手可即的地方。”牧村刑警配合我的指令开始寻找，终于他的眼光落在厚厚的《广辞苑》上。后来他自述之所以注意到它的原因，是因为“书页之间露出几张书签的纸角。我心想这也难怪，因为查字典的时候，偶尔会同时对照好几个地方。然后，我突然想起高中时代，有些朋友读书的时候会把偶像明星的照片当作书签夹在书里……”

果真被他的直觉猜中了，那本《广辞苑》里总共夹了五张书签，而其中一张是年轻女性的照片。那张照片好像是在哪边的休息站拍的，女子身着格子衬衫、白色长裙。

我们马上对该名女子的真实身分展开调查，不过并未花上多少时间，因为日高理惠知道这个人。

照片中的女子名叫日高初美，是日高邦彦的前妻。

“初美小姐的娘家姓筱田，我听说她在十二年前和外子结婚，应该是五年前吧，她因交通意外亡故。我没亲眼见过她，我当外子的编辑时，她已经去世了。不过，我看家里的相簿，所以认得她。是的，我想这张照片中的女性是初美小姐没错。”如今已成未亡人的日高理惠看着我们拿来的照片，这样说道。

“可以让我们看一下那本相簿吗？”

听我这么一说，日高理惠抱歉似的摇了摇头：“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包括那本相簿，还有初美所有的东西，几乎都教我先生给送回了初美娘家。或许寄去加拿大的行李里，还能找出一、两件这样的东西，不过我实在不确定。反正不久那些行李又会被退回来，到时我再找找看好了。”

可见日高邦彦对新太太还蛮体贴的，这样解释应该没错吧？结果，被问及这点的日高理惠并不怎么愉快地说道：“或许外子是体贴

我，不过我个人对于他保留初美的东西，并不怎么排斥，因为我觉得那是很正常的事。只不过，我几乎很少从外子口中听到初美的事情，或许是因为谈论她会让他感到痛苦吧？所以连我也不太敢提这个话题，这并非出于嫉妒，只是觉得没必要罢了。”

感觉上，她讲这番话时好像极力压抑自己的感情。对于她的说法，我并未照单全收，总觉得有一半不是真心的。

反倒是她相当好奇，为何我们持有她丈夫前妻的照片。她问我们这和案情有关吗？

“是否有关目前还不清楚，只不过这张照片是在很奇怪的地方找到的，所以我们就顺便调查了一下。”

如此模棱两可的回答当然无法满足她的好奇心。

“你所说的奇怪地方是哪里？”

当然我不可能告诉她是在野野口修的房里。

“这个还不方便透露，对不起。”

不过，她好像运用女性特有的直觉自行推理了起来。结果她露出“不会吧”的神情，接着说：“我想起替丈夫守灵的那个晚上，野野口先生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他问我录影带放在哪里？”

“录影带？”

“一开始我以为他问的是外子收集的电影影片，后来才知道不是这个，他说的好像是采访时所拍的带子。”

“你先生采访的时候会用到录影机吗？”

“嗯，特别是采访动态的事物，他一定会带录影机。”

“你是说野野口问带子在哪里对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你怎么回答他？”

“我说好像已经送去加拿大了。因为和工作有关的东西，全是外子负责打包的，所以我不太清楚。”

“结果野野口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行李寄回时，请让他知道。他解释说，有一卷工作要用的带子寄放在日高那里。”

“他没有说里面拍的是什么吗？”

回答“是”之后，日高理惠试探地看着我说：“或许某人在里面也说不定。”

某人？她是指日高初美吧？不过，我并未加以评论，只请她行李从加拿大寄回时能通知我们一声。

“野野口还曾经和你讲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话吗？”说这句话时，我并没有多大的期待，只是形式性地问一下。

没想到日高理惠稍微迟疑地回答：“老实讲，还有一件事。这是更早之前的事了，野野口先生曾提到初美小姐。”

我有些惊讶：“他提到些什么？”

“有关初美小姐死亡的那起意外。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

日高理惠有片刻的犹豫，接着她好像下定了决心：“他不认为那是单纯的意外，野野口先生是这么说的。”

这句证词引起我的关注，我拜托她再说清楚一点。

“没有什么更清楚的，他就只有这样说而已。当时我先生刚好离开座位，很难得只剩我们两个独处，我已记不得他为何会提到这个，只是这句话让我一直忘不了。”

这句话确实让人印象深刻。

“如果不是意外，那又是什么？当时他说明了吗？”

“嗯，这点我也问了，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。结果野野口先生好像话一说完就后悔了，他要我忘了刚刚他所讲的，也要我不要告诉日高。”

“结果你怎么做？你有跟你先生说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没说。刚才我也提过，我们总是避谈初美的事，况且这种问题也不好随便问。”

日高理惠那天的判断应该没错吧？

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拿了相片给熟识日高初美的人确认。譬如经常在日高家出入的编辑或是住在附近的人，结果大家都说相片的主角确实是初美没错。

问题来了，野野口修为何会有日高初美的照片？

光凭这个还不足以做出任何的结论吧？把围裙放在野野口的房里、从他那里获得项链的礼物、曾经打算和他共赴冲绳的女子会是日高初美吗？那时她已是名作家日高邦彦的妻子，所以他们俩算是外遇了。野野口修与日高邦彦再度相遇是在七年前，而日高初美是在五年前去世的，他们俩确实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培养感情。此外，在野野口修的房里找出的旅游申请表上，上面写的名字其中一人叫做野野口初子，会不会是初美的化名呢？

这些或许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不过我觉得它们绝对不可能和这次事件毫无瓜葛，而野野口修死都不肯透露的犯罪动机肯定也与这有关吧。

我打心里认定，野野口修帮日高邦彦捉刀的事绝对没错，因为很多证据都指向这种情况。只是，为何他会甘于接受这样的待遇呢？这点我怎么都想不通。根据警方手边掌握的资料显示，野野口未曾从日高那边拿过什么好处。此外，从最近与编辑访谈的过程中，我也得知作家是不可能出售自己的作品的，比起钱，世人的肯定要重要得多。

或许野野口有很大的把柄落在日高的手里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会是什么？

这时我不得不想到他与日高初美的关系。当然，因为这样就推论日高邦彦发现了奸情，以默许为条件，要胁野野口修帮自己代写作品，未免太过牵强。毕竟，初美死后野野口依然持续提供日高作品，这要作何解释？

不管怎样，有必要查明野野口修与这两人的关系。可惜的是他俩都已过世，没办法当面问个清楚。

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，日高理惠的话突然窜入脑海。她说野野口修认为初美的死并非单纯的意外。他说这句话是安着什么心？如果不是意外的话，又会是什么？

我着手调查那起交通事故。档案资料显示，日高初美死于五年前的三月，深夜十一时左右，在前往便利商店购物的途中惨遭卡车辗毙。事故现场刚好是弯道，视线不良，再加上当时又下着雨，而她打算穿越马路的地方，并未画上斑马线。

警方最后得到的结论是，这起意外肇因于卡车司机的疏忽。对于一边是车子、一边是行人的交通事故而言，是非常合理的判决。不过，根据记录显示，司机本身好像并不承认那是自己的过失，他坚持是日高初美自己突然从马路上冲出来。如果这是真的，找不到现场目击者的驾驶可算是倒霉了。不过，这份供词是不足采信的，因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警察都知道，几乎所有撞死人的驾驶一开始都会推说是行人的错。

不过，我试着站在假设的角度去想，如果那名司机的说法是正确的，如果真如野野口修所言并非单纯的故事，那只剩下两种可能：自杀或是他杀。

如果是他杀的话，表示有人把她推了出去，真要是这样，犯人必定也会出现在现场。而且要等卡车到面前了，再把人推出去，然而若是这样，司机没看到凶手就奇怪了。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自杀，也就是说野野口修不认为日高初美的死是出于意外，他认为她是自杀死的。

为何他会这么认为呢？难道掌握了什么确凿的证据？譬如说寄到他家的遗书什么的。

野野口修应该知道日高初美自杀的动机吧？而那个动机是不是和他们的恋情有关？

我心想，她的不贞最终还是被丈夫发现了，为了不想承受被抛弃的命运，她悲观地选择了死亡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她和野野口之间只能算是玩玩而已。

看来，无论如何都必须针对日高初美进行调查。得到上级的批准后，我和牧村刑警连袂拜访她生前的娘家。

筱田家位于横滨的金泽区，是一栋座落于高地上，院落扶疏的雅致日式建筑。

初美的双亲都还健在，不过这天她父亲好像有事外出了，只剩母亲筱田弓江招待我们，她是一位娇小、气质高雅的妇人。

对于我们的造访，她好像并不惊讶。得知日高邦彦被杀的消息后，她就有预感警察迟早会找上门来，反倒是我们这么晚才来，让她颇为意外。

“从事那种工作的人，性情难免有些古怪。特别是工作遇到瓶颈的时候，他就会发神经，初美是这样抱怨过。不过，平常没事的时候，他倒是个体贴的好丈夫。”

这是丈母娘对日高邦彦的评语。她说的是真话？还是台面话？我无法判定。对于上了年纪的人，特别是女人，我总是读不出她们的真正想法。

据她说，筱田初美和日高邦彦是在两人工作的小广告公司认识的。我们这边也已经确认过，日高大概在那家公司待了两年。

交往中，日高转往出版社工作，不久两人就结婚了。很快的，他荣获新人奖，成为真正的作家。

“开始我家那口子也在担心，把初美交给一个常换工作的人，不知好还是不好。不过老天保佑，那孩子好像不曾为钱伤过脑筋。后来邦彦成了畅销作家，我们正高兴再也不用操心了，没想到初美却发生了那样的事……人死了就什么都完了。”

筱田弓江的眼睛显得有些湿润，不过她强忍泪水，没在我们面前哭出来。经过五年，她似乎比较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了。

“听说她是去买东西的途中发生了意外？”我不经意地问起事故发生的细节。

“嗯，事后邦彦告诉我，那天她打算做三明治当宵夜，却发现吐司没了，才出门去买。”

“我听说卡车司机一直坚持是初美小姐自己冲出来的。”

“好像是这样。不过，初美从来就不是那么毛躁的孩子。只是当晚视线不良，她又横越连斑马线都没有的道路，难免会有疏忽，我想她那时可能比较心急吧。”

“那时候他们夫妻的感情怎样？”

我的问题让筱田弓江显得有些意外。

“没有特别不好啊，这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不，我没特别的意思。只是出车祸的人很多都是因为有心事，想
着想着才会发生了意外，我在想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。”我试着自圆其
说。

“这样啊？不过就我所知，他们的感情真的很好。只是邦彦忙着工
作的时候，初美有时会觉得有点寂寞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我在想，这个“有点寂寞”会不会就是问题所在，不过我当场没讲
出来。

“意外发生之前，您和初美小姐常见面吗？”

“不，就算邦彦的工作有空档，他们也很少回来，通常都是打电话
来问候。”

“光就声音听来，您没察觉什么不对劲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初美的母亲点了点头，不过看她的表情，好像不懂为何警察要问
五年前的事。她不放心地问道：“邦彦被杀的事情和初美有关吗？”

“应该没关系吧，”我回答。我跟她解释，从事警察这行，凡是见
到跟案情有关的人都要一一调查，否则就会觉得不舒服，即使是过世
的人也一样。初美的母亲好像稍微了解，但又持保留的态度。

“您有没有听初美提过野野口修的事？”我触及问题的核心。

“我是有听说这个人在她家里进出，说是邦彦的儿时玩伴，想要成
为作家。”

“她还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呀，这已经很久了，我不太记得了，不过她不常提起这个人。”

那是当然，哪有人会和母亲谈论自己的外遇对象？

“我听说初美小姐的遗物几乎都放在这里，可否让我们看一下？”听我这么一说，初美的母亲果然露出疑惑的神情。

“虽说是遗物，不过里面没什么重要的东西。”

“什么都行，我们只是要彻底检查是否有和日高邦彦或嫌犯相关的物品。”

“就算你这么说……”

“譬如说她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？”

“没有那种东西。”

“相簿呢？”

“那就有。”

“可不可以借我们一看？”

“那里面全是邦彦和初美的照片。”

“没关系，有没有参考价值由我们自行判断。”

她一定觉得这个刑警讲的话真是奇怪，如果我能告诉她初美和野野口修可能有关系就好了，不过上级并未允许我这么做。

虽然一头雾水，初美的母亲还是进入房里，拿了相簿出来。虽说是相簿，却不是衬着硬皮、豪华漂亮的那种，只是贴着照片的几本薄册子，一起收放在盒子里。

我和牧村刑警一本一本地翻开着，照片里的女性确实和在野野口房里找出的照片主角是同一人。

大部分的照片都有标上日期，所以要在其中找出她和野野口修有交集的部分并不困难。我飞快地翻看，想要发现任何能暗示日高初美与野野口关系的证据。

终于，牧村刑警发现了一张照片，他默默地指给我看，我马上明白他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它。

我拜托筱田弓江暂时把相本借给我们，她虽然很讶异但还是答应了。

“初美还有留下什么遗物吗？”

“剩下的就是衣服，还有饰品、皮包之类的小东西。邦彦已经再婚了，这些还留在身边也不太好。”

“有没有书信？譬如说信纸或明信片什么的？”

“那种东西应该没有，不过我再仔细找找看好了。”

“那录影带呢？大约像录音带那样的大小？”

从日高理惠处得知，日高邦彦采访用的录影机是手提的V8。

“嗯，应该也没有吧。”

“那可否请你告诉我们初美生前和哪些人的感情比较好？”

“初美嘛……”

她好像一时也想不起来，结果她说了声“失陪一下”，再度进到房内，出来时手上已经拿了一本薄薄的册子。

“这是我们家的电话簿，里面有一、两个初美的好朋友。”

于是她从电话簿里挑出三个名字，其中两个是初美学生时代的朋友，另一个则是广告公司的同事。三人皆是女性，我们把她们的姓名以及联络住址全抄了下来。

我们马上针对这三名友人展开访谈。学生时代的两位朋友好像自日高初美结婚以来，就很少联络了。不过曾在同一家公司待过的长野静子，据说在初美发生意外的几天前，还跟她通过电话，足以证明俩人的感情不错。以下是长野静子的证词：

“我想初美一开始并不怎么在意日高先生，不过在日高先生强烈的攻势下，初美总算动了心。日高那个人在工作的时候比较强势，而初美则比较内敛，不太表达自己的情感。

当日高向她求婚的时候，她也曾犹豫过，不过后来好像被日高先生说服了。可是，她并没有后悔结婚，婚后看来十分幸福。只不过，日高成为作家后，她的生活型态似乎改变不少，所以她总显得有点疲倦。我很少听她抱怨日高。

意外发生之前吗？也没什么特别的事，我只是想听听她的声音，所以就打电话给她了。

她和平常没什么两样，谈话的细节我已经记不得了，大概是购物或聚餐之类的事吧。电话里讲的不都是这些？听到她发生意外，我简直吓呆了，眼泪都流不出来。从守灵到葬礼结束，我都在旁边帮忙。日高吗？像他那样的男人是不会在别人面前失态的，不过我看得出来

他非常落寞。自那之后已经过了五年，但感觉就好像昨天才刚发生一样。你说谁？野野口修？就是那个犯人吗？他有没有来参加葬礼？我不记得了，因为当时吊唁的宾客实在太多了。话说回来，刑警先生，你们为何还要调查初美的事，难道那跟案情有关吗？”

拜访日高初美的娘家后又过了两天，我和牧村刑警再度前往野野口修住的那家医院。

按照惯例，我们先找主治医生谈谈。

医生颇为苦恼，说手术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但病人本身好像缺乏手术意愿。野野口的说法是，他很清楚动手术对病情没多少帮助，既然如此，就让他多活一天算一天好了。

“有可能因为动手术而缩短他的寿命吗？”我向王治医生问道。

医生回答“这种事也不是毫无可能”。不过，他觉得动手术有一定的价值，值得赌一赌。

我把这些话放在心里，和牧村进入野野口的病房。野野口坐起上半身，正读着文库本书籍【注：文库本书籍一九二七年于日本推出，为携带方便（小开本）、廉价的单行本，至今仍深受读者喜爱。】他身体虽然很瘦，但脸色不差。

“好几天没见了，我正想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他的语气一如往常，不过一听声音就知道中气不足。

“我又找出一个问题来问你了。”

野野口修做出深受打击的表情：“又来了。没想到你是打不死的金刚，或者只要是刑警，全都是这副德性？”

我不理会他的讥讽，把带来的照片递到他的面前。不用多说，是那张夹在《广辞苑》里的日高初美的独照。

“这张照片是在你的屋里找到的。”

野野口修的表情瞬间僵住，呈现诡异的扭曲，看得出来他的呼吸紊乱而急促。

“然后呢？”他问。光讲这句话就教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

“你可不可说明一下，为什么你会有日高邦彦的前妻，也就是初美小姐的照片？而且好生收藏着？”

野野口修不看我，调头转向窗外。我凝视着他的侧脸，他仿佛正努力思索着什么，连我们都感受到了。

“就算我有初美的照片，那又怎样？这和这次的案件根本没有关系，不是吗？”他好不容易挤出这句话，依然将目光锁定在窗外。

“有没有关系请让我们来判断，老师您只要提供足以判断的材料就可以了，请老实一点。”

“我是打算老实地告诉你啊。”

“那就请你老实地解释一下这张照片吧。”

“根本没有什么，这种照片不代表任何意义。那好像是以前拍的，我一直忘记要把它交给日高，不小心就夹在《广辞苑》里当作书签使用了。”

“是什么时候拍的？这好像是哪里的休息站？”

“我忘了。偶尔我也会和他们夫妻俩一起去赏花或参观祭典什么的，大概是那时拍的吧。”

“你怎么只帮太太拍照？人家夫妻可是一对。”

“哪有每次都那么刚好？既然是在休息站，也有可能日高去上厕所了。”

“那么当时拍的其他照片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我连这是什么时候拍的都不记得了，哪有办法回答你这种问题。或许摆在相簿里，又或许早就丢掉了，总之我没印象。”野野口修已经开始语无伦次了。

我进一步取出两张照片放到他的面前，背景全是富士山。

“这照片你记得吧？”我敢肯定，在看到那两张照片时，他咽了口水。

“是从老师的相簿里找出来的，你不会连它们都不记得吧？”

“……是什么时候拍的呢？”

“这两张照片拍摄的地点完全一样，你还想不出是哪里吗？”

“想不出来。”

“富士川，讲正确点，是富士川休息站。刚刚日高初美的那张照片恐怕也是在那里拍的，她背后的阶梯告诉了我们。”

对于我说的话，野野口修一声不吭。

很多警员一看就指出，日高初美的那张照片是在富士川休息站拍的。根据这点，我们重新翻查了野野口修的相簿，结果发现了另外两张照片。在静冈县警的协助下，我们确认它们摄于富士川休息站的可能性非常的高。

“如果你想不起来是何时拍了初美的照片，那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这个富士山的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，这应该没有那么难吧？”

“很抱歉，这个我也忘了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有这样的照片放在相簿里。”

看来，他已经决定好，打算来个一问三不知。

“是吗？那我只好给你看最后一张照片了。”

我从上衣的内袋取出最后一张王牌，那是从日高初美的娘家借来的。在拜访筱田家时，牧村刑警发现了一张女子三人的合照。

“这张照片里有一件你非常熟悉的东西，你当然知道那是什么吧？”

我凝视野野口修观看照片时的表情，他总算稍微睁开了眼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。”说这句话时，他的声音显得干涩。

“是吗？你应该知道这三位女性中间的那位是日高初美吧？”

对于这个问题，野野口修未做出任何回应，意思就是默认了。

“那么关于初美小姐身上穿的那件围裙，你有没有印象？你不觉得那黄白交叉的格子很面熟吗？这和在老师屋里找出的那件一模一样。”

“是又怎样？”

“对于拥有日高初美的相片，随便你怎么掰都行，不过，你收着她的围裙，这又做何解释？就我们的看法，只能推测你俩有暧昧的关系。”

野野口修低声咒骂，之后又再度保持沉默。

“老师，可否请你告诉我们真相？你一直隐瞒下去，只会逼得我们不得不查。一旦我们有所行动，媒体就会闻风而来。现在他们还不知道，不过难保他们日后嗅到了什么，就此乱写一通。如果你能老实告诉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帮你想好因应的对策。”

老实说，我不晓得这番话能产生多大的效果，不过，看得出来野野口修开始动摇了。

“我只想明确地说一句，我和她之间的事和这次的案件没有关系。”

听到他这句话，我放心多了，至少跨近了一步。

“你是承认两人的关系啰？”

“那还称不上关系，只是一时的意乱情迷罢了，不论是她还是我，都很快就冷却了。”

“你们是从何时开始的？”

“我记不太清楚了，大概是我开始进出日高家之后的五、六个月吧。当时我得了感冒，一个人躺在房里，她偶尔会来看我，就是那样

发生的。”

“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？”

“两、三个月吧。我刚刚也说了，时间很短，全是发烧给惹的，我们两个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”

“不过，您后来还是继续和日高家保持来往。通常发生这种事后，一般人都会尽量回避的。”

“我们不是大吵大闹分手的。我们商量后觉得还是停止这样的关系会比较好。分开时就说好了，要像从前一样相处。话虽如此，我在日高家碰到她时，还是没办法完全保持冷静。事实上，我去的时候，她多半不在家，大概是故意避开的吧。这么说或许不太妥当，不过我想要是她发生意外过世的话，我迟早会和日高夫妇断绝来往的。”

野野口修淡淡地说道。刚刚那份惊慌失措已经不见了，我审视他的表情，估量这番话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。看起来不像在说谎，不过他这么冷静却又显得不太自然。

“除了围裙以外，在您住的房子里还找到了项链和旅游申请表，这两件也跟日高初美有关吗？”

他点头回答了我的问题：“我临时兴起想要两人一起去旅行，行程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就只差提出申请而已，不过还是没有成行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分手了。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”

“项链呢？”

“就像你先前猜测的，那是我打算送给她的，不过最后也是不了了之。”

“除此之外，你那边还有初美的遗物吗？”

野野口修想了一下后回答：“衣柜里挂着一条佩斯利花呢的领带，是她送给我的礼物。还有放在餐具架的梅森咖啡杯是她专用的，是我俩一起到店里去挑的。”

“那家店的店名是？”

“应该在银座，至于确切的地点和名字我不记得了。”

确定牧村刑警把上述的内容记下后，我向野野口修问道：“我想您至今依然忘不了日高初美吧？”

“没那回事，都已经过去了。”

“那么你为何还小心地收藏着她的遗物？”

“什么小心收藏？那是你个人的看法，我只是一直没有处理，让它摆着罢了。”

“连照片也是吗？夹在《广辞苑》里的照片，你也是没空处理、把它当做书签用了好几年？”

野野口修好像辞穷了，接下来他所说的话就是证明：“算了，你爱怎么想随便你，总之，那些和这次的事件无关。”

“或许你会嫌我罗唆，不过有没有关系由我们警方判断。”

最后我还有一件事想要确认，我问他：“对于日高初美因意外而死，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你问我有什么看法，这教我很难回答，我只能说我很悲伤，也很震惊。”

“若是这样，你应该很恨关川吧？”

“关川？谁是关川？”

“你不知道吗？他的全名叫做关川龙夫，你至少应该听过吧？”

“不知道，也没听过。”

既然他坚持这么说，我只好出示解答：“他是卡车司机，撞死初美的那个男的。”

野野口修显得点心虚：“是吗？……是这个名字啊？”

“你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，这代表着你没那么恨他吧？”

“我只是不记得他的名字而已，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恨不恨的，因为我再怎么恨他，初美也不可能活过来了。”

于是我把从日高理惠那儿听来的事说了出来：“因为你觉得她是自杀的，所以也不能够怪人家司机是吧？”

事实上，他只有说过“觉得那并非单纯的意外”，可是我却故意用上“自杀”两字。

野野口瞪大了眼睛：“你怎么会这么说？”

“因为我听说你曾向某人这么说过。”

他好像已经猜出那个某人是谁了。

“就算我真那么说过，那也只是一时心直口快。我随便讲的一句话都教你们拿来大作文章，真伤脑筋！”

“就算是心直口快好了，我们却对你凭什么这样讲感到有兴趣。”

“我忘了。今天若是有人要你对从前讲过的每一句话都做出解释，我想你也会觉得很困扰吧？”

“算了，这件事我们早晚还要再找你谈。”

虽然就这样离开了病房，不过我已经有了充分的把握，野野口修一定觉得日高初美是自杀的。

我们回到侦查总部后不久，就接到日高理惠的电话，她说行李已经从加拿大寄回来了。这其中好像也有日高邦彦采访用的带子，于是我们火速前往。

“行李中的带子全在这里了。”日高理惠一面说，一面把七支V8录影带排在桌上，全是长度一小时的录影用卡带。

我将它们拿起二观看，外盒上只有一至七的编号，并没写上标题，对日高邦彦本人而言，这样的标注就足够了吧？

你看过内容了吗？我问，结果日高理惠回答“没有”。

“我总觉得怪怪的。”这是她的说法，不过应该是这样吧。

我拜托她将带子借给我们，她答应了。

“对了，事实上还有一样东西，我觉得应该让你们看看。”

“是什么呢？”

“就是这个。”日高理惠拿出便当盒大小的方形纸箱放到桌上。

“它和外子的衣服放在一起，印象中我不曾见过这个，应该是外子放进去的。”

我说了声“让我看看”，便接过箱子，打开箱盖。里面用透明袋子装了一把小刀，刀柄是塑胶制的，刀长约二十英寸。我连同外袋一起拿起，感觉还蛮沉的。

我问日高理惠这是什么刀子，然而她摇了摇头：“就是因为不知道，所以才请你们看的。我从来没有见过，也不曾听外子提起。”

我透过外袋审视刀子的表面，看来不像是全新的。

我又问“日高邦彦有登山的习惯吗？”她的回答是：“就我所知没有。”

于是我连刀子也一起带回了侦查总部。

回到总部，我们赶紧分工查看录影带的内容，我负责看的那卷讲的是京都传统工艺，特别是西阵织【注：西阵织为昔日日本贵族和上流社会使用之高级织物，以色彩鲜艳、手工精致为特色，现仍被视为京都手工艺的极致表现。】的部分。影片记录了织工以传统古法织布，还有他们每日的生活作息。背后偶尔会穿插说话的声音，那应该是日高邦彦本人的解说吧？一小时的带子大概只用了八成，剩下的部分全部空白。

我问过其他的侦查人员，他们说另外的带子也是同样的情形，我们只能界定这些是单纯为采访而拍的。后来我们干脆互相交换带子，以快转的方式再度浏览一遍，不过得到的结论仍是一样。

为何野野口修会向日高理惠询问录影带的事呢？难道不是因为里面拍的东西对他而言有特殊意义吗？可是，我们看完了七卷带子，却找不到任何与野野口修有关的地方。

没想到竟然一无所获，我不免有些气馁。不过就在此时，从监识科传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。我拜托监识科针对那把刀子做出详细的调查。

以下我大略讲一下监识报告的内容：

“从刀刃部分有若干磨损的痕迹看来，应该已用过很多次，不过上面不曾沾染血迹。刀柄部分有多枚指纹，经由比对的结果，证实全是野野口修的。”

这当然是值得重视的线索，不过我们想不出来这该做何解释。为何日高邦彦要把印有野野口修指纹的刀子当作宝贝般地收藏起来？还有，为何他连自己的妻子日高理惠也瞒在鼓里？

有人提议干脆去问野野口本人算了，不过被上级驳回了。所有侦查小组的人员都有预感，那把刀子将是让野野口托出全盘真相的决定性王牌。

隔天，日高理惠再度联络上我们，她说她找到了另一卷录影带。

我们急忙前往取回那支带子。

“请看这个。”她首先拿出的是一本书，是之前她送我的《萤火虫》单行本。

“这本书怎么了？”

“你打开书皮看看。”

告白之章 野野口修的笔记

下一次加贺刑警再来的时候，会不会已经知道所有的答案？

这几天我躺在病床上，一直想着这件事。依他先前的工作进度，我很难不做出这样的联想。事实上，他正精准地、以惊人的速度接近真相，我好像随时都听到他的脚步声在我耳边响起。尤其是当我和日高初美的关系被拆穿时，我就有了某个程度的觉悟。恐怕瞒不下去了，我突然想放弃，他的敏锐让我觉得恐怖。或许我这么讲有点奇怪，不过他辞掉教职选择这份工作是正确的。

加贺刑警带了两件证物出现在病房，一把刀子和一卷录影带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听说那卷带子藏在被挖空的《萤火虫》小说里。我心想，这真像是日高会搞的把戏，也只有他会这么故意。如果他不是将它摆在《萤火虫》里，而是摆在其他书本的话，相信即使是加贺刑警，也不会这么简单就发现事情的真相。

“请你解释一下这卷带子的内容，如果你想再看一遍的话，我们会向医院借来录影机和电视。”

加贺刑警只是轻描淡写地讲了几句，不过光这几句话就足以让我说出真相了。因为要说明那卷录影带的内容，非讲出所有的实情不可。那里面纪录的，是非常诡奇的东西。

即使如此，我依然试图做无谓的挣扎，打算拒绝回答所有的问题。不过，我很快就了解到这样做几乎没有意义。加贺刑警仿佛早已料到我会使出沉默以对的招数，加贺刑警自顾自地陈述起自己的推理。真是教人惊讶，略除细节的部分不谈，他的推理几乎与现实一模一样，他甚至还说：“以上的这番话，就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而言，只能算是想像。不过，我们打算就用这个当作这次犯案的动机并就此结案。

老师您之前也曾说过，动机怎样都无所谓，随便警方爱怎么写就怎么写，我现在就回答你，刚刚讲的那些就算是你的动机了。”

没错，我之前确实跟他讲过那样的话。我不是开玩笑，是认真的，与其要我讲出杀害日高邦彦的真正理由，倒不如采用别人编造的适当说法。

当时我作梦也想不到，竟然会让加贺刑警找出真正的理由，所以，要如何处理今天的这个局面，我压根儿就没想过。

“看来是我输了。”我强作镇定，努力保持和缓的语调。加贺刑警应该也看出来了吧？那只是虚张声势。

“你可以说了吗？”加贺刑警问。

“好像不说也不行了。就算我什么都不说，你也会把刚刚讲的话当作事实，呈报给法庭吧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若是这样，请你尽量确保内容的真实性，这样我也比较释怀。”

“我自行推理总会有不正确的地方。”

“不，几乎没有，真了不起！不过，要补充的地方倒有几个，此外还牵涉到名誉的问题。”

“事关老师的名誉吗？”

“不，”我拼命地摇头，“是日高初美的名誉。”

好像懂了似地，加贺刑警点了点头，接着他向同行的刑警示意，要他开始准备记录。

“请等一下！”我说，“我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回答吗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个故事有点长，有些部分我得在脑中先整理一下，如果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难免有未能尽实表达的遗憾。”

“起诉书写好后，我们一定会让你过目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不过我也有我的坚持，我希望自白的时候，能用我自己的话来陈述。”

加贺刑警沉默了数秒后说道：“你想亲手写自白书？”

“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这么做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这样我们也比较轻松，你需要多久时间？”

“一整天就可以了。”

加贺刑警看了下手表，说道：“明天傍晚我们再来。”接着就起身走了。

这就是我写这份自白书的原委。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，以提供他人阅读为目的所写的长篇文章吧？也就是说，这将是我最后的作品。思及至此，我告诉自己，一点都不可马虎，不过遗憾的是，我并没有充裕的时间去讲究词汇的修饰。

就像我一再跟加贺刑警说的，我和日高邦彦再度相逢于七年前。当时日高已经成为正式作家，距离他获得某出版社的新人奖也已经过了两年。他出版了以得奖作品为主轴，结合其他短篇作品的单行本，另外还写了三部长篇小说。“令人期待的后起新秀”——我记得当时人

家是这么评价他的，不过，每当有出道不久的作家出书，出版社总是如此歌颂……

因为我们是童年故友，所以打从他出道以来，我就一直留意他的事。我一边觉得他很厉害，一边嫉妒着他，这点我不否认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当时的我也以写作为终生职志。

事实上，我和日高从小就不断谈论这样的梦想。我们两个都喜欢阅读，如果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书，就会互相告诉对方，彼此交换欣赏。是他告诉我“福尔摩斯”和“鲁邦三世”的趣味，而我则推荐儒勒·凡尔纳给他。

日高常说：“像这样有趣的书，我也想写看看！”“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作家。”这种话他就是能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。虽然我不像他，总是理直气壮地大声嚷嚷，但却也说过那是我憧憬的职业。

这种情况之下，被他超越的我多少有点嫉妒，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吧？相较于他的成功，我连作家的边都还沾不到。

不过，毕竟他是我的旧识，会想要帮他加油是无庸置疑的。况且，对我本身而言，这也许是个机会？透过日高，说不定我能认识几个出版社的人。

有了这样的打算，我真的恨不得马上就见他，不过，我料想到，就刚成名的他而言，即使是童年挚友的鼓励也只是锦上添花，徒增腻烦感而已。所以我打算好好读过他的作品后，再去向他庆贺。

而在他的刺激下，我也总算开始认真创作。学生时代，我曾和几个朋友编过类似小报的东西，打那时开始，我就已经在写小说了。

我从多年酝酿的几个题材中选出一个有关烟火师傅的故事，开始写作。我老家隔壁住了一名烟火制造师傅，小学五、六年级的时候，

我曾多次到他的工作室去玩，当时他大概七十几岁吧。听那位老伯讲有关烟火的事非常有趣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于是我想，如果把老伯讲的故事铺陈开来，不就是一本小说了吗？平凡的男子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，投身于烟火的制作……思及这样的情节，我开始着手写作。《圆火》，是我为这部作品取的名字。

就这样经过了两年，我终于下定决心写信给日高。信里我告诉他，我已经读过他出道以来的所有作品，希望他多努力。我为他加油，同时也表明了希望能够见上一面。

没想到，很快就有回信了。不，说回信好像奇怪了点，事实上，是日高打电话到我家里，我在信里也把自己的电话写了上去。

他十分念旧，仔细一想，打从国中毕业之后，我们就没好好聊过。

“我听我妈说，你成了野野口老师了？有份安定的工作真好，我到现在都还过着既没薪水又没奖金的日子，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呢！”他说完后，似无心机地笑了。他之所以这么说，当然是因为潜意识的优越感作祟，不过我并没有不愉快的感觉。

我们在电话里讲好下次见面的事，先到新宿的咖啡厅碰头，再去后面的中华餐馆用餐。当天我就穿着刚从学校下班回来的西装，而他则穿着夹克、牛仔裤。

“原来这就是自由业者的打扮啊！”记得当时我有很特别的感触。

我们谈起过往，并聊起共同朋友的近况，之后话题就一直绕着日高的小说打转。在得知我真的读过他的所有作品后，日高显得非常惊讶。据他所说，就连跟他合作的编辑，也有半数以上连他的一本书都没读过，这真教我意外。

大部分的时候，他都很开心也很多话，不过，当我提到书籍的销售成绩时，他的表情却显得有些阴郁。

“光拿到杂志的新人奖，书是卖不好的，因为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它。同样是得奖，如果是著名奖项的话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”

我心想，就算已经实践梦想，成为真正的作家，还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苦啊。

后来我仔细一想，或许当时日高已在写作的路上碰到了瓶颈，意即所谓的低潮，而他迟迟找不到克服的方法？当然，那时我并不知道这种情况。

我告诉他，事实上自己也正写着小说，梦想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作家，我连这点都向他坦白了。

“有没有完成的作品？”他问我。

“不，说来惭愧，我还在写第一本书，应该不久就可完成了。”

“那等你写好了再拿过来，我看一看，如果不错的话，就把你介绍给认识的编辑。”

“真的吗？听你这么说，我写起来就更来劲了。我一点人脉都没有，还想说要去参加哪家的新人大奖呢！”

“我劝你还是别大费周章地去参加什么新人奖，那个靠的全是运气，如果一开始不合筛选者的胃口，初选阶段就会被刷下来，即使再好的作品也一样。”

“这我倒是听过。”

“是吧？还是直接找编辑比较省事。”日高自信满满地说道。

“作品完成后，我会马上联络你。”之后我们就分手了。

有了具体的目标后，我写作的决心也不一样了。原本拖拖拉拉写了一年多才写到一半的故事，却在和日高见面后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。用稿纸来算，是好几百页的中篇小说。

我和日高联络，跟他说书已经写好，请他帮忙看。他要我把书快递到他家，于是我影印了一份，将它寄了出去。剩下来的就是静候他的回覆了，从那天起，我连在学校都无心工作。

不过，日高迟迟未和我联络，我心想他应该很忙，没打算马上打电话催他。不过，在我脑海的一角不禁揣测着，他会不会觉得那部作品很糟，而不知该怎么回答我？这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心里日益膨胀。

寄出稿子后已过了一个多月，我终于鼓起勇气打电话给他，他的回覆教我好生失望，他说他连看都还没看。

“不好意思！最近正在处理一件很棘手的工作，所以抽不出时间。”听到他这么说，我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

“没关系，反正我不急，你就先把你的事处理好吧。”我反倒鼓励起他来了。

“抱歉！那本书刚寄来的时候，我就马上看了，不过只翻了开头的部分，好像是讲烟火师傅的故事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写的是住在神社隔壁的那个老爷爷吧？”

日高似乎还记得那位烟火老师傅，我回答：“是的。”

“我觉得好怀念喔，想说要赶快把它读完，不过却没有办法。”

“你手头这份工作要忙到什么时候？”

“我想大概还要一个月吧？不管怎样，我读完了会马上和你联络。”

“嗯，拜托你了。”

我挂了电话，心想写书这份工作果然很辛苦。那时，我对日高根本毫无戒心。

之后又过了一个月，他依然没有半点消息。虽然我知道逼得太紧会造成对方的困扰，不过我迫不及待地想听到他对作品的感想，还是忍不住拨了电话。

“抱歉！我还没看完。”他的回答又再次令我感到失望，“这次的工作拖得比较久，你可不可以再等一下下？”

“那是无所谓啦……”说老实话，要我再等下去是一种折磨，于是我说，“如果你很忙的话，可不可以介绍别人帮我看一下？譬如说编辑什么的？”

听我这么一说，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十分严峻：“那可不行！我不想在连内容都不了解的情况下，就硬把书塞给忙得要死的编辑。他们每天都有一大堆不成熟的稿子要处理，就算要介绍给人家好了，我也希望自己能先看过。如果你信不过我，我现在就可以把稿子退回给你。”

他这一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。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你很辛苦，想说有其他人可以帮忙就好了。”

“遗憾的是，这世上没有人会认真去读业余作家的小说。放心好了，我会负责把它读完的，我答应你。”

“是吗？那就拜托你了。”我说完后就挂上电话。

然而，不出所料，过了两个礼拜，他依然没有回覆。我抱着可能惹恼他的觉悟，再次打了电话过去。

“我正想打电话给你呢。”不知为什么，他的口气显得有些冷淡，让我有点担心。

“你看完了吗？”

“嗯，刚刚看完。”

那你为何不马上打电话给我？我强忍住想要质问的冲动。

“你觉得怎样？”我试着询问他对作品的感想。

“嗯，这个嘛……”他停顿了数秒后说道，“在电话里说不清楚，怎样？你要不要过来一趟？我们好好谈谈。”

他的话让我困惑，我只是想知道作品有不有趣而已，真是急惊风遇到慢郎中。不过，他会特地把我叫去他家，说有事要跟我详谈，可见他已认真把书读过一遍了。

“我一定会去打扰的。”我有点紧张地答应了。

就这样，我上他家登门造访。那时我压根没有想到，这次的拜访会对我往后的人生产生多大的影响。

那时，他才刚买了现在这个家。虽然他对外宣称房子是靠他上班时存下的积蓄买的，不过想必他父亲留下的遗产也有颇大的贡献吧。听说日高的父亲是在两年前过世的。还好他后来成了畅销作家，否则这样的豪宅似乎与他不太相称呢。

我带了威士忌当作礼物，来到他住的地方。

日高以教练之姿迎接我，站在他身旁的就是初美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或许那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。看到初美的瞬间，我心中就起了某种感应，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当然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所以讲正确一点，应该说是注定相遇的两人终于在某个时间点交会了。我一直盯着她的脸庞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不过，日高好像并未留意我的失神，他叫初美去泡咖啡，然后就领着我进入工作室里。

我本以为他会马上谈论有关作品的事，不过他迟迟未进入主题。他谈起最近发生的社会案件，一味询问我教师工作的情形，就连初美送来咖啡之后，他还继续扯着不相干的话题。

终于我忍不住问了：“对了，我那本小说怎样？如果不好的话，希望你能老实告诉我。”

他总算收起嘻皮笑脸，告诉我他的想法：“我觉得不错，不过题目定得不是很恰当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不是很坏，但也没有很好，是吗？”

“嗯，老实讲，是这样没错，我感觉不出有任何吸引读者的特点。打个比方说好了，就好像材料不错，但烹调的方法错了。”

“具体来说，到底哪里不好？”

“嗯，应该是人物缺乏魅力吧？不过这应该归咎于故事太复杂了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整体的格局太小了？”

“好像是吧。”接着他继续说道，“不过就一个业余作家而言，这样算是很不错的了。文笔还说的过去，起承转合也有了，就是缺乏专业作品的魅力，如果只是故事好看的话，是无法成为商品的。”

虽然我早有心理准备，但听到这样的评价还是觉得失望。如果有明显的缺点，将它修正过来也就算了，可是“好看却缺乏魅力”的评语，教我无从改起。换个说法，那就是“天生缺乏才能”的意思。

“那我保留这个题目，换个方式来写会比较好吧？”我并不气馁，试着谈论今后的写作方针。

然而，日高摇了摇头：“一直执著在一个题目上不好，你就忘了那个烟火师傅吧。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恐怕难有进步，我劝你还是写个完全不同的故事。”

他的建议听来还蛮有道理的。

于是我问他，如果写好了其他故事，可不可以请他再帮我看？他回答非常乐意。

之后，我就马上着手下一部作品。然而，实际上进行得并不顺利。我的第一本书是在心无旁骛的情况下写的，可是写第二本的时候，我变得特别吹毛求疵，有时光是斟酌一个词语用法，也会让我坐在书桌前耗上一个小时。这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开始意识到读者的存在。最初的作品并不是以供人阅读为目的而写的，可是这次的作品却有了日高这么一位读者。对于这件事，我好像神经质了一点。后来我也体会到，太在意读者不是一件好事，或许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差别？

第二本书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难产了，不过在此期间我经常到日高家去拜访。我们既是童年故友，又曾玩在一块儿，所以友情恢复是很自然的事。对我而言，能够了解现役作家的生活是一件非常有趣的

事，而对日高来说，也能藉此增加和外界接触的机会吧。因为有一次他曾不小心泄漏，自从成为作家以后，和人群就日渐疏远了。

不过，我去日高家还有别有私心，这点我必须坦白。我期待看到日高初美，每次我去她家的时候，她总是笑脸迎人的。比起浓妆艳抹，我觉得她穿家居服的样子更加好看，她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。当然，她精心打扮的样子，我未曾见过，说不定她会摇身一变成为令人屏息的妖艳女郎，这样就会和日高比较速配吧？不过，在我心里她永远是宜室宜家的美女。

有一次，我没事先联络就登门造访，藉口说正好来到附近，事实上，我是不自觉地想看看她的笑容。那天日高恰巧出门去了，我也只好寒喧一下就打道回府，因为我名义上要拜访的人是日高，不是她。

但幸运的是，初美挽留了我。她说刚烤了蛋糕，要我尝尝。我虽然嘴里喊着告退，却一点也不想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于是厚着脸皮就进去了。

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真是无比串福的时光。我的心情非常亢奋，开始胡言乱语，而她并未露出嫌恶的表情，反倒像少女般地轻声娇笑，教我欣喜若狂。我想当时我的脸一定很红，告辞后冷风拂面的清新感受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

后来，我依然假借讨论创作的名义，频繁进出日高家，只为一睹初美灿烂的笑容。日高似乎什么都没发现，事实上，他和我见面也有他自己的考量，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。

终于，我的第二本书完成了。我赶紧让日高过目，并询问他的感想，遗憾的是，这本书依然没有得到好的回应。

“感觉上是一本很普通的恋爱小说。”——这是日高的感想——“少年迷恋年长女性的故事，市面上随便找就有一堆，应该加入一点新意

才是。还有女主角的部分也处理得不好，缺乏真实感，看来好像是自己虚构出来的。”

真是残酷的批评！我大受打击，特别是最后几句话最教我受伤，因为日高评为“缺乏真实感”的女主角，是以初美为原型写成的。

“我是不是缺乏成为专业作家的实力？”我问日高。

他想了一下，回答我：“反正你有固定的职业，没必要那么心急吧？我觉得你就抱着何时出书都可以的心态，把它当作兴趣去写会比较好。”

这些话发挥不了安慰的作用。曾经，我自我陶醉地以为好歹都写到第二本了，应该算有个成绩了吧。自己到底是哪里不足？我真的非常懊恼。“打起精神来！”这个时候，就连初美温柔的鼓励也起不了作用了。

大概是深受打击，加上长期睡眠不足的结果吧？在那之后，我的身体每下愈况。感冒迟迟未愈，终至缠绵病。此时，我深切体会单身生活的辛苦，一个人缩在冰冷的被窝里，悲惨的感觉几乎把我给淹没了。

这时，喜出望外地，幸运从天而降。这我也跟加贺刑警说过了，没错，初美到我家探病来了。当我透过门孔看到她的时候，还一度以为是发烧让我神智不清了。

“我听我先生说，你得了感冒没有去学校上班。”她这么说道。前天日高打电话来的时候，我确实跟他提起自己正卧病在床。

初美无视于我的感激和惊讶，到厨房去帮我做饭，甚至连材料都买好了。我的脑袋晕沉沉的，当然那是因为感冒的关系。

初美做的蔬菜汤非常特别，不，老实说，当时我根本尝不出味道。可是，只要一想到她是为我而来，甚至为我做饭，我就感到无比幸福。

由于这场病的缘故，我向学校请了一个礼拜的假。身体瘦弱的我，只要一生病就很不容易好，这从以前就一直困扰着我，不过，只有这一次，我必须感谢这种体质，因为这期间初美竟然来看了我三次。她第三次来的时候，我问她是不是日高要她来的。

“我没跟他说我要来。”这是她的回答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……”她并没有接着说下去，反倒要求我，“你可不可以也别跟他提起？”

“我是无所谓啦。”虽然我很想知道她的想法，却没有追问下去。

痊愈后，我心想一定得向她道谢才行，于是我决定请她吃饭，因为送礼物的话，难保不被日高发现。

初美显得有点犹豫，不过她还是答应了我。她说，过两天日高正好要到外地采访，我们就约那时候好了。我没有异议。

我们一起去六本木的怀石料理餐厅，那天晚上她住在我家。

关于我俩的关系，我曾跟加贺刑警说过“只是一时的意乱情迷”，我想在此提出更正，我们是发自内心地爱着对方。对她，我一点轻薄之心都没有。第一次见到她时，我就明白，她是我命中注定要碰到的人，而我俩认真地谈起感情可说是从那个夜晚萌芽的吧？

不过，一阵浓情蜜意后，我从初美那里听到令人惊讶的消息，是有关日高的事。

“我先生好像在骗你。”她悲伤地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阻碍你成为真正的作家，想让你放弃作家的道路。”

“那是因为我的小说很无趣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这样，我觉得正好相反，因为你写的作品比他的有趣，所以他才会嫉妒。”

“怎么会？”

“我一开始也没有这么想，不，应该说不愿意这么想。不过，除此之外，我实在找不到其他理由解释来他的怪异行为。”

“怎么说呢？”

“我记得你把第一本作品寄给他的时候，一开始他并不打算花很多精神去读。他曾经说过，帮业余作家看不入流的东西，连自己的品味也会跟着降低，他甚至还说，随便翻一下能交代过去就算了。”

“耶？是这样吗？”这和日高本人的说法倒是大相迳庭，我一边这么想着，一边催促她说下去。

“不过，等他开始读了之后，他就整个人沉迷其中。他的个性我很清楚，没耐性的他，只要稍觉无趣，就会二话不说地把东西丢到一旁，因此他会那么认真读你的小说，只能说是被你所描写的世界给吸引了。”

“但是，他说过那部作品没资格成为专业的小说。”

“所以我才会察觉他的企图。之前你打了好几次电话过来，他都跟你说还没有看，那是骗人的。我想他是没想到应付你的方法吧？而他最后得到的结论必定是故意贬低你的作品，让你断了成为作家的念头。他明明这么认真地阅读你的作品，却说不有趣，我听到后就一直觉得很奇怪。”

“他认真阅读我的作品，是因为我们是从小认识的好朋友嘛！”我无法相信她所说的话，如此辩称。不过，她很坚决地否认说：“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他那个人除了自己以外，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。”

听她的口气如此肯定，我不得不感到疑惑。真没想到，她是这么看待恋爱一场才结为连理的丈夫。

不过，仔细一想，要不是她对现在的丈夫产生幻灭，哪有我趁虚而入的份？想到这里，我的心情有些复杂。

初美还告诉我，最近日高的创作遇到了瓶颈，显得十分焦急，他完全想不出该写些什么，几乎丧失自信。或许就是因为这样，看到业余的我接连写出新的作品，他才会感到嫉妒，她说：“总之，野野口先生，你最好不要去找我先生商量写作的事，你应该找个更有心帮你的人才是。”

“不过，如果日高真的不想让我出道的话，他直接叫我死心不就好了，干嘛还帮我看第二本小说……”

“你不了解他，他之所以不跟你明说，是为了阻止你去找别人商量。他让你抱着希望，好藉此牵绊住你。事实上，说要帮你介绍出版社什么的，根本没那回事。”初美以不同于以往的激烈语气说道。

无论如何我都无法相信日高的心里会藏着这样的恶意，不过，我也不认为初美是在胡说八道。

“总之，再观察一阵子好了。”我说。看到我这样的态度，初美显得有点担心。

不过，之后我到日高家的次数减少了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我之所以这样做，倒不是防着日高，实际上我是害怕在他面前跟初美碰面。我不敢保证，和她见面的时候，我能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日高是个观察敏锐的人，一旦他发现我看初美的眼神不对，肯定会察觉出什么。

话虽如此，要我好几天不跟她见面，却是难如登天。不过，在外面幽会实在太危险了，我们偷偷商量的结果，决定由初美到我家来。我想加贺刑警应该知道，我住的公寓很少有人来，左邻右舍几乎没看过有人从我家里出入。而且，就算真的被看到了，在无人知道她是谁的情况下，也就不用担心会有奇怪的谣言传出。

初美算好日高出門的时间后，就到我这儿。虽然她不曾在这里过夜，却好几次煮了饭，陪我共进晚餐。那时她总是穿上她最喜欢的围裙，是的，就是警方发现的那件。看着她穿着围裙站在我的厨房里，感觉上就好像新婚夫妇一样。

然而，相聚的时候有多快乐，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痛苦。每到她非回去不可的时候，我们两个总是相对无言，幽怨地盯着时钟的指针。

“就算只有一、两天也无所谓，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话，那该有多好。”我们经常这样讲。虽然明知不可能，却不由自主地做着这样的梦。

终于，有一天，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了。日高因为工作要到美国出差一个礼拜，就他和编辑两个人去，初美留下来看家。

我心想，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。初美和我兴奋地讨论，如果真的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要做些什么，于是我们决定去冲绳旅行。我已经

找好旅行社，甚至连订金都付了，就算只有几天也无所谓，能够像夫妻一样地相处，对我们而言，就像是神话一样。

不过，满心的期待到头来却只是一场空。如您所知，我们的冲绳之旅并没有实现。日高的美国之行临时取消了，原本好像是为了某杂志的企划，却在临行前计划喊停，详细的情形我不是很清楚。日高似乎很失望，不过相较于我们，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。

一场美梦活生生地被打碎了，然而我想跟初美在一起的欲望却更甚以往。即使才刚见面，却在分手后的下一秒又希望能马上见到她。

可是，她来找我的次数却从那时起明显减少了。我得知理由后，整个脸都发白了，初美说，日高可能已经发现我俩的关系。接着，她更进一步讲出我最害怕的那句话。她说：“我们分手吧！要是让他知道我们的关系，他一定会报复，我不想让你惹上麻烦。”

“我没有关系，只是……”

只是我不能让她跟着受苦。按照日高的个性，他是不可能轻易签下离婚协议书的。话虽如此，我却无法想像要和初美分手的情况。

在那之后，我不知烦恼了几天。我把教书的工作抛在一边，苦苦寻思解套的方法，终于我决定了。

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不，既然加贺刑警已经完全猜到，我根本没必要再次多做强调——我决定把日高杀了。

我写得这么干脆，或许会让人觉得奇怪。不过，老实说，我没犹豫多久就做出了这样的结论。坦白讲，在这之前，我就一直期盼日高能够死去。我不容许日高把我心爱的初美当作是自己的财产。人真是自私的动物啊！明明是我抢夺他的妻子，却还有这样的想法。不管怎

样，为了这个原因，我不敢说我没有用自己的双手结束他生命的念头。

当然，对于我的提议，初美坚决反对。她甚至流着眼泪，要我不要犯下这么严重的罪行。然而，她的眼泪却教我更加疯狂，我激动地表示，除了杀死日高以外，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

“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，这全是我个人的行为。就算我失败了，甚至被警察抓去，我也绝对不会连累你的。”我这样跟她说。你大可指责我，骂我被爱冲昏了头，我无话可说。

或许知道我心意已决，又或许了解除非这样，否则我们无法在一起，初美终于下了决心，甚至说要帮忙。我不想让她遭逢任何危险，不过她非常坚持，不肯让我独自一人冒险。

就这样，我们计划着如何杀死日高。虽说计划，却不怎么复杂，我们打算把它做成强盗入侵的样子。

然后，十二月十三日那天来了。

深夜，我闯入日高家的院子，当时我穿的服装，加贺刑警已经知道了。是的，黑色的裤子配上黑色的夹克。我原本应该蒙面的，如果这么做，之后的情势将完全逆转。不过，那时我并没想到要把脸遮起来。

日高工作室的灯熄灭了，我小心翼翼地触摸着窗沿，窗户没有上锁，毫不费力地就打开了，我屏住呼吸爬进屋内。

房间一隅的沙发上，日高正躺在那里。他面朝上，闭着眼睛，发出均匀的呼吸声。

隔天他有一件工作要交，所以今晚得一整夜都窝在工作室里。这点我已经跟初美确认过了，这也是我们选择今夜下手的原因。

在此，我有必要说明日高为何放着工作不做，却跑去睡觉。因为初美在消夜里动了手脚，她放了安眠药。日高平常就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，所以就算解剖时被验出来，也不用担心有人起疑。看到日高的样子，我确信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着——他工作途中突然睡魔来袭，所以躺在沙发休息，初美确认他已经睡着后，就把房间的灯关掉，帮我把窗户的锁打开。

说老实话，我个人比较偏好勒毙的方式。用刀子戳刺，光想就觉得恐怖。不过，要假装成强盗入侵，用刀子当武器会比较有说服力，打算闯入民宅的匪徒一定会带着比较像样的凶器。

要刺哪里才能迅速结束他的性命呢？我没把握，心想还是刺胸好了。这时，为了握紧刀柄，我脱下一直戴着的手套，想说待会儿再把指纹擦掉就行了。于是，我两手紧握着刀柄，将它高举到头顶。

就在此刻，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。

日高睁开了眼睛。

我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就这么举着刀子，一动也不动，连声音都发不出来。

相对于我的愕然，日高的动作倒是十分敏捷。等我回过神来，他已经制服了我，刀子也离开我的手上。我不由得想起，从以前开始，他的运动细胞就一直很好。

“你想干嘛？为何要杀我？”日高问道。当然我无法回答他。

于是他大声叫唤初美，不久，脸色铁青的初美进入屋内。从日高的声音里，她当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打电话给警察，说是杀人未遂！”日高说道。

不过，初美没有动作。

“怎么了？赶快打电话啊！别慢吞吞的！”

“这……这个人可是野野口啊。”

“我知道，不过，这不构成饶恕他的理由，这个男的竟然想杀我。”

“说老实话，我……”

初美想说自己也是共犯，下过，日高却阻止她说下去：“你别说废话！”

听他这么说，我就知道了。日高发现了我俩的计划，于是他假装睡着，等我来自投罗网。

“喂，野野口！”日高按住我的头，一边说道，“你听过防范窃盗条例吗？里面记载着关于正当防卫的事。如果有人怀着不法意图侵入你家，就算你把他杀了也不会被问罪。你不觉得现在就是那种状况吗？就算我现在把你杀掉，也没有人会说第二句话。”

他那冷酷的语气让我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。我不认为他真的会动手杀我，却可以预见他会给我不亚于此的折磨。

“不过，这样做就太便宜你了，我也不会感到痛快……看来只好把你送去派出所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看了初美一眼，阴险地笑了笑，接

着又把锐利的目光移回我身上，“这样对我也没什么好处，不管我有多正当的理由可以杀你，把你送进监狱，对我的人生也没啥作用。”

我搞不清楚他到底想说什么，只是觉得心里发毛。

终于，他松手放开了我，拿起一旁的毛巾，包住掉落的刀子，将它捡了起来。

“恭喜！今天就先放了你，你赶快从窗户逃吧。”

我惊讶地看着日高，他正微微地笑着。

“干嘛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？趁我还没改变心意之前，你赶快出去。”

“你有什么打算？”我控制不住颤抖的声音。

“现在让你知道就不好玩了。好了，你赶快出去吧。只是……”他让我看他手上的刀子，“这个我要当作证据留着。”

我心想，那把刀子真的可以当作证据吗？虽然那上面有我的指纹。

大概是看出我的想法，日高说了：“别忘了，证据不只这个，还有一样教你怎么都抵赖不了的东西，下次也让你瞧瞧。”

那到底是什么呢？当场我实在想不出来。我望向初美，她的脸色一片惨白，只有眼眶红了。人类竟然会有如此的悲容，我从来没有见过，不，之后也没再见过。

在完全摸不清日高有何打算的情况下，我踏上了归途。就此消失好了，同样的念头我不知兴起多少次。不过，我终究没这么做，因为我心里挂念着初美。

那件事发生之后，我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。我不认为日高不会报复，只是不知以何种形式呈现，教我一直害怕着。

当然我没再到日高家去，也没跟初美见面，我们只通过几通电话。

“那天晚上的事，他提都不提，好像已经全忘了。”她这么说道。不过，日高怎么可能忘记？他的安静沉默，反倒让我觉得更加诡异。

他真正的报复要等几个月后才实现，我在书店知道了这件事。加贺刑警应该已经猜到了，没错！日高的新作《死火》出版了，那是由我的第一本小说《圆火》改写而成的。

我想，自己肯定在做噩梦。我怎样都无法相信，不，应该说不愿相信。

仔细一想，或许这就是最好的报复。一心想成为作家的我，痛苦的心就仿佛被撕裂一般，也只有日高想得出这么残忍的方法。

对作家而言，作品就好像是自己的分身，说得简单一点，那就像是自己的小孩。而作家爱着自己的创作，就好像父母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。

我的作品被日高偷走了。一旦他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后，在人们的记忆里，《死火》将永远是日高邦彦的作品，文学史上也会这么记载。只有我出声抗议才能阻止这种情形，不过，日高早已预见，我绝对不会这么做。

没错，即使受到这样的对待，我也只能忍气吞声。若我向日高抗议，他必定会用这句话堵我吧？

“如果你不想坐牢的话就闭嘴。”

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想揭发作品被窃的事，就得觉悟自己潜入日高家、想要杀害他的事也会跟着曝光。

有好几次，我想跟警方自首，顺便告诉他们《死火》抄袭我的《圆火》。实际上，我甚至已经拿起话筒，想打电话给当地的警察。

不过，我还是放弃了。当然，我害怕以杀人未遂的罪嫌被逮捕，但更教我害怕的是，初美会被当成共犯牵扯进来。日本的警察都很优秀，就算我坚持全是我一人所为，他们也会追根究柢找出证据。没有她的帮忙，事情怎能顺利进行？不，在这之前，日高就不会放过她。不管怎样，她都不可能无罪开脱。虽然我每日深陷绝望深渊，却依然希望只要初美过得幸福就好。看到这里，警方一定会苦笑地想，都这时候了，还逞什么英雄？我承认，我是自我陶醉了点。可是，若不是这样，我怎能挨过那段痛苦的日子？

那段时间里，就连初美也想不出话来安慰我。有时她会趁着日高不注意的时候打电话过来，不过，电话两头除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外，我们能说的也只有哀伤、无意义的话语。

“我没想到他会做出这么过分的事，他竟然把你的作品……”

“没办法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”

“我觉得对不起你……”

“与你无关，只能怪我太蠢了，自作自受。”

就是这样。就算和心爱的人讲话，也无法让我开朗起来。我感到无比绝望，情绪荡到谷底。

讽刺的是，《死火》一书大受好评。每次看到报章杂志谈论这本书的时候，我的心如刀割。作品获得肯定，让我觉得很高兴，但下一

刻，我就跌回现实——被褒扬的人不是我，而是日高。

他不但因此成为话题人物，甚至还获得颇具公信力的文学大奖。当他志得意满地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，你可以想像我有多懊悔吧？好几个夜晚，我失眠了。

就这样，我郁郁不乐地过着日子，有一天，玄关的门铃响了。透过门孔向外望，我的心脏突然猛烈地跳动，站在那里的人竟是日高邦彦！自从我闯入他家以来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碰面。那一刻，我想假装自己不在家。我恨他窃取我的作品，但另一方面，却也对他感到愧疚。

逃避也不是办法，我心一横，打开了门，日高挂着浅浅的微笑站在哪里。

“你在睡觉吗？”他问，因为我穿着睡衣。这天是礼拜天。

“不，我已经起来了。”

“是吗？没吵到你睡觉就好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往门内窥探，“可以打扰一下吗？我想跟你谈谈。”

“好是好啦，不过屋里很乱。”

“无所谓，又不是要拍艺术照。”

成了畅销作家，拍照的机会也多了是吗？何必来此炫耀。

“倒是，”他看着我，“你也有话想跟我说吧？肯定有很多话。”

我沉默不语。

我们往客厅的沙发走去，日高好奇地四处打量。我有点紧张，不知哪里还留存初美的痕迹。初美的围裙已经洗好，收进柜子里了。

“就一个单身汉来说，你这里还蛮整齐的嘛！”他终于说话了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还是……有人会过来帮你打扫？”

听到这句话，我不自觉地看向他，他的嘴角依然挂着一抹冷笑，显然地，他是在暗示我和初美的关系。

“你说有话要谈，是什么？”我无法忍受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，催促他赶紧表明来意。

“唉，干嘛这么心急？”他抽着烟，聊起最近轰动一时的政治贪渎事件。这样慢慢地戏弄我，他肯定觉得很有趣吧？

终于，我的忍耐到达极限，正当我想要发作的时候，他以事不关己的口吻说道：“对了，说起我那本《死火》……”

我不自觉地挺直背脊，期待着他接下来要讲的话。

“虽说凑巧，但我还是得因它和你作品的雷同说声抱歉。你那本书叫什么来着？《圆火》……记得好像是这个名字。”

我双眼圆瞪，凝视着日高镇静地说出这话的表情。凑巧？雷同？如果那不叫抄袭的话，干脆把这两个字从字典里删掉好了。我拼命忍住想脱口而出的冲动。

他马上接下去讲：“不过，光解释为凑巧似乎也不太对。怎么说呢？我在写《死火》的时候，因为读到你的作品，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，这点我无法否认。或许某些根植在潜意识的部分，正好被你的作

品给引发出来了。作曲家不是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吗？自己在无意识的情况下，竟然做出与别人相似的曲子。”

我一声不吭，静静地听他讲。这时我忽然有个很奇怪的想法，这个男的真以为我会相信这番鬼话？

“不过，这次的事情，你没有追究，真是太好了。毕竟我俩不是不相干的陌生人，还有过去的情份在吧？你没做出冲动的事，保持成熟理性的态度，对彼此都好。”

我心想，这才是他真正想说的话吧？

“不要轻举妄动是正确的，今后也请你把嘴巴闭好，别再提起这件事，这样，我也不会把你杀人未遂的事说出去……”

接着日高开始说些奇怪的话。

“现在开始才是重点。”他翻起眼睛盯着我的表情，“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因为种种要素的结合，产生了《死火》这部作品。这部作品受到很多人的喜爱，进而换来文学大奖的殊荣。这样的成功如果只是昙花一现的话，未免太可惜了。”

我清楚地知觉血液正从我脸部流失，日高打算故计重施！就像《死火》改写自《圆火》一样，他打算再次以我的作品为草稿，当成自己的新书发表。话说回来，我还有一本小说寄放在他那里。

“这次你打算抄袭那个是吗？”我说。

日高皱起了眉头：“我没想到你会用那种字眼，抄袭？”

“反正这里又没有别人，没关系吧？不管你如何狡辩，抄袭就是抄袭！”

我出言激他，他却一脸祥和，面不改色地说道：“你好像不是很了解抄袭的定义。如果你有《广辞苑》的话，不妨查查看。那里面是这么写的：抄袭——擅自使用别人的部份或全部作品。哪，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吧？未经许可的使用才是抄袭，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就不叫抄袭。”

我在心中暗自驳斥，《圆火》正是被你擅自盗用了。

“你打算再次把我的作品当作草稿来创作小说，却要我装聋作哑是吗？”

听我这么一说，他耸了耸肩：“你好像有点误会了。我打算和你做一笔交易，而交易的条件对你而言，肯定也差不到哪里去。”

“我知道你要讲什么。你的意思是只要我对抄袭的事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，你就不会向警察告发那晚的事吧？”

“你不要那么冲嘛！我不是已经讲过，那晚的事我不追究了？我所讲的交易是更具前瞻性的。”

这种事还有前瞻和后瞻的分别吗？我心想。然而，我还是一语不发，盯着他的嘴角。

“哪，野野口，我觉得你是有成为作家的才能啦。不过，这和能否成为作家完全是两回事；再进一步讲，能不能成为畅销作家也和才能没有关系，要达到那个地步，得靠点特别的运气才行。那就仿佛是个幻想，若有人企图摘取它，只会大失所望而已。”

在讲这番话的时候，日高的表情看得出有几分认真。或许他自己就曾经历过销售量不如预期的痛苦时期。

“你一直以为《死火》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你的故事很精采是吧？当然这无可否认，不过光有这个是不够的。讲难听一点，如果这本书不是用我的名字而是用你的，你猜会怎样？作者的名字印上野野口修的话，会有什么结果？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这种事没做过又怎么知道。”

“我可以肯定绝对不行，这本小说将会为世人所忽略，你只会感到空虚，就好像往大海投入小石子一般。”

他的论调十分偏激，但我却无从反驳。关于出版界，我还是有些基本常识的。

“所以，你就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了？”我说，“你是说你这样做是正确的，是吗？”

“我要说的是，对那本书而言，作者不是野野口修而是日高邦彦，是幸福的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它不会被这么多人阅读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我还得感激你呢！”

“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说出真相罢了。任何作品要受到推崇，得有一大堆麻烦的条件配合才行。”

“这不用你说我也知道。”

“如果你知道的话，那应该也可以理解接下来我要讲的话吧？我的意思是，今后你就是作家日高邦彦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不要这么惊讶嘛！这又没什么大不了。当然我还是日高邦彦，你只要把日高邦彦想成书籍的贩售商标，不是人名就可以了。”

我总算听懂他想说什么了。

“简单的说，你是要我做你的影子作家啰？”

“这名词听来好像猥琐了点，我不是很喜欢，”日高点头后继续说道，“不过，讲明一点是这样没错。”

我恶狠狠地盯着他瞧：“这种话，真亏你说得出口。”

“我无意冒犯，刚刚我也讲了，这对你也绝对不是什么坏事。”

“没有比这更坏的事了。”

“你先听嘛！如果你肯提供作品给我，那出单行本的时候，我可以给你四分之一的稿费，这还不坏吧？”

“四分之一？真正写书的人连一半都拿不到——这真是很不错的条件啊。”

“那我问你，如果用你的名字出书的话，你以为能卖掉多少？会超出以日高邦彦的名义卖出的四分之一吗？”

被他如此质问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假设以我的名义出书的话，不要说四分之一了，恐怕连五分之一、六分之一都不到吧？

“总之，”我说，“我不打算为钱出卖自己的灵魂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不答应啰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噢，”日高露出意外的神色，“我真没想到你会拒绝我。”他那冷冶的语气让我不寒而栗。他脸色一变，眼底透着阴险的光芒，“我本想

说不要撕破脸的，不过你没这个共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也不用一直跟你客气了。”说完后，日高从身边的包包里拿出一个方形包裹，放到桌上，“这个我放在这里，等我回去后，你再一个人慢慢看。看得差不多了，记得打电话给我，希望那时你已改变心意了。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看了就知道了。”日高起身准备离开。

他走了之后，我打开包裹，里面有一卷VHS的录影带。这时候，我还没明了过来，只是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我把带子放进录放影机里。

加贺刑警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萤幕上出现的是日高家的庭院。看到画面斜下方所显示的日期，我的心宛若瞬间结冻一般。那天正好是我计划刺杀日高的日子。

终于，一个男的出现在镜头前。他全身黑衣打扮，努力不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不过，他的脸却被拍得一清二楚。真该死！那时为何没想到要蒙面呢？

任谁都可以一眼认出，侵入者是一名叫做野野口修的男子。这个愚蠢的男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摄影机正对着他，蹑手蹑脚地打开面向庭院的窗户，潜入日高的工作室。

录影带只拍到这里，不过，却已足够成为充分的证据。假设我否认杀人未遂好了，那当警察问我为何要潜入日高家的时候，我要怎么回答呢？

看完录影带后，我精神恍惚了好一阵子。脑海里不断响起，杀人未遂的那晚日高曾经讲过的话：“别忘了，证据不只这个，还有一样教你怎么都抵赖不了。”他说的就是这卷录影带吧。

正当我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电话铃响了，是日高打来的。他好像一直在监视我似的，时机刚刚好。

“看了吗？”他问。他的声音听起来好像觉得很有趣。

“看了。”我简短地回答。

“是吗？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怎么样……？”我试着询问最在意的那件事，“你果然早就知道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那晚我会……溜进你的房间，所以你事先就把摄影机准备好了？”

听我这么说，电话那头的他噗哧一笑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我早就料到你会来杀我？那种事我连作梦都想不到呢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该不是，”他不让我说下去，“你自己和谁讲了吧？说你某日某时要来杀我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难保隔墙有耳，被我不小心听到了也说不定？”

我警觉到日高想要让我说出初美是共犯的事实。不，讲正确一点，他知道绝对无法从我口中套出初美和我的事，于是他假装我已经说了。

见我无话可答，他继续说道：“我会装摄影机的原因，是因为那阵子经常有人到院子搞破坏，我是为了吓阻对方才装的。所以，会拍到那种画面，我连作梦也想不到呢。现在，我已经把摄影机拆了。”

他的话，我一句也不信。不过，现在再说什么都太晚了。

“然后呢？”我说，“你让我看这卷录影带，是要我做什么？”

“这种事还要我讲得这么白，你这不是装傻吗？容我提醒你一句，那卷带子是拷贝的，母带还在我手里。”

“你这样威胁我，就算我勉强答应为你捉刀，也写不出像样的作品。”

话一出口，我就后悔了。这摆明了，我已经屈服于他的胁迫。不过，我无力与他对抗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
“不，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，我相信你。”日高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。对他而言，总算是突破障碍了吧？

“我再跟你联络。”说完后他就挂了电话。

之后的日子，我仿佛行尸走肉般地活着。我不晓得自己今后会怎么样。我照常到学校上班，不过，可以想见的，课上得一蹋糊涂。恐怕连学生都有怨言了吧？我甚至被校长叫去责骂了一顿。

然后，偶然之中，我在书店看到了。某小说杂志一举刊载了日高的小说，是他得奖后的第一部作品。

我以无法控制的颤抖双手迅速翻看那篇小说。这中间我感到一阵晕眩，几乎就要昏倒在书店里。不出所料，这本小说是以我交给日高的第二本作品为蓝图所写成的。

我陷入无比绝望的困境。每天都在想，那个杀人未遂的夜晚，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啊！我思量着，干脆找个地方躲起来算了。不过，我连这样的勇气都没有。就算我远走他乡让日高找不到我，也别想更动户籍，否则就不可能找到像现在一样的教职，那我要以何维生呢？身

体瘦弱的我，没有自信可以从事劳动的工作。我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缺乏谋生能力的事实。更何况，我心里惦记着初美。她又怀着怎样的心情，待在日高的身边？一思及此，我就痛彻心扉。

不久，日高得奖后的第一部作品也出了单行本，销售的状况十分不错。每次只要看到它挤进畅销书排行榜，我的心情就很复杂。极度悔恨之中又掺杂了那么一点骄傲。平心而论，倘若以自己的名义出书，确实不可能卖得这么好——这点我不是没有冷静分析过。

这之后又过了几天，某个星期日，日高再度登门造访。他大摇大摆地走进我的屋子，像往常一样，一屁股坐到沙发上。

“这是我答应你的。”他边说边将一个信封袋放到桌上。我伸手去取，往里一看，是一叠钞票。有两百万日币，他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我没别的意思。我只是把卖书的钱拿来给你，按照我们的约定，四分之一。”

我惊讶地瞪着信封里的钞票，摇了摇头：“我说过不出卖灵魂的。”

“你别大惊小怪，只要把它想成是我俩共同合作就行了。这种合作关系现今也不少见，领取报酬是你应得的权利。”

“你现在做的，”我看着日高说道，“就好像把妇女强暴后，再给人家钱一样。”

“不一样。”

“哪里不一样？”

“没有女人被强暴了，还默不吭声，而你倒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”日高说的话虽然无情，却让我毫无辩驳的余地。

“总之，这个钱我不能拿。”我好不容易挤出这句话，把信封推了回去。

日高只是看着信封，并没有动手收回的意思。他说，那就先放在这里好了。

“老实说，我来是想跟你商量以后的事。”

“以后的事？”

“讲具体一点，就是接下来的作品。某月刊决定要连载我的小说，我想跟你谈谈，要写些什么东西。”他讲话的语气，好像已经把我定位成他的影子作家了。而我只要稍有不从，他就会马上抬出那卷录影带的事吧。

我坚决地摇头：“你是作家，应该也了解，以我现在的精神状况，根本想不出任何小说的架构。你要求我做的事，不论在身体或精神上而言，都不可能办到。”

不过，他毫不退让，说出了我想都想不到的话。

“现在就要你马上写出来，是强人所难了点。不过，要你把已经完成的故事奉上，应该没那么难吧？”

“我没有已经完成的故事。”

“你别蒙我。你在编小报的时候，不是写过好几则故事吗？”

“啊，那个……”我寻思搪塞的藉口，“那个已经没有了。”

“骗人。”

“是真的，早就处理掉了。”

“不可能，写书的人肯定会在哪里留着自己的作品。如果你硬要说没有，那我只好搜上一搜。不过，我想我没必要翻箱倒柜地找，只要看看书架、抽屉，应该就够了。”于是他站了起来，往隔壁的房间走去。

我慌了，因为正如他所料，练习用的大学笔记就摆在书架上。

“请等一下！”

“你打算老实拿出来了吧？”

“……那个发挥不了什么效用。学生时代写的东西，文笔粗糙、结构松散，根本没办法成为给成人阅读的小说。”

“这由我来判断，反正我又不是要成品，只要是璞玉就行了，我会负责把它琢磨成可卖的商品。《死火》不就是经过我的加工，才成为留名文学史的佳作？”日高自信满满地说道。剽窃别人的创意，竟然还可以如此自夸，这点我怎样都无法理解。

我请日高在沙发上稍坐一下，自己进入隔壁房间。

书架的最高一层，摆着八本陈旧的大学笔记，我从其中抽出一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日高进来了。

“我不是叫你等一下吗？”

对于我的话，他没有任何回应，一把抢过我手中的笔记，迅速翻看其中的内容。接着，他的目光停留在书架上，二话不说，就把所有笔记全抽了出来。

“你别耍花样。”他奸诈地笑着，“你拿的那本只不过是《圆火》的初稿吧？你打算用这个蒙混过去？”

我咬着唇，低下头。

“算了，总之这些笔记我全借了。”

“日高，”我抬起头对着他讲，“你不觉得可耻吗？你得借别人学生时代的稿子才能写下去，是因为你的才能已经枯竭了吗？”

这是我当时所能做的最大攻击了。我心想，不管怎样，我都要反击回去。

而这些话好像真的起了作用，日高双目充血地瞪着我，一把揪住我的衣领。

“你连作家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别说大话！”

“我是不知道，不过我有资格这样讲，如果一个作家落到这种地步就太可悲了。”

“是谁一心向往成为作家的？”

“我已经不向往了。”

听我这么说，他松开了手：“这才是正确的。”撂下这句话后，他转身步出房间。

“等一下，你有东西忘了。”我拿起装着两百万的信封，追上了他。

日高看了看信封，又看了看我，最后他耸耸肩，把东西收了回去。

之后，又过了两、三个月，日高的连载在某杂志开始了。我读了作品，发现那又是出自我的某篇稿子。不过，这时的我应该说是已经死心了呢？还是有了某种程度的觉悟？

总之，我不再像以往那么惊讶了。我甚至想，反正自己已经放弃成为作家，不拘何种形式，只要自己想出的故事能让世人阅读就好了。

初美依然不时和我联络。她诉说着对丈夫的不满，不停地向我道歉。她甚至还说：“如果野野口先生觉得向警方自首，坦承意图杀害那个人的事会比较好的话，不用顾虑我也没有关系。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随时都做好被责罚的准备。”

初美已经察觉，我之所以任由日高予取予求，是因为不想连累到她。听到她这番话，我高兴得要流下泪来。因为我真实地感受到，就算无法见面，我们的心还是紧密地连在一起。

“你不用考虑这么多，我会想办法的，肯定还有其他的出路。”

“可是，我对不起你……”她在电话那头哭泣着。

我继续讲些安慰她的话，可是，老实说，今后要怎么办，我一点主意都没有。虽然我嘴里说一定会有办法，却痛切地感受到那是自欺欺人的。

只要一想起这段往事，悔恨就一直折磨着我。为何当初我不照她讲的去做？我很清楚，如果我们两个去自首的话，今后的人生将会完全不同。可是，至少我不会失去这世上最宝贵的东西。

你应该已经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吧？没错，初美死了。那像噩梦一样的一天，我永远都忘不了。

我是从报纸得知了消息，因为她是知名作家的妻子，所以报导也比一般的交通事故来得详尽。

虽然我不知道警方是怎么调查的，不过报纸并未对这是起单纯意外的说法产生怀疑。

后来，我也没有听说有任何其他的解释。不过，从听到消息以来，我就一直坚信，那绝对不是意外。她了结了自己的生命。至于动机，应该不用我特地写出来吧？

仔细一想，或许是我害死了她。如果不是我昏了头，意图杀害日高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。

这叫做虚无吧？那段时间，我只是具行尸走肉，我连跟随她自杀的力气都没了。身体的状况不好，经常向学校请假。

初美死后，日高依然继续工作。除了以我的作品为小说的初稿外，他好像也发表自己原创的作品。至于哪一方的评价比较高，我不是很清楚。

我收到他寄来的包裹，是在初美过世后的半年。大大的信封袋里，放入三十枚左右的A4纸张，是从文字处理机列印出来的。

最初我以为那是本小说。不过，在阅读的过程中，我了解到根本不是那一回事。那是初美日记和日高独白的结合体。日记的部分，初美深刻地描写，她如何与化名N（即我）的男子陷入情网，并共同谋策杀害亲夫的计划。另一方面，日高独白的部分则淡淡陈述，未察觉妻子已然变心的丈夫的悲哀。然后，那起杀人未遂事件发生了。到这里为止，写的几乎都是事实，不过，很明显的，之后是日高自己编的。故事演变成初美深自懊悔，请丈夫原谅自己的过错。日高花了很多时间与她长谈，决定两人重头开始。可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初美遭

逢了交通事故，这本莫名其妙的书以她的葬礼为结尾。或许读者看了，会觉得感人肺腑也说不定。

而我则目瞪口呆。这是什么？我心想。然后，那天晚上，日高打了电话过来。

“你读了吗？”他说。

“你打算怎样？竟然写那种东西。”

“我打算下个礼拜把它交给编辑，应该下个月的杂志就会登出来了。”

“你是认真的吗？你这么做，不怕导致严重的后果？”

“或许吧。”日高异常冷静，反倒使我更加害怕。

“如果你让这种东西登出去，我就把真相讲出来。”

“你要说什么？”

“那还用问，当然是你抄袭我的作品。”

“哦？”他一点也不紧张，“谁会相信这种鬼话？你连证据都没有。”

“证据……？”

我忽然醒悟，笔记已经被日高抢走，想要拿它作为日高抄袭的证明已经不可能了。接着我又想到，初美死了，这代表着唯一的证人也死了。

“不过，”日高说，“这篇手记也不是非得现在发表不可，我们可以再商量。”

他想说什么，我终于有点懂了。果不其然，他说：“五十张稿纸。如果有这样现成的小说，我倒是不介意拿它交给编辑。”

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，他设计好圈套，让我怎样都无法拒绝帮他代写。而我真的束手无策，为了初美，这样的手记说什么也不能让它流出去。

“什么时候要写好？”我问。

“下个礼拜日以前。”

“这是最后一次吧？”

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只说：“你完成后马上通知我。”就挂断了电话。

严格来说，就是从这天起，我正式成为日高邦彦的影子作家。这之后，我先后帮他写了十七篇短篇小说，三部长篇小说。被警察查封的那些磁片里，存的就是这些作品。

加贺刑警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可以反抗？或许他会产生这样的质疑吧？不过，老实说，我已厌倦和日高打心理战了。只要我按照他的吩咐把小说写好，他就不会把我和初美的过去公诸于世，这样对我来说反而比较轻松。说也奇怪，经过两、三年后，我和日高真的成为合作无间的伙伴。

他会介绍专出童书的出版社给我，也许是因为他自己对儿童文学不感兴趣。不过，对我，他或许也有这么一点愧疚？有一次，他跟我

讲了这样的话：“等到下次的长篇写完，我就放了你，我们的合作关系就此结束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我怀疑自己的耳朵。

“真的。不过，你只可以写儿童小说，不准来抢我的饭碗，知道吗？”

我真的以为自己在作梦，总算可以自由了！

后来我多少猜到，日高的转变和他与理惠的婚事有关。他们打算移居温哥华，而日高也想藉此机会，跟从前的堕落划清界线吧？

新婚的夫妻满心期待前往温哥华的那天赶快到来，而我的迫不及待恐怕更甚于他们。

终于，那一天来了。

那天我拿着存有《冰之扉》原稿的磁片，前往日高家。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直接拿磁片给他。他到加拿大以后，我要送稿子就得用传真的，因为我没有电脑的通讯设备。而《冰之扉》的连载一结束，我们的关系也会随之破灭。

从我手里接过磁片的日高，兴高采烈地说着温哥华新居的事。我敷衍地听完后，提出自己此行的目的。

“对了，之前的那些东西呢？我们讲好今天要还我的。”

“之前的东西？是什么呢？”明明没有忘记，但不这样逗你，他就不会痛快——这就是日高的个性。

“笔记本，那些笔记啊！”

“笔记？”他装蒜似地摇了摇头，接着“啊”一声地点了点头，“那些笔记呀，我忘了。”

他打开书桌的抽屉，从里面取出八本老旧的大学笔记。没有错，那是他从我这里夺去的东西。

我紧紧抱着失而复得的宝贝。只要有这个在手，就能证明日高抄袭我的作品，而我就能和他处在对等的关系。

“你好像很高兴呢。”他说。

“还好啦。”

“不过，我在想，你要那些笔记有何意义？”

“意义？应该有吧？这可以证明你曾发表的那些小说，是以我的作品为原型所写的。”

“是吗？不过反过来解释也通吧。也就是说，我也可以想成，那些笔记的内容，是你看了我的作品后才写的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我觉得一股寒意穿透背脊，“你想藉此蒙混过去吗？”

“蒙混？到底是谁在蒙混啊？不过，要是你把这些东西拿给第三者看的话，我也只好这么说了。你说，第三者会相信谁的话？算了，我不想为了这个跟你争辩。只是，你若以为取回笔记，会让你在我面前稍占优势的话，我想那是你的错觉。”

“日高，”我瞪着他，“我不会再帮你捉刀了，我替你写的小说……”

“《冰之扉》是最后一本，对吧？这事我知道了。”

“那你为何还讲那样的话？”

“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啊，我只是想说你我的关系不会有任何的变化。”

日高的嘴角浮现一抹冶笑，这让我确定了一件事。这个男人没打算放过我，一旦有需要的话，他还会再利用我。

“录影带和刀子在哪里？”我问他。

“录影带和刀子？那是什么？”

“你别装了，就是那晚的刀子和录影带啊。”

“那些我好生保管着，放在只有我知道的地方。”

日高这么说的同时，房外有人敲门，理惠走了进来，告知藤尾美弥子来访的事情。

原本应该是不想见的人，日高却说要见她，他这样做，只是想把我打发走。

我隐藏起内心的愤怒，跟理惠道别后，走出了玄关。在笔记里，我写理惠一直送我到大门口，然而，正如加贺刑警所指出的，事实上只送到玄关而已。

步出玄关后，我又折回庭院，往日高的工作室走去。然后我就蹲伏在窗底下，偷听他和藤尾美弥子的谈话。不出所料，日高只能勉强敷衍她。那女子质疑的《禁猎地》一书，全是我写的，日高根本没办法做出任何具建设性的提议。

终于藤尾美弥子一脸不耐地回去了，不久理惠也离开了家，最后连日高也走出了房间，他应该是去上厕所吧？

我心想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一旦错过今天，恐怕以后再也没办法从日高的魔掌逃脱了。我有了一定的觉悟。

窗户没有上锁，多幸运！我偷偷地躲在门后面，等日高上完厕所回来，手里紧握着黄铜纸镇。

我想之后的事不用我多说了。我一等他进入屋里，二话不说就往他头顶敲去，他立刻就昏倒了。不过，我不确定他死了没有，为求保险起见，我又用电话线缠住他的脖子。

后来发生的事，就如加贺刑警所推理的。我利用他的电脑，制作不在场证明。我得承认，这个技俩是我之前写儿童侦探小说时，早就想好的。你想笑就笑吧，就像字面上写的，那确实是骗小孩的技俩。

即使如此，我还是希望自己的罪行不要被发现，同时，我也希望数年前的杀人未遂事件不会曝光。我请理惠一等到日高的录影带从加拿大寄回来，就马上通知我，也是为了这个。

可是，加贺刑警挖掘出了我的秘密。老实讲，他那敏锐的推断力，让我十分痛恶。当然，就算我恨加贺刑警也于事无补了。

就像我一开始所写的，在得知证据之一的录影带藏在挖空的《萤火虫》中时，我非常惊讶。《萤火虫》是少数日高亲手创作的小说之一，内容描写妻子及情夫共同谋害主角的那段，不用说，是起始于那晚的灵感。看到我从窗口潜入的影像，再和书的内容做一比对，加贺刑警很快就能猜出事情的真相。就这点来说，我不得不佩服日高的心思缜密。

我想说的全说完了。先前，为了不让我和初美的恋情曝光，我怎样都不肯说出杀人动机，造成警方很大的困扰，不过，如果你们能够稍稍理解我的心情，那就是我的福气了。

现在我已准备好接受任何制裁了。

过去之章 其一 加贺恭一郎的记录

五月十四日，我前往野野口这三个月以来任职的市立第三国中。当时正值放学时间，返家的学生自校门口蜂涌而出。操场上一名看似田径队员的男子，正用铁耙整理着沙地。

我走向总务处的窗口，报上姓名，表明自己想与熟识野野口的老师谈谈。女职员与上司商量后，站了起来，往教务处去了。她去的时间比我想像得久，正感不耐之际，我猛然想起学校就是这样的地方。等了大约二十分钟，终于有人领我到会客室去。

身材矮小的江藤校长以及教授国文的男老师藤原负责接见我，校长之所以列席，大概是怕藤原老师不小心说错话，想藉此盯着他吧？

我首先询问两人，知不知道日高邦彦被杀害的事。二人皆回答“十分清楚”。他们也知道，野野口是日高的影子作家，因为一连串的冲突而萌生了杀人动机。看来他们好像反倒从我这里得到进一步的证实。

当我问到，对于野野口帮人代写的事，他们有何看法时，藤原老师有点迟疑地说：“我知道他在写小说，我也曾在儿童杂志上读过他的作品。不过，我作梦都没想到，他竟然会是别人的影子作家，还是那位畅销作家的……”

“你有亲眼看过野野口写小说的样子吗？”

“我没看过。他在学校里还得教书，所以我想他应该都是回家后或趁假日时写的。”

“由此可见，野野口教职的工作还蛮轻松的啰？”

“不，他的工作并没有特别轻松。只是他都很早回家，特别是从去年秋天以来，举凡与学校活动相关的杂务，他都巧妙地避开。他得的

是什么病，我不是很清楚，不过，那个人身体不好也是众所周知的，所以我们大家也不跟他计较。不过，私底下，他好像就是这样抽出时间，帮日高邦彦写小说——这真是太教我惊讶了。”

“你说他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特别早回家，是吗？关于这个，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纪录？”

“这个嘛，我们又没有打卡，不过，我很确定是从去年秋天开始的。像我们国文老师每两个礼拜都会固定举办一次科里的例会，他连那个都不参加了。”

“他之前没有类似的行为吗？”

“他那个人对工作是没什么热诚啦，不过之前都有参加。”

之后，我又询问他，对于野野口的人品，他有何看法。

“他很安静，让人猜不透心里在想些什么，总是一脸茫然地望着窗外。不过现在想起来，他应该也很痛苦吧？我觉得他本性不坏，受到那样的对待，一时冲动做出无法挽回的事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日高邦彦的小说，我也喜欢，还读过了几本，可是一想到那些全是野野口写的，我就有截然不同的感慨。”

我向他们道谢后，离开了学校。

从学校回来的路上，有一间很大的文具店。我进入里面，拿出野野口修的照片，问柜台小姐，这一年来有没有这样的客人来过这里？

她回答说好像看过，但不记得了。

五月十五日，我去见了日高理惠。大约在一星期以前，她搬到位于横滨的公寓。当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，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忧郁。

这是一定的，她之所以搬家，就是因为不想再与案件牵扯不清。尽管如此，她还答应和我见面，也许因为我不是媒体而是警察吧。

她住的公寓附近有个购物中心，我们约在里头的咖啡厅碰面。她顾忌媒体，所以要求不要到她家里。

咖啡店隔壁的时装店正在做折扣出清，从外面看不见店里顾客的脸，而恰如其分的吵闹声，也正好适合讲一些不愿给别人听的话。我们两人往最里面的那张桌子走去。

我先问她近况，结果，日高理惠露出了苦笑。

“老样子，每天过着不怎么愉快的生活，真希望能早日恢复平静。”

“只要扯上刑事案件，总要乱上好一阵子。”

这些话对她好像起不了安慰的作用，她摇了摇头，语气严厉地滔滔说道：“在这次的刑事案件里，我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，可世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？他们把它当作演艺圈的八卦绯闻，甚至有人说我们才是错的一方。”

关于这点，我无法否认。确实，不管是电视的谈话节目，还是周刊的报导，大家比较感兴趣的，不是日高被杀害的事实，而是他盗用友人作品的新闻。再加上这其中还牵扯出其前妻的外遇事件，更让平常与文坛毫不相关的影视记者，也兴致勃勃地插一脚。

“不要去管媒体的报导，对你而言会比较好。”

“当然，我会试着不理，要是不这么做的话，迟早会疯掉。可是，讨人厌的又不是只有媒体。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“可多着呢，令人讨厌的电话和信件来了一大堆，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查到我娘家的，大概是看到媒体报导，知道我已经不住在夫家吧？”

——应该是这样。

“这些事你和警察说了吗？”

“我全说了。不过这种事警察也未必解决得了，不是吗？”

正如她所言，不过，我也不能就此当作没这回事。

“电话和信件的内容都以什么居多？”

“什么样的都有。譬如说，要我归还至今为止的版税啦，说什么枉费他们的支持；也有人把信连同外子的著作一起用纸箱寄过来。写信要求我们退回文学奖的也很多。”

“是这样啊。”

据我推断，这些存心攻击的人应该都是日高邦彦的书迷，真是文学爱好者的恐怕很少吧？不，说不定，这其中大部分的人从头到尾就只知道日高邦彦这个名字？这种人尽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，还一天到晚注意哪里有这样的机会，至于对象是谁，他根本不在乎。

听到我这么分析，日高理惠也深表认同地点了点头。

“讽刺的是，外子的书竟意外地卖得很好，这也算是种偷窥的乐趣吧。”

“这世上本来就有千百种人。”

日高邦彦的书卖得好，这我也知道。不过，现在市面流通的都是库存的部分，出版社那边好像还没有要再版加印的意思。我想起反对我影子作家说法的编辑，他们应该也打算再观望一阵子吧？

“对了，连野野口的亲戚也跟我联络了。”

她好像不把这当一回事，但我听了却讶异极了。

“野野口的亲戚？都说些什么？”

“好像要我把之前著作所得的利益归还，他们认为以野野口作品为草稿的那些书，他们至少有权利可以索取原创费，我记得是他舅舅做代表来谈的。”

推舅舅做代表，也许是因为野野口没有兄弟，而父母亲都已往生的缘故。不过对于他们竟然提出利益归还的要求，我还是非常震惊，这世上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。

“那你怎么回他们？”

“我说等和律师谈过以后再回覆他们。”

“这样做是正确的。”

“说老实话，我心里在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明明我们是被害者，还被犯人的亲戚勒索金钱，真是听都没听过。”

“这个案例是奇怪了点，虽然我对这方面的法律不是很熟，不过我想应该没有支付的必要。”

“嗯，我也是这样想。可是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我不甘心的是，在世人的嘴里，我先生的死成了自作自受、罪有应得。连那个自称野野口舅舅的人，也一点歉意都没有。”

日高理惠咬着下唇，显现出她个性中好强的一面。看来愤怒战胜了哀伤，那我就放心多了。如果在这个地方哭起来，可就麻烦了。

“之前我好像也跟您提过，我打死都不相信外子会剽窃他人的作品。因为每次他讲起新作的时候，眼里总是闪烁着如孩童般的兴奋光芒。那让我觉得，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创作故事，真的让他很快乐。”

对于日高理惠的说辞，我只是点了点头。她的心情我非常能够了解，不过，要我就此出言附和却办不到。她大概是读出我的心思，并没有继续说下去，反过来问我有什么事。

我从上衣的内袋里拿出一份资料，将它放到桌上。

“可否请你先看看这个？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野野口修的笔记。”

听我此言，日高理惠明显表现出不悦的神情。

“我不想看。里面只是洋洋洒洒地写着我丈夫是如何欺负他的，对吧？大概的内容，我从报纸已经知道了。”

“你说的是野野口被逮捕后所写的自白书吧？这个笔记和那个不同。你也知道，野野口在犯案之后，为了掩警察耳目，特地写了与事实不符的记录，这个就是拷贝那个而来的。”

这样的说明她好像懂了，不过脸上厌恶的表情依然没变。

“是这样吗？那我读这与事实不符的东西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“请别这样说，总之你先看看好不好？页数不会很多，所以我想应该很快就可以读完。”

“现在？在这里？”

“拜托你了！”

她一定觉得我讲的话很奇怪，不过，她没再问任何问题，伸手把资料拿了过去。

十五分钟之后，她抬起了头。

“我看完了，然后呢？”

“有关这份笔记里不实记述的部分，野野口亲口承认的有两点。首先，描写和日高邦彦对话的地方，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和睦，他们的应对可说十分地凶险。”

“好像是这样。”

“其次，之前也曾向你求证过，野野口走出你家时的情况。事实上，你只送他到玄关而已，但他却在这里写着，你一直送到大门之外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还有没有别的？在你的记忆里，有没有哪个细节跟笔记所描述的内容，有很明显的差异？”

“你说别的……”

日高理惠露出困惑的表情，目光停在影印的笔记上，接着她不太确定的摇了摇头：“没特别不同的。”

“那么，那天野野口说过的话、做过的动作，有没有哪一点在这里没有提到的？不管是多细微的事都可以。譬如，这中间他有去上过厕所什么的。”

“我不太记得了，不过那天野野口先生应该没去过厕所。”

“那电话呢？他有没有打电话出去？”

“这个……如果是在我先生的房间打的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
日高理惠好像已经不太记得那天发生的事了。这也难怪，野野口登门造访的那一刻，她根本还不知道这天对她而言将会是特别的日子。

正当我想放弃的时候，她突然抬起了脸。

“啊，倒是有一件事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恐怕完全不相干呢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“那天野野口要回去的时候，有给我一瓶香槟当作礼物。这件事，笔记里没有写。”

“香槟？你确定是那天吗？”

“绝对没错。”

“你说他回去的时候给的，详细的情形可否描述一下？”

“藤尾美弥子来了之后，野野口就从我先生的工作室出来。那时他跟我说，他只顾着和日高讲话，把送礼的事给忘了，事实上他买了香槟过来，于是他从纸袋把酒拿了出来。他告诉我，这个可以留到今晚在饭店里喝，所以我就不客气地接受了。”

“那瓶香槟后来怎样了？”

“我把它放在饭店房间的冰箱里。事情发生后，饭店曾打电话过来，我告诉他们，自行处理掉就可以了。”

“你没有喝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本想等外子工作结束后来到饭店，再一起慢慢享用，所以先把它冰了起来。”

“之前曾有过这样的事吗？不一定是香槟，野野口经常拿酒当作礼物吗？”

“更早之前我就不知道了，不过，就我记忆所及，这是第一次，大概是因为野野口本身不喝酒的关系。”

“是这样啊。”

野野口自己在自白书上写着，第一次到日高家访问的时候带的是威士忌，那时的事日高理惠当然不知道了。

我继续问道：“还有没有其他事情是笔记里没有记载的？”

日高理惠很认真地思索一番，回答说：“想不出还有其他的”。接着，她反问我，“为何到现在还在查这种事情？”

“一个案件要结案得经过很多繁杂的手续，确认作业也是其中之一。”

对于我的说明，被害者的妻子好像完全相信的样子。

和日高理惠分别之后，我马上打电话给事发当晚日高夫妇下榻的饭店，询问有关香槟的事。虽然花了一点时间，但终于跟记得当时景况的职员联系上了。

“我想那是唐·贝利纽【注：唐·贝利纽（Dom Perignon）为十七世纪的法国修士，因缘际会下制作出美味的香槟，大受欢迎，之后该葡萄园及修道院由Moet and Chandon买下，并以Dom Perignon为最高级品的品名。】的粉红香槟，一直摆在冰箱里。因为那种酒很贵，又还没开过，所以我们很谨慎地联络了物主，结果物主说要我们自行处理，于是我们就照办了。”男性职员的语气十分客气。

我问他，后来那瓶香槟怎么了？饭店职员支支吾吾地，终于承认自己把它带回家去。

我继续问他，是否已经喝了？他回答，两个礼拜前就喝掉了，连瓶子也丢了。

“有什么问题吗？”他好像很担心。

“不，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。对了，那瓶香槟好喝吗？”

“嗯，很不错。”

那名职员听起来好像蛮愉快的，于是我挂了电话。

回家后，我把野野口潜入日高家的带子放来看，我拜托监识科，特别帮我拷贝了一卷。

反覆观看却一无所获，只有无聊的画面烙印在我的眼底。

五月十六日，下午一点过后，我来到横田不动产株式会社的池袋事务所。这家事务所的规模不大，正前方是镶着玻璃的柜台，在它后面仅摆着两张铁制的办公桌。

当我进去的时候，只有藤尾美弥子一个人在里面处理公事，其他职员好像出去了。因此，我没有约她到外面去谈，直接隔着柜台就聊了起来。从旁人的眼中看来，大概很像某个形迹可疑的男子正在找便宜公寓吧。

我稍微寒暄了几句，接着就马上进入问题的核心。

“你知道野野口的自白书吗？”

藤尾美弥子神情紧张地点了点头：“大概的内容我在报纸上读过了。”

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觉得怎么样？……总之很惊讶就是了，没想到那本《禁猎地》也是他写的。”

“根据野野口的自白，他说因为日高邦彦不是那本书真正的作者，所以在跟你交涉的时候，总拿不出明确的态度，关于这一点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有没有什么要说的？”

“老实说，我不是很清楚。虽然我也觉得和日高谈判的时候，总是教他胡里胡涂地蒙混过去。”

“你和日高谈判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讲过什么话，让你觉得身为《禁猎地》的作者这样讲很奇怪？”

“我想应该没有这样的事，不过，我也不是很确定。因为，我之前根本没有想过，日高邦彦竟然不是真的作者。”

“假设《禁猎地》的作者真是野野口修好了，有没有哪个地方让你觉得确实如此或是无法认同呢？”

“这个恐怕我也无法肯定地回答你。那个野野口和日高邦彦一样，都是我哥的同学，所以他们都有可能写那本小说。若是有人告诉我，真正的作者是个叫做野野口的人，我也只有‘喔，是这样啊’的反应。因为，我连日高邦彦都不是十分了解。”

“这样说也对。”

看来是没办法从藤尾美弥子这里得到进一步的情报了，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，她突然“啊”地一声继续说道：“如果那本小说真的不是日高所写，或许有必要再重读一遍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一直以为书中的某个人物就是在写日高他自己。如果作者并非日高，那么，那个人物也不会是他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你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？”

“刑警先生读过《禁猎地》了吗？”

“我没读过，不过剧情大概了解，我看其他同事读完后所写的大纲。”

“那本小说讲到主角的中学时代。主角用暴力使同侪对他屈服，只要看谁不顺眼，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攻击对方，套句现在的用语，就是所谓的校园暴力。而在他淫威底下的最大受害者，是班上一名叫做滨冈的男同学。我一直以为那个叫滨冈的学生就是日高他自己。”

看过大纲，我知道，小说里有描写校园暴力的场面。不过，那上面并没有把详细的人名写出来。

“为何你会觉得那名学生就是日高呢？”

“因为整本小说是以滨冈这号人物自述过去的方式所写成的。而且就内容来看，与其说是小说，倒不如说是实况记录，这让我相信那名少年就是日高。”

“这样啊，你这样讲我就懂了。”

“还有……”一瞬间，藤尾美弥子有那么一点犹豫，不过她继续说道，“我在想，日高本身就是曾经有过像滨冈那样的遭遇，所以才会写出那样的小说吧？”

我不自主地望向她的脸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小说里，滨冈非常憎恨主导所有暴力事件的主角。我可以感觉到，那股憎恨的情绪漂荡在字里行间。虽然书里没有明白指出，可是滨冈会对曾经折磨自己的男人之死感兴趣，明显地是因为他心底有着很深的怨恨。少年滨冈就是作者，也就是说日高藉由写作这本小说，达到向我哥报仇的目的，这是我的解读。”

我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藤尾美弥子，为了报仇而写小说，这种事情我连想都没有想过。

不，打一开始，我们搜查小组就没注意《禁猎地》这本书。

“不过，按照野野口的自白，这样讲就不通了。”

“没错。不过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如果光就作者是小说人物原型的观点来作考量的话，那不管是日高也好，野野口也罢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不过，长久以来我一直把书中人物和日高的形象重叠在一起，所以一时很难接受另有其人的说法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对了，就像小说改拍成连续剧的时候，看到演员的气质与书中人物的形象不合，总会觉得生气吧？就是那种感觉。”

“假设是日高邦彦的话，那他和《禁猎地》里的滨冈在形象、气质上全都符合吗？请就你的主观回答，没有关系。”

“我觉得好像符合，不过这或许是我个人的先入为主。因为，我刚刚也说过了，事实上，我几乎不了解日高这个人。”藤尾美弥子慎重地，尽量避免讲得太过肯定。

最后我问她，关于《禁猎地》一案，她们抗争的对象从日高邦彦变成了野野口修，今后有什么打算？

“不管怎样，先等野野口的判决结果下来后再说吧。”她以冷静的语气回答。

关于日高邦彦被杀一案，我至今依然穷追不舍、不肯放手，我想上司看在眼里不是很高兴。犯人已经招认，连亲手写的自白书都有了，何必还四处探问？他会这么想也是理所当然的。

“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一切不是都很合理吗？”

上司不耐烦地问道。而我自己也找不到理由否认本案件的调查已经告一段落。别的不谈，此次很多被视为重要证据的线索，都是我亲手找出来的。

连我自己都觉得没必要再查下去了。野野口伪造的不在场证明已经被拆穿，他和日高之间的恩怨也已真相大白。说老实话，我甚至为自己的工作表现感到骄傲。

我之所以会产生怀疑，是在病房里帮野野口做笔录的时候，脑子里突然进出某个想法，不过，当时我没有理它。因为那个想法太过奇怪，也太超现实了。

不过，就算我能暂时忽略，也无法一直避开，那个古怪的想法在我脑海盘旋不去。说老实话，从逮捕他以来，我就经常有种误入歧途的不安，如今这种感觉又更加明显了。

或许是因为不管就刑警工作或人生历练而言，我都还很生嫩，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。这是非常有可能的，可是，我却一直无法说服自己就此让案件画上休止符。

为求保险起见，我试着重读野野口修所写的自白书。结果，我找到了好几个先前不曾看出的疑点：

一、日高邦彦以杀人未遂的证据为要胁，强逼野野口帮自己代写作品。不过，反过来说，如果野野口抱着舍弃一切的觉悟，主动向警方投案的话，那么日高也会遭受某种程度的损失，说不定会因此断送作家的生命。难道日高不担心这个吗？虽说到最后野野口以不想连累日高初美为由，没有去自首，不过，一开始日高邦彦应该没有把握事情会这么发展吧？

二、日高初美死后，野野口修依然没有反抗，是为了什么？笔记里他自述，是因为懒得和日高打心理战。不过，在这种心态下，一般人应该会选择舍弃一切，出面白才对呀。

三、认真计较起来，那卷带子和那把刀子真的可以作为杀人未遂的证据吗？录影带拍的只是野野口侵入日高家的画面，而刀子上也没有血迹。此外，除了凶嫌和被害者以外，在场的只有共犯日高初美一人。根据初美的证词，野野口被判无罪的可能性应该也不低才对。

四、野野口写到自己和日高的关系，说他们变成“合作无间的伙伴”，这种情况下结成伙伴，有可能合作无间吗？

关于以上四点，我试着向野野口求证，然而他的回答千篇一律，不外是：“或许你会觉得奇怪，不过，事实就是这样，我也没有办法。

现在你才来问我为什么会那样做，或为什么不那样做，我也只能说连我自己都不清楚。总之，当时我的精神状况不是常理可以推断的。”

野野口要这么回答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如果是物质层面的东西，我还可以提出反证，偏偏这四点都是心理层面的问题。

此外，还有一个一直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最大疑问，一言以蔽之，是“个性”的问题。

比起我的上司和其他办案人员，我对野野口要了解多了。在我的认知范围内，这个人的个性和他在自白书里所讲的那些内容，怎样都凑不起来。

渐渐地，我已无法抽离那突然萌生的奇怪假设。因为，如果那个假设是正确的，一切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。

我去见日高理惠，当然有特别的用意。倘若我的推理（严格说来，现在只能称之为幻想）是正确的，那么野野口修撰写事件笔记，应该还有另一个目的。

不过，我从她那里打探不到任何关键性的线索，唯一的收获就是那瓶香槟，它是否能够佐证我的推理，现在还不得而知。野野口的笔记里没有提到香槟，会不会只是他漏写了？还是有其他特别的理由？平常不会拿酒做礼物的野野口，那天特地带了香槟前去，我想这其中应该有特殊的含意，如果真的有，那会是什么？

遗憾的是，此时此刻我什么都想不出来，不过，关于香槟的事，好像有必要先把它存在记忆里。

我想，我最好重新审视野野口修和日高邦彦的关系。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走错了路，那么必须回到原点，从头开始才是。

就这点而言，我去见藤尾美弥子是正确的。想要理清他二人的关系，必须追溯到中学时代，而被誉为写实小说的《禁猎地》应该是最好的参考书。

相她见过面之后，我马上跑去书店，买了一本《禁猎地》，就在回程的电车上开始读了起来。由于内容和我所知的大纲完全一致，所以读来比平时都快，只是文学价值什么的，我仍然一概不懂。

诚如藤尾美弥子所说，这本小说是以滨冈的立场来铺陈的。故事一开始写到，平凡的上班族滨冈，某日早晨从报上得知某版画家被刺杀的消息。于是滨冈想起，被杀害的版画家仁科和哉正是中学时欺负自己的头号魔头。

刚升上国三的少年滨冈，遭受过无数次危及生命的暴力伤害。他被人剥光衣服，全身用透明胶带捆着，丢在体育馆的角落；还有，从窗下走过的时候，会突如其来地遭人从头上淋下盐酸；当然，单纯的拳打脚踢，甚至言语暴力、刻意排挤也毫不留情地日夜折磨着他。这方面描写得十分细腻而具真实感，充满张力。我能够了解为何藤尾美弥子会说这不是小说而是实况纪录了。

小说里并没有明确说明滨冈何以成为众人欺负的目标，根据滨冈自己的说法，“就好像某天突然被贴上恶魔的符咒一样”，校园暴力事件就这么开始了。这可说是古往今来所有校园暴力的共同点。虽然他不想屈服，但渐渐地，内心终被恐怖与绝望所支配。

“令他害怕的，并非暴力本身，而是那些讨厌自己的人所散发的负面能量。他从来没有想像过，在这世上竟然会有这样的恶意存在。”

这是《禁猎地》里的一段文字，可说确实表达了被害者的真实心境。在我担任教职时，也曾处理过校园暴力事件，受害者面对诸多不合理的压迫，只有屈服的份。

这些伤害随着主谋仁科和哉突然转校而告终。不过，没有人知道他转到哪里去了。传说仁科强暴了他校的女生，因而被送交管训，不过这其中的真假，滨冈他们并不确定。

滨冈的回忆暂时告一段落，但是，后来因为某些曲折，致使他想要调查仁科和哉的事。描述曲折的部分或许具有某种文学意义，不过我想应该和此次的事件无关。

之后小说的演变，夹杂着滨冈的回忆和访查的纪录。首先揭露的是仁科和哉消失的真正原因。被强暴的女生是某所教会学校的学生，他叫他的狐群狗党把人家押来，在众人的面前强暴了她，现场还有人用V8摄影机拍摄了当时的景况。事后仁科和哉打算把那份未经显影的胶卷，卖给认识的不良帮派，因为女方家长动用所有的人脉，事情才没有闹大。

就这样，小说的前半费了好一番功夫描写仁科和哉的残忍。至于后半则写到因为某种机缘，主角对版画产生了兴趣，并因而往这条路发展。最后故事的结尾，以仁科被迎面而来的妓女刺杀作结，事情就发生在他即将举办个展的前夕，这一段大家都知道是以真实案件为基础所写的。

藤尾美弥子以为小说里滨冈这号人物就是作者自己，并非虚妄之说。当然，对一般小说而言，若一概推断陈述者即作者之化身，未免太过无稽。不过，这本小说有绝大部分被认为是基于事实所写，所以这样的推测应该还算合理吧。

此外，她猜想作者是为了报复从前的过节才写下这本小说，这也并不算是天方夜谭。就如她所说的，书中关于仁科和哉的描写，确实很难说怀着多少的善意。那给人的感觉，不像是在写一个艺术家，而是在写一个向往成为艺术家的俗人。从头到尾，他刻意描写俗人的丑陋及软弱面，确实可以解释成是滨冈——意即作者的报复心理所致。

不过，如果少年滨冈真是作者（野野口修）的分身，那么有一点怎样都解释不通。

小说里，没有一号人物可以和日高邦彦对得起来。

当然，如果作者是日高邦彦的话，情况也是一样，里头也找不到像是野野口的人物出现。

如果就像这本小说写的，野野口修在国中时代遭受同侪的欺负，那么当时日高邦彦在做什么？这是问题所在。他只是沉默地站在一旁观赏吗？

我之所以咬住这点不放是有原因的。是因为，从头到尾野野口的表现让人觉得，日高邦彦是他的好朋友。

遇到校园暴力事件，很遗憾的，父母的亲情或老师的开导并没有多大的帮助，只有友情才是最好的武器。然而，目睹滨冈遭受欺负，“好朋友”却只是袖手旁观？

我可以肯定，这种人绝对不是朋友。

同样的矛盾也出现在野野口修的自白书里。

朋友不会夺人妻子，更不会和人家老婆共谋杀害亲夫；而朋友也不会威胁对方，强逼别人做自己的影子作家。

那么，为何野野口要把日高邦彦说成是自己的“好朋友”呢？

如果以我现在脑中所想的奇怪念头来解释，这些全部都可以迎刃而解。

在我看到野野口修因长期握笔而长茧的中指时，那个念头突然一闪而过……

过去之章 其二 认识他们的人所说的话

【林田顺一的话】

您说的是那件事吗？是这样啊？不过，你想问我什么呢？我想不管你 how 问，都问不出个所以然吧？因为，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他们的国中时代，那不是二十几年前吗？虽然我的记性没那么糟，不过能记得的实在有限啊。

说老实话，我是到最近才知道有日高邦彦这么一号作家的。讲起来丢脸，这几年我根本没看什么书，其实这很不应该，因为我们做理发店生意的，跟客人聊天也算是工作之一，不管什么话题，都要能聊上几句才行。不过，我实在是太忙了。会知道有日高邦彦这位作家，甚至知道他跟我同班，也是因为这起事件。嗯，我从报章杂志上得知日高和野野口的经历才唤起了记忆。报纸我大致看过了，吓了一跳，竟然有这种事，还闹出了人命。是，我还记得野野口，也记得有日高这个人啦，不过，老实说，我对他没什么印象。他们两个是不是好朋友？我不是很清楚。

野野口，大家都叫他NORO（“野野口”日文读法NONOGUTI。）。你看，“口”这个汉字和日文片假名的“口”（读RO）不是很像吗？简化他的姓就变成NORO了。他那个人有点迟钝，所以这个绰号大概有呆傻的意思吧。（“NORO”发音近似日文的呆瓜）

我想起来了，这个男的一整天都在看书，因为我曾坐在他隔壁，所以有印象。读什么？我不记得了。因为没兴趣嘛！不过我可以肯定不是漫画就对了。他的作文——尤其是抒情文写得很好，好像还蛮讨导师欢心的。嗳，因为我们导师教的是国文，学校就是这么一回事。

你是说校园暴力事件吗？有啊。最近媒体才大肆报导，其实这种事从以前就有了。虽然也有人说以前的手段没有这么恶毒，不过，校

园暴力这事注定就是恶毒的，不是吗？

对了，话说回来，野野口总是被欺负，我现在才想起来。没错，没错，那家伙也被欺负过。便当被加料啦、金钱被勒索啦、或是被关进扫除工具箱里，什么样的情况都有。该怎么说呢？他是属于容易被欺负的那类。

身体被缠上胶带？胶带，你是说厨房使用的那种吗？啊，听你提起，好像有那么一回事。总之，那帮人总是极尽乱整之能事。从窗口泼盐酸？嗯，说不定也做过这么过分的事喔。

总之，我们那所国中的风气不是很好，校园暴力乃家常便饭。

哎呀，问到这个就教我难堪了，说老实话，我也曾欺负过他。不，只有一、两次而已，班上的那群坏蛋有时也会要求我们这些普通学生加入他们的行列，如果违背他们，下次就轮到自己遭殃了，所以没办法，只好加入。那种感觉真是不好，虽然不愿意，但还是欺负了弱者。我有一次把狗大便偷偷放进他的书包里，站在旁边的女班长明明看到了却假装没看到。那个班长叫什么？我想起来了，她姓增冈。没错，确实是这个名字。那些不良份子确实以作弄人为乐，何况，要是能像这样让一般的学生也沾上边，把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拉到和自己一样的水准，不是也很有趣吗？这个道理我现在才明白。

藤尾吗？我当然没忘。这种话虽然不好大声讲，不过，不知有多少次，我心想要是那个家伙不在就好了。不，不只是我这么想吧？大家应该都一样，就连老师肯定也有这种想法。

总之那个人有本事毫不在意地折磨他人，这就是所谓的残忍吧。他的个子比成人还要高壮，力量又如此之大，任谁都拿他没辄。其他的坏蛋只要跟在藤尾后面就觉得安心，受到这些人的阿谀吹捧，藤尾那家伙就更加嚣张了。所谓的所向无敌，就是指那种状况吧？嗯，没

错，这些事件的首领也是他，他负责统筹一切。听说从老实的学生那里搜括来的金钱，全部交由他保管，简直就跟流氓没有两样。

藤尾离开学校的时候，我非常高兴，心想总算可以恢复平静了。事实上，这之后的校园气氛的确改善很多，虽然还是有不良帮派的存在，不过与藤尾在的时候相比，已经收敛很多了。

他被退学的理由，我不是很清楚。传说，他打伤了其他学校的学生，因此被送交管训，不过，我想真实的情况并没有这么单纯吧？

您一直问我藤尾的事，请问这和此次的案件有何关系？不是已有结论，说日高因为抄袭野野口的小说才被杀的吗？

咦？施暴小组的成员吗？不，我不知道他们的近况。搞不好，都成了一般的上班族了？

那时的通讯录吗？有是有啦，不过上面记的只有旧地址喔。这样也可以吗？请等一下，我这就去拿。

【新田治美的话】

你是从谁哪里打听到我的？林田？好像曾经同班过。不过，我刚说了，对不起，那时的事我已经不记得了。

增冈是我娘家的姓。嗯，没错，我是做过班长，从男女生里各推举一名，也没什么重要的事，就是负责跟老师联络而已，还有在大家商量事情的时候当一下主席。啊，没错，班会！这个词我已经好几年没讲了，因为我们夫妻没有孩子。

日高和野野口？对不起，我几乎没有印象。虽然我们是男女合班，不过我都是跟女孩子在一起，他们男生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不是很

清楚。或许有暴力事件吧？不过我没有发现。如果发现的话？这个，现在才说什么都太晚了，不过，我大概会跟老师报告吧。

抱歉，我老公就快要回来了，我们可不可以就讲到这里？反正我也无法提供任何可靠的线索。还有，我是那所国中毕业的事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向别人提起？嗯，因为这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困扰。连我丈夫都不能说喔，拜托你了。

【四谷雅俊的话】

日高和野野口的事？亏你还大老远跑来，请赶快进来。这样好吗？站在门口好像……是吗？

我当然还记得他们两个。虽然我已经退休快十年了，不过，导师班上的学生，我全都记得，因为照顾他们整整一年了嘛。更何况，他们两个是我调到那所国中后带的第一届学生，所以特别有印象。

没错，野野口的国语成绩确实出类拔萃。虽然不是每次都拿百分，不过应该也相差不远。日高啊，好像就没那么突出了，因为我没什么印象。

野野口被人欺负？不，应该没这回事吧？班上确实有恶劣的学生，不过，我从未听说他曾受到别人的迫害。

是吗？林田是那么讲的吗？真教人意外，我完全不知情。不，我不是故意装傻，现在才来装傻也没意义。

说起令人意外的事，有一阵子野野口倒是和那群坏蛋走得很近，教我好不担心。他的父母曾来找我谈，而事后我也曾训诫过他。

不过，这种时候真正能发挥效用的，毕竟还是朋友。能阻止野野口走偏的，不是父母也不是老师，而是朋友。当然，我讲的是日高。

日高不是很杰出的学生，却是个很有骨气的孩子。他讨厌不正当的行为，只要让他觉得不对，就算对方是老师，他也会据理力争。

我记得那是正月时候的事情。有一天，他们两人一起来找我，我感觉得出来是日高带野野口来的。虽然他们什么都没说，不过，我把它解释成“让您操心了，真对不住”的意思。

这两人会成为一辈子的好友吧，当时我是这么相信着。不过，没想到他们各自进入不同的高中。因为他们的整体成绩非常接近，就算念同一所学校也没什么好惊讶的。

结果呢？到最后竟然还发生这样的事，真教人震惊。肯定是哪里出错了，不管是日高还是野野口都不像是会做那种事的人啊。

【广泽智代的话】

你是说野野口家的儿子吗？这我很清楚，因为我们曾做过邻居。有一、两次，他还来我们店里买过面包。嗯，我家的店就开在附近，是十年前才收起来的。

哦，果真是那件案子？喔，是这样啊？是呀，我吓了一跳呢。那个孩子竟会做出……

我真是无法理解。

你问他是怎样的孩子？让我想想，该怎么说呢？感觉蛮阴沉的，不像一般小孩，总是闷闷不乐的。

我想那应该是他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吧？有一阵子，学校明明没有放假，小修却一直待在家里。他总是站在二楼的窗口，望着窗外发呆。我看到了，就从楼下跟他打招呼，说：“你好啊！小修，感冒了吗？”

可是，那孩子却应也不应一声，就急急忙忙地把头缩了回去，拉上窗帘。我又没做什么令他讨厌的事。偶尔在路上遇到了，他也一定拐进小巷子里，尽量避免跟人家打照面。

事后我才知道，当时那孩子好像拒绝上学的样子。详细的理由我不是很清楚，不过，大家都说是他的家长不好。那家的父母按理说只是普通的薪水阶级，不过夫妇俩都特爱铺张，对小孩也过于保护。说到这个，我想起那家的太太曾经这么说过：“我家的小孩，原本打算让他就读办学严谨的私立小学。不过，因为我们缺乏特殊的管道，搞到最后没办法，只好让他念现在这所学校。虽然那种风气不好的地方，我一向不喜欢。”

我当时真想顶她：“是啊，我们这儿风气不好，真对不住！”我女儿和儿子都读那所学校，也不见哪里不好。也对啦，野野口太太好像是因为老公工作的缘故才搬来这里的，而他们以前住的地方大概很高级吧。

唉，父母亲都这样了，也难怪这孩子会变得不想去上学了，孩子本来就很容易受到父母的影响。

不过，一直不去上学也不是办法，后来连他爸妈都着急了，只差没押着他去而已。

那孩子后来肯去学校，我想是多亏了邦彦。是的，我说的是日高先生。没错，就是这次被杀的日高邦彦先生，我从他小时候就认识他了，忽然改口叫邦彦先生，感觉怪怪的。

邦彦好像每天都来接小修上学。我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，大概他们正好是同年级的缘故，学校的老师拜托邦彦这么做的。

我每天早上都有看到喔。首先邦彦会从我家门前经过，由右往左边走去，这时他一定会跟我打招呼。那孩子真的很乖。然后，过一会

儿，他会和小修一起从反方向走过来。有趣的是，这时邦彦会再打一次招呼，而小修则是默默地低着头。一向如此。

就这样，小修总算每天按时上学了。幸运的，还一路读上国中、高中，甚至大学，邦彦对他来说就好像恩人一样。没想到，竟然会发生这次这样的事……我真是想不通。

他们两个一起玩吗？嗯，我经常看到，还加上棉被店的儿子，他们三个经常玩在一块儿。就连玩好像也是邦彦邀约，小修才去的。他们的感情很好呢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不是吗？

邦彦不只对小修一个人亲切。他对每一个人，特别是遇到比自己还小的孩子，总是很温柔。所以，我得再强调一次，关于这次的事情，我怎样都无法相信。

【松岛行男的话】

日高和野野口……吗？

呀，对不起，知道那件事我也很惊讶呢。我一听到他俩的名字，就会不由得想起从前的点点滴滴。不过，你真不简单，竟然会找上我。嗯，没错，我小学的时候，经常和他们玩在一块。我老家是卖寝具的，记得我们总是躲在后面的仓库里，拿刚进货的座垫来玩，所以老是挨骂。

不过，说老实话，我并不是那么喜欢他们两个。因为附近没有其他小孩可以跟我玩，不得已，只好跟他们凑合在一起。所以，等升上高年级，我一个人可以跑得比较远之后，就和别的朋友玩了。

那两人的关系吗？该怎么说呢？我觉得那跟好朋友不同，也称不上是童年玩伴，该怎么形容比较好呢？

喔，是这样吗？在面包店阿姨的眼里看来是这样？大人的眼光总是不太准。

那俩人的关系绝对不是对等的。没错，日高一向占着优势。嗯，这是我的想法，我觉得日高下意识里会以为自己救了与学校犯冲的野野口，他虽然没有明说，不过态度里却有这层意思，他总是带领着野野口。我们三个经常去抓青蛙，就连那个时候，日高也要向野野口指点：那个地方很危险，再找一个比较安稳的立足点啦，或是鞋子要先脱掉之类的。与其说他在命令他，倒不如说他拼命地在照顾他，所以他们的关系倒也不是头目和小喽罗，比较像兄弟——虽然年纪一样。

野野口似乎也对日高颇不以为然，因为他经常会和我讲日高的坏话。虽然面对面的时候，他一句话也不说。

如刚才所说，升上高年级之后，我就没和他们一起玩了，而那两人好像也是从那时起不再来往。其中一个理由是野野口要上补习班，也就是说没有时间玩乐。另外一个理由，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是野野口的妈妈不喜欢日高。我记得有一次无意间听到野野口的母亲问野野口：“你没再和那家的孩子一起玩吧？”

她的口气非常严峻，表情吓人的。她说的“那家”指的是日高家，我是后来才听出来的。当时我心想，她说的话真是奇怪，为什么不能和日高一起玩呢？至今我依然不明白野野口的妈妈为何会讲出那样的话。嗯，我完全猜不出来。

野野口拒绝上学的理由吗？我没办法说得很清楚，不过，直截了当地讲，就是和学校不对头吧？他好像也没什么朋友。啊，说到这个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他曾提过要转校，好像想转到比较好的学校去，不过，终究没有转成，这件事后来就没有下文了。

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。都十几二十年前的事，几乎要忘光了。

这次的事件吗？我很惊讶。虽然我只知道他小时候的事，没资格乱说话，不过还是觉得意外。不，我说的是日高，虽然他对野野口总占着上风，不过他从来没把他当作跟班。他的正义感也很强，所以说他逼野野口做影子作家，这实在是……或许，人长大了性格多少会改变吧？当然是变成坏的一面。

【高桥顺次的话】

吓我一跳，我没想到警察会为了那个案子找上门来。不，我看了报纸曾想起他们两个和我同校，又是同班同学的事。不过我跟他们又不是很熟，所以以为这件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对了，这案子不是还扯上文学吗？那一向和我无缘，我想今后大概也是如此吧。

你说，你想问什么？喔，那时的事啊。唉，真对不起，那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，你听了可能要皱眉头呢。

你是从谁哪里打听到我的？喔，从林田那儿，那家伙从以前就是个大嘴巴。嗯，没错。

最近这被炒得像是天大的社会问题，不过偷偷告诉你，我以前也常欺负人呢。嘿嘿，孩子嘛。不过，我觉得那种事也有存在的必要，我不是在找藉口，你看，一旦出了社会，就有一大堆讨人厌的辛苦差事等着你做，就把这种事当作是步入社会前的练习不就得了吗。如果能从中全身而退，也能获得应有的智慧，不是吗？我是这么想啦，最近大家也未免太小题大作了，只不过是欺负一下而已。

如果你想知道当时的事，与其问我，倒不如寻求一个更好的方法。当然要我告诉你也是可以啦，可是，我大部分都忘了，也不会条理分明地描述。说不定讲到一半连我自己都不晓得在说些什么。

我说的那个好方法就是看书，以日高名字发表的书。我想想，那叫做什么？书名取得蛮深奥的，不太好记。咦？啊、对、对，就叫做

《禁猎地》，没错，就是它。什么？警察先生您也知道？既然如此，你就不用特地跑来找我了嘛。

嗯，书我是没有全部读完啦，不过，那件事发生之后，我曾抱着一探究竟的心情去翻了这本书。哈哈，这还是我第一次上图书馆呢，感觉怪紧张的。

读过那本书，了解里面的情节后，你就会知道那本书的主角是以藤尾为模特儿，而我们国中时代的事情也都写在里面了。哼，搞不好连我也被写进去了。

警察先生也读过了吗？喔，这样啊？嗯，这个我们只能在这里讲，那里面写的全是事实。不，是真的。虽然那看似一本小说，其实真实的情况就是那样。当然，人名会有所不同，不过，其他的部分却是照实描述。所以只要读了那个，就可以了解所有的事。连我已经忘记的事，也全写在里面了。

用胶带把人层层捆住，丢到体育馆里的手法也写了？说到这个，我就冒冷汗，因为是我带头去做的，那不是什么光采的事。只能说是年少轻狂吧？唉，就是那样。

我刚刚讲的那些全是藤尾指示的。那家伙很少亲自动手，却很会指挥同伴。我没想过要当他的喽罗，只不过和他一起谋划，事情会有趣很多。

你指的是藤尾攻击他校女生的事吗？对于那件事，我不是很清楚。不，是真的，我只知道藤尾一直在注意那个女生。她留着长发，个儿娇小，大概就是那种所谓的美少女。你别看藤尾的块头那么大，实际上他有恋童癖，看到那样的女生，他就受不了。这些事那本小说里也有写，我一边读一边在想，描写得还真是深入。不过，说不定写小说的人对藤尾了解得很透彻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

对了，那本小说还写到藤尾会一个人突然消失的事。明明还没下课，第六节上到一半，他总是一个人不着痕迹地离开教室。不，正确地说，应该不足第六节的一半，而是第六节快结束的时候。因此，课外活动的时间，藤尾几乎都不在教室里。他去了哪里呢？就如那本小说写的，那名美少女每天放学都走固定的路线，他肯定是跑去堵她了。不过，他去那里从来不带同伴，总是独自一人。所以，藤尾去了以后做了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大概是像小说写的，他一直躲在暗处观察那个女孩，构思他的掳人计划吧。这么一想，感觉怪隐的。

他对那个女孩施暴的时候，好像只带着一个人。是谁我不知道，不，我是说真的，我没必要到现在还替他隐瞒。当然不会是我！我是做了很多坏事没错，不过，帮着人家去强奸，这种事我可没做，请相信我。

正如你所说，《禁猎地》所描写的施暴场景，似乎有很多人参加。一个人负责按住那个女的，一个人用V8拍摄过程，还有其他人在旁观看。可是，实际上，真正在场帮忙的只有一人而已，嗯，就是负责制住女孩的那个。而V8的说法也与事实不符，他们用的是拍立得照相机，听说是藤尾自己拍的。那时的照片后来怎么样了，我不清楚。小说上写藤尾打算把它卖给黑道，不过，结果到底如何呢？那些照片我没看过，说老实话，我很想看，不过没有传到我这里。

啊，对了，或许那个家伙知道！有个叫做中冢的小子，他是藤尾的跟班，也因此从藤尾那里拿过不少好处。如果藤尾想要寄放东西的话，一定会放在那小子那里，就算照片也不例外。不过，我不认为他到现在还会留着这种东西，他的联络住址我不清楚。中冢昭夫，昭和的昭、丈夫的夫。

我刚说的那些，野野口没有告诉你吗？他应该也很清楚才对。因为清楚，所以才能写出那样的书嘛！耶？他什么都没说吗？或许是难以启齿吧。

为什么难以启齿？那种事说起来不太光采吧？没什么好炫耀的。

因为他被欺负？那家伙被欺负的时间不怎么长呀。藤尾一开始就没把野野口放在眼里，他锁定的目标是日高，理由是对方太骄傲了。实际上是因为日高不管怎么被欺负，都不肯按照藤尾的指示去做。藤尾毕竟是藤尾，一再被小看让他发了狂，致使他的手法越来越激烈。于是，那本小说写的情节就这么真实上演了。

没错，被我们用胶带捆绑的人也是日高。嗯，泼向窗外的盐酸也是冲着他来的。野野口吗？野野口那时已经跟着我们了，没错，他成了我们的人。那小子才是藤尾的喽罗，就连我们也可以使唤他。

他们两个是好朋友？不可能。不，毕业后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，虽然这次事件的报导都写着，他们以前是很好的朋友，或许高中以后情况又改变了也说不定，不过，据我所知，他们在国中时代绝对不可能是好朋友。因为野野口向藤尾说了很多日高的坏话。如果不是野野口的话，藤尾对日高也不会那么深恶痛绝。

所以，那本《禁猎地》里写到的中学生滨冈，肯定是日高没错。虽然坊间传说野野口才是真正的作者，为了让书以日高的名义发表，所以只好把日高写成了主角滨冈。野野口是谁的原型？这个嘛，会是谁呢？我说不上来，不过，总之就是欺负小组的成员之一就对了。

不过，仔细一想还真是奇怪。加害者写的小说以被害者的名义发表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
【三谷宏一的话】

拜托请尽量长话短说，因为待会儿我还要开会。

我实在不太了解，您到底有何贵干？不，我也曾听说警方为了办案，会彻底调查犯人的过去，不过，我和野野口来往都已经是高中时

候的事了。

耶？您从小学时代开始调查起？这实在是……不，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，有这个必要吗？

野野口跟一般人没啥两样，是个很普通的高中生。他和我都喜欢阅读和看电影，我们经常聊这方面的事。嗯，我也知道他想成为作家。他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宣布，将来打算从事这门行业。他还曾把他写在笔记本里的小小说拿给我看，内容我不记得了，大多是科幻小说吧？很有趣喔，至少，当时的我从中得到了乐趣。

野野口选读我们学校的原因吗？那当然是因为他的成绩刚好可以进这里嘛。

不，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野野口好像曾经说过，其实附近还有一所同等级的高中，不过，他就是不想去那里。同样的话，他不知重复了多少次，所以我还记得。嗯，他肯定讲过好几遍，所以我才一直放在心里。

他讨厌那所高中的理由吗？我不记得他说清楚了没，不过大抵是环境不好、学生素质差之类的原因吧？因为他经常把这些话挂在嘴边，就连提到自己的母校也一样。

嗯，他的母校指的是小学、国中读的学校。说到那个学校的缺点，他可是经常挂在嘴边。

不，我很少听他讲国中时代的朋友。就算听过，应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因为我没有印象。我也从未听他提起日高邦彦这个人，他有这么一位童年故交，我也是案发后才知道的。

他经常抱怨学校和居住地，住在那个乡镇的人是如何低级，那种地方的学校是如何的缺乏水准。因为他总是唠叨个没完，连我都有点

烦了。他平常还好好的，只要一讲到这个就会动气。我当时还想，他真是个怪人。不管是谁，都会觉得自己生长的城市是最好的。

他说：“我家原本不该在那种地方，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，我们被迫住在那里，所以我想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会搬家了。也就是说，住在那里只是暂时的。因此我们不需跟邻居套交情，我也不跟附近的小孩玩。”

他住在哪里，对我来讲根本就没有差别，可是他却再三强调这点，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。结果，他和我来往的期间，好像也没搬成家。

说到搬家，我想起来了，他还讲过这样的话：“小学的时候，我曾有过一次转学的机会，因为我怎样都无法适应当时的环境，我的父母没有办法，只好做出最坏的打算。可是，最后那件事还是不了了之。详细的情形我是不清楚啦，不过看来好像是我又肯去上学给搞砸的。真是过分，我每天可是难过得要死。

邻居有个爱管闲事的家伙，每天都来邀我，我没办法，只好去上学，都快给他烦死了。”

对我来说，有一个这么亲切的邻居是件好事。不过，野野口会这么说，应该有他的道理吧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野野口了。不，好像碰过一次，可是，就只有那样而已，我们没再来往。

日高邦彦的小说吗？说老实话，我以前没有读过。我读的都是推理小说，所谓的侦探故事，我比较喜欢那个。太过严肃的作品，总让我敬而远之。

不过，这次不是出事了吗？抱着姑且一看的心里，我只读了一本。因为听说真正的作者是野野口，我总忍不住会感到好奇。

那本书叫做《萤火虫》，写的是烦恼妻子红杏出墙的艺术家。艰深的道理我是不懂啦，不过，我在读的时候，有好几次出现恍然大悟的感觉。也就是说，里面有一些地方会让我产生“啊！这就是野野口的作品”的想法。我可以感到他的个性充斥在字里行间。个性这种东西是自小就不会改变的。

哦？是这样吗？《萤火虫》是日高邦彦本身的作品？喔，啊，是吗？

哎呀，这下脸可丢大了。嗯，也罢，外行人本来就不懂。

就谈到这里好吗？因为我还有会要开。

【藤村康志的话】

没错，我是修的舅舅，修的母亲是我的姊姊。

诉请归还利益？那没什么。钱？不是单纯为了钱，站在我们的立场，总希望事情能有个合理的交代，大家能把话讲清楚。

修杀害日高先生的事，确实不可原谅，我也觉得他必须付出相对的代价。修自己也是这么想，所以才会招供的吧。

不过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觉得必须先把话讲清楚。就算是修的不对，他也不是毫无缘由就做出那样的事。我听说他和日高之间有很多恩怨情仇，所谓的影子作家，不就是替日高写小说吗？终于，他忍受不了才爆发了。

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们那边也有错，不是只有修是坏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只有修一个人受到惩罚，不是太不公平了吗？那位先生的过错

该怎么算呢？

我是不太清楚啦，不过说起日高邦彦，他不是赫赫有名的畅销作家吗？听说名列前十大缴税名单里呢。那是谁赚的钱呀？那不是卖掉修写的小说所赚来的钱吗？而那些钱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摆着，只有修一个人受到处罚，这不是有点奇怪吗？我实在不懂，要是我就会把那种钱归还。这是应该的，不是吗？

嗯，当然，我也知道他们有话要说。所以，后续的事情，我也委托律师了，希望事情能够有个圆满的解决。我只是想拉修一把，并不是想要钱。因为不管他们还回多少，那也不会变成我的钱，那理所当然是修的钱。

话说回来，刑警先生您今天到我家来是为了什么事？我们争的顶多扯上民法，跟刑警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

喔，你真正想谈的不是这个？

我姊的事吗？嗯，没错，那个地方是修出生不久后才搬进去的。买房子嘛，当时姊夫的亲戚正好有块地要廉让，他们就在那里盖起了房子。

我姊对那个地方吗？唔，正如您所说的，她不是很喜欢。她好像曾经抱怨过，早知道是这种地方，绝对不会把房子盖在这里。她好像一打算住下后，就对周遭的环境做了很多的调查。结果，这就是她的观感。

她对那地方的哪一点不满意？这个我不知道。每次只要一提到这个，姊的心情就不好，所以我总是尽量避免去谈。

刑警先生，你为何要问这些？这些和这次的案件有何关联？

虽然有必要详加调查，可是连我姊的事都问，会不会太夸张了？算了，不管你 how 问，这些都已经是过往云烟，也无所谓了。

【中冢昭夫的话】

野野口？那是谁？我不认识他。

国中时代的同班同学？嗯，大概是吧，我忘了。

报纸？我不看报纸的。作家被杀的事？我不知道。

哦？作家和凶嫌都是我的同班同学？那又怎样，跟我又没有关系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现正失业中，必须赶快出去找工作，希望你不要打扰我。

日高？你说的是那个日高吗？被杀的作家就是他啊？

嗯，那家伙我还记得。竟然是那家伙！人类真是什么时候死、会怎么死都不知道呢。

你为什么要问这种事？你问那家伙国中时候的事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查案？犯人不是已经抓到了吗？你自己刚刚说的。

哼，最近连警察都变得很古怪。

算了吧，都几百年前的事了。

嗯，是啊，我是整过日高好几次。也没啥特别的理由，就只是他撞到我之类的小事，总之就视情况办理啰。

不过，日高那小子是头倔驴，怎样都不肯拿钱出来。其他没用的家伙，只要随便威胁一下，三五百、上千元不都拿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专找日高的麻烦。那小子确实很有骨气，我到现在才能这么讲。

你很烦耶，我不是跟你说不知道什么野野口的。

啊？等一下，野野口？两个野再一个口吗？

是啦，你说的是NORO吧？野野口，我们都管他叫笨龟呀。喔，如果是他的话，我就知道了。他是藤尾的钱包。

我说钱包你不懂？放钱的袋子啊。没错，他总是一股劲儿地把钱奉献给藤尾。那家伙不但出钱，还让人当下人使唤，十足十的马屁精！

藤尾被赶出学校后，我们这群人也跟着四分五裂了。就连NORO也不知从什么开始，很少出现在我们的聚会上了。

上了隔壁学校的女生？那件事我不是很清楚，真的！虽然跟藤尾最亲近的人是我，不过，详细的情况，他连我也没说。主要是因为那件事之后，我跟他就很少见面，那家伙被迫在家自修。

不是，才不是我。藤尾欺负女生的时候，和他在一起的另有其人。我不知道，是真的。

我问你，这种老掉牙的事和这次的凶杀案有什么关系？

不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。你刚刚说被杀害的是日高？

正确的时间我不记得了，不过，日高曾经来找过我，希望我告诉他有关藤尾还有那件强暴案的事。是什么时候呢？应该是三、四年前吧？

喔，对了，他说他打算写一本小说，以藤尾为模特儿。我没把他的话当真，所以现在才想起来。这么说，日高当时已经是作家啰？哦，早知道应该多跟他要点礼金的。

嗯，我把知道的全告诉他了。我对日高这个家伙，也没什么深仇大恨嘛。

至于欺负女生的事，我跟他讲我几乎不知情。没想到，他还死缠滥打地说，就算只有一点印象也好。他八成也是以为是我跟藤尾一起去强暴人家的吧？

照片？什么照片？

我有照片？是谁告诉你的？

……唉，我是有啦。

藤尾被捕之前，给了我一张。拍得不是很清楚。我只拿那个应该没有关系吧？何况有了那个也不能干嘛。

你说我一直保留就不对了，我只是碰巧没有丢掉罢了。你自己在家里找找，肯定也会发现一、两张国中时代的照片吧？

我现在没有了。日高走后不久，我就把它丢了。

把照片给日高看吗？嗯，我有给他看啊。我这人也很念旧的，毕竟人家大老远跑来，还带了礼物。

他请我借给他，我答应了。可是，两、三天后，照片被放在信封里寄了回来。上面好像写着，他没有保存照片的习惯。后来我连信封一起丢进垃圾桶里了，就只有这样。

之后，我没再见过日高。

照片只有一张，其他的照片怎样了，我不知道。

就这样，可以了吧？

【辻村平吉的话】

对不起，我是他的孙女早苗。我爷爷讲的话，一般人恐怕听不懂，所以由我来翻译。

不，没关系。这样谈话才能尽早结束，对我们也好。

你问他几岁？应该是九十一吧。心脏没问题，不过腰腿毕竟不行了。不，他的头脑还很清楚，就是耳朵背了一点。

十五年前我爷爷就已经不做烟火师傅。年纪大了是个原因，不过主要是供需上的问题。自从河畔的烟火大会取消后，爷爷几乎就没有什么工作了。不过，我们家人觉得时机刚好，我爸爸并没有继承这份事业。

这是什么书？咦，《死火》……啊！这不是日高邦彦的小说吗？不，我不知道，我想我家也没有人读过。我爷爷吗？我问他看看。虽然问了也是白问。

……他果然不知道。我爷爷这十几年来已经都不看书了，这本书有什么特别吗？

啊，是这样啊？写的是烟火师傅的故事？

……爷爷他说，没想到会有人写这么稀奇的事，因为这种工作一般人不太可能接触到。

耶？日高邦彦曾经住在那附近？嗯，没错，爷爷工作的地点就在那间神社的旁边。哦，是这样吗？他小时候曾看过爷爷工作的情形，长大后就把它写进了小说里？一直忘不了爷爷的事？这个嘛……

……听你这么一讲，爷爷说以前好像偶尔会有附近的小孩过来玩。因为危险，爷爷总是不准他们靠近。不过，看他们那么感兴趣，

只要他们答应不乱碰东西，爷爷还是会让他们进来。

你问说这样的孩子有几个是吗？请等一下。

.....他说不上来到底有几个，不过记得的只有一个。

叫什么名字呢？待我问看看。

.....爷爷说他不知道名字。嗯，并不是忘了，而是一开始就不知道对方的名字。我爷爷对从前的事还记得一清二楚，我想他说的应该没错。

嗯，这个嘛.....虽说他的记性很好，不过这样未免太勉强了吧？我先跟他说说看。

.....真让人惊讶，他好像还记得。他说只要把照片给他看，他就认得出来。你今天有把照片带来吗？那，我们让他认看看好了。

咦？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国中纪念册吗？是，那个孩子应该就在这个班级里面。啊，不过，那孩子去找爷爷的时候应该比这还要小吧？是啊，没错。哎呀呀，这可难了。你要我跟爷爷解释？这实在太困难了。并不是这么大的孩子？我要怎么跟他讲才好呢？嗯，算了，我先跟他说说看吧。

过去之章 其三 加贺恭一郎的回忆

对于野野口及日高的过去（尤其是对他们的国中时期）有所了解的人，我已全数拜访过了。当然一定还有其他的漏网之鱼，不过必要的资料已经都找到了。虽然这些资料就好像散落一地的拼图碎片，不过我却隐约可见它们拼凑完成的图形，而那正是此次事件的原貌——我如此确信着。

国中时期的暴力事件——或许可说是他们俩关系的写照吧。当我朝这个方向想的时候，有很多地方不谋而合。假若省略他们晦涩的过去不谈，就无法说明此次的谋杀了。

对于校园暴力，我多少有些经验。话虽如此，但我本身没被人欺负过，也从来不曾加害人（至少没有这个念头）。我所说的经验是站在教育者的立场得来的。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，当时我担任国三毕业班的导师。

上学期后末，期末考试时，我察觉班上好像有这类情事。

有一个老师跑来告诉我：“加贺老师，您班上好像有人作弊。”他说某一题，有五个学生的卷子出现相同的答案，如果答案是正确的也就算了，偏偏他们错的地方一样。

“而且这五人的位子都集中在教室后方，我敢肯定这一定是作弊。我不介意由我来惩戒他们，不过想先让你知道一下。”

这位英文老师做事一向冷静，就连这个时候，他也没有因为学生在他的课堂违规而动怒。

我稍微想了一下，回应道：“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。”如果真有其事，我不认为他们会只挑英文一科。

“我无所谓，只是此风不可长。一旦他们得逞过一次，下次作弊的人数就会增加。”英文老师的忠告十分中肯。

于是我赶紧询问其他科目的老师，这五人的卷子有没有可疑的地方？当然，我自己教的社会科（地理），由我自己来调查。

结果，在国语、理化、社会这几科里，都找不到明显的迹象。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相似的地方，但也不能一口咬定那就是作弊。关于这点，理化老师说了：“作弊的家伙也不是笨蛋，不至于那么明目张胆，孩子也有孩子的方法。”

可是，这个方法在数学科上成功了，数学老师断定他们绝对有作弊。

“连一、二年级程度的数学都不会的家伙，升上三年级后竟突然开窍了？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因此，还没考试以前，我大致就猜得出来，这一题哪些学生会解、哪些学生只能举双手投降。以山冈同学来说好了，他不可能会写最后的证明题。答案卷上他不是写了‘ADEF’吗？其实这应该是‘ \triangle DEF’才对。他对几何问题没有概念，所以才会把别人答案中的‘ \triangle ’记号错看成英文字母的A了。”

不愧是研究数学的，他的意见很有说服力。

事情看来似乎不太乐观，我思考着该如何处理。关于作弊，这个学校采取的政策是，除非当场抓到、情节重大，否则不予处罚。不过，总得让那些学生知道，老师们并非全然不知情才行。也就是说，必须警告他们一下。于是，某天放学后我把他们找来。

我首先告诉他们，他们被怀疑有作弊的嫌疑，证据就是英文考卷错在相同的地方等等。

“怎么样？你们有没有做？”

没有半个人回答我的问题。于是我点名一位叫做中冈的学生，又问了一次。

他摇了摇头，回说：“没有”。

我再询问其他人，不过大家都不承认。

因为没有证据，我也不好一直追究下去。不过我很清楚，他们在说谎。

他们之中有四个人从头到尾都是一副桀傲不驯的态度，只有一个人眼眶红了，他叫做前野。从之前的来看，其他四个人肯定是抄他的。当然，不管是给人家看还是偷看人家的，都得接受相同的处罚，这是这所学校的规定。

那天晚上，前野的母亲打电话给我，她问说儿子看起来怪怪的，是否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？

我出口告知作弊的事，结果电话那头的她惊呼一声，那心情肯定就像做噩梦一样吧。

“假设真的有作弊的话，我想前野也是提供答案的那方。不过，违规毕竟是违规，幸好这次没有找到证据，我只是稍加警告就完了。他是不是受到很大的惊吓？”

听我这么一问，母亲哽咽着说出令人意外的话：“他今天浑身是泥地回到家。虽然他一直躲在房里不肯出来，不过我看到他的脸莫名其妙地肿了起来，好像还流了血……”

“他的脸……”

第二天，前野以感冒为由没来上学。接着隔一天他到学校的时候，脸上带着眼罩，脸颊上的淤肿一看就知道是被人打的。

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。前野不是那些坏蛋的朋友，他只是被迫照着其他四人的话做。他之所以被打，也是因为作弊事件败露，那些家伙把气出在他的身上。不过，这种事件是不是三天两头经常发生，还无法判断。

然后，暑假来了，时机真是不对。虽然察觉班上有恶意整人的现象，但这段时间里我什么都没做。如果要我解释，我会说是因为太忙了。虽然在放暑假，但为了思考学生升学的事，我一刻也不得闲。有一大堆必须搜集的资料，还有像山一样处理不完的工作。不过，这毕竟只是藉口。那年的夏天，前野被山冈他们勒索了至少十万日圆以上。不，更糟的是，他们之间的纠葛变得更晦暗、更复杂，而我一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些事情。

到了第二学期，前野的成绩急转直下，从班上少数有良心的学生口中，我得知校园暴力已经演变成例行公事的事实。他的头竟然还被烟蒂烫伤六处，我怎么想都想不到。

我该怎么应付才好？同校的老师里有人劝我，都三年级了，就假装没看到，静待他们毕业就好了。可是，这种事我做不出来。这是我第一次带三年级的班，我不希望在我班上就读成为学生的不幸。

首先我先找前野谈。我问他事情是怎么开始的？至今为止发生了什么事？

可是，他什么也没说。他害怕要是不小心说出了什么，会被整得更惨。他的害怕非比寻常，那额角流下的汗水以及指间的颤抖说明了一切。

我心想，就从建立他的自信开始吧。这时我想到剑道，我一直是剑道社的教练，曾看过很多懦弱的少年因为修习剑道而胆量益增。

话虽如此，现在才让他加入剑道社似乎太晚了，于是，我每天早上对他施以个别指导。前野虽然一副兴趣缺缺的样子，依然每天准时来到道场。他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当然理解菜鸟老师为何突然想敦自己剑道，而他大概也不好意思辜负我的好意吧？

他终于也对一样东西感兴趣了，那就是射飞刀。

为了培养自己的专注力，我偶尔会练习把双刀小刀掷向立着的榻榻米。有时会闭着眼睛掷，有时则是背过身掷。我担心会发生意外，所以只在没人的时候才做这样的练习。碰巧有一次让前野撞见了，他非常感兴趣。

他请我教他，我当然不可能答应，只允许他在一旁观看。他总是站得远远的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掷刀。

当他问我秘诀的时候，我回答：“相信自己可以办到。”

不久之后，暴力事件的首领山冈因盲肠炎住院开刀。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！我心想什么都不做，静待事件平息是消极无用的做法，我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，化解前野面对山冈时的卑屈心理。

我命令前野将自己的笔记影印一份，给山冈送去。他泣然欲泣地回绝了我，可是我不答应。我不希望他到毕业都还是个孬种懦夫。

医院里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不知道。或许前野不发一言地把笔记放着，就跑出了病房；又或许山冈从头到尾一直用棉被遮着脸。我心想就算是这样也没有关系。

山冈出院后不久，我就确信这个方法奏效了。我不着痕迹地问过几个学生，没再听闻前野被人欺负的事。学生们讲的未必就是真的，不过跟以前相比，现在的前野确实开朗许多，我因此判断事情真的好转了。

这真是大错特错！我一直到最后一一毕业典礼结束之后，才明白过来。

当时的我无比轻松。全班学生的前途都有有着落，我相信问题都已解决了，并自信地想，今后也能顺顺利利地执好教鞭。

突然，一通电话找上了我，是少年队的警察打来的。他的话，仿佛一盆冷水哗地从我头顶淋下。

他说前野因伤害罪被逮捕了。

案发地点在游乐场，被害者叫山冈。

刚听到的时候，我还想对方是不是讲错了。被害者是前野，加害者是山冈才对。

不过，接着听下去，我就明白了。他说前野被逮捕的时候，衣服都破了，全身是伤，脸整个扭曲变形。

不用讲也知道是谁把他整得那么惨。中冈他们特地等到前野落单时，几个人一起围殴他。这群家伙先前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，是因为在学校里有个叫做加贺的老师会罗唆。临去时，他们还朝前野的脸上撒了泡尿。

没有人知道前野在地上躺了多久，不过，他忍着全身伤痛爬起来后，就直奔学校的剑道场，从我的抽屉里取走了小刀。

他知道山冈他们会在哪里出没，因为他之前有好几次曾送钱过去。前野在电子游戏机台前发现了嘻笑怒骂的山冈，他毫不犹豫地从后方欺身过去，拿出刀子刺向山冈的左下腹。

店里的人报了警。直到警察赶来之前，前野就这么呆站着。

我马上赶往警局，可是没能见到前野，因为他拒绝见我。而山冈马上就被送进了医院，听说没有生命危险。

两天后，负责的警官跟我说：“前野似乎打算三叩抵三叩。至于山冈那个孩子，我问他为何要对前野施暴，他回答说因为看他不爽。我就问了，为何看他不爽，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只说总之就是看他不爽。”

听到这种话真教人沮丧。

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前野或山冈。特别是前野，根据他母亲的转述，在这世上他最不想看到的人就是我。

同一年四月，我也离开了教职，也就是说我逃跑了。

至今我依然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败笔。

真相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阐明

身体的状况怎样？我刚刚跟主治医生谈过，听说你已经决定要动手术，这样我就放心多了。

你应该乐观一点。不，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非常高，不会有事的，是真的。

之前我就想问你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发觉自己的病况的？今年冬天？今年才开始的吗？

应该不是吧？我想最晚在去年年底你就察觉自己旧疾复发了。同时，你恐怕认为自己这次是凶多吉少，所以才会连医院都没去，不是吗？

我之所以这么想，理由只有一个，因为我猜最晚从那时开始，你就已经在计划这次的事了。这次的事？我指的当然是杀害日高的事。

你好像有点惊讶？不过，我讲的可不是什么天方夜谭。嗯，我这么讲是有根据的，连证据都有了。关于这个，我待会儿会说明给你听。我想恐怕会占用不少时间，不过医生已经准许我这么做了。

首先，请你先看看这个。嗯，是一张照片。你有没有印象？就是你潜入日高家时被拍到的画面。日高邦彦在庭院装摄影机，暗中拍下这卷东西，你是这么说的。

我将那卷带子的其中某个画面，转印成这张照片。如果你希望的话，我可以把萤幕拿来，重头放一次给你看。不过，我想应该没此必要，只要这张照片就够了。况且对你而言，那些影像你也看腻了，是吧？

因为那些影像是你自己做的，不是吗？你自己演出又自己摄影——所谓的自导自演。会看到不想再看也是理所当然的，对吧？

没错，我说那卷带子是伪造的，那里面拍摄的内容全是假的。

嗯，我正要用这张照片证明给你看。话说回来，要证明这件事也没多大的困难。对于这张照片，我想说的只有一点。这个画面并非如角落日期所示是七年前拍的。

就让我来向你说明为何我那么肯定好了，这其实非常简单。画面中是日高家的庭院，庭院里种植了一些花木，当然这张照片里没出现什么特别的植物，日高家自豪的樱花不在里面，草皮也都枯萎了。一看就知道是冬天的景观，不过，是哪个冬天的就难以判定了。

再加上是在半夜拍的，一片昏暗下，连细部都很难看得清楚。不过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你才会以为这卷带子可以骗过我们吧？

不过，野野口先生，你犯了个很大的错误喔。

我不是在吓唬你，你真的出错了。

不过，这也得要有日高家的钥匙才行。因为要拍摄从庭院潜入日高工作室的画面，必须先把工作室的窗户打开。

根据理惠小姐的说法，要克服这一点应该也不是问题。怎么说呢？日高出去喝酒的时候，不会把钥匙带在身上，他总是把它藏在玄关的伞架下面。自从在外面连丢了两次钥匙后，他好像就一直这么做。如果你知道这回事的话，就不用操心门窗的问题了。你应该知道吧？理惠是这么证实的。

不过呢，野野口先生，我会发现录影带是伪造的，不是因为八重樱的影子的关系。事实上，正好相反。我是肯定带子是假的之后，才

一再地重播画面，与少数的日高家旧时庭院照片做比对，进而发现了这个矛盾。那么，我为何会肯定带子是假的呢？那是因为我对其他证物起了疑心。

所谓的其他证物指的是什么？野野口先生，你应该也已经知道了吧。没错，就是那大量的原稿，我所发现的那些堆积如山的稿件，而我一直相信它们与杀害日高的动机有关。

因为此次事件，我将你逮捕，在读过你的自白书之后，我还是有很多地方搞不清楚。

当然，这一个个疑问都可以解释得通，不过，解释得通跟百分之百信服是两码子事。野野口先生，在你的自白书里，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因为这种怪怪的感觉，让我怎样都无法接受你所告白的内容是真实的。

然后，有一次，我忽然发现一个大线索。案发之后，我曾和你见过无数次面，可是我怎么就没有注意过它？真是不可思议。就在这么近的距离里，有一个这么明显的提示。

野野口先生，请你把右手伸出来。

怎么了？我要的是右手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光右手的中指也可以。

那中指上的茧是握笔而产生吧？真的好大呢。

难道就没有办法可以分辨真伪吗？经过多方调查，终于让我找到决定性的证据。

野野口先生，您认识辻村平吉这个人吗？不认识吗？这样啊，果然……

根据你的自白书，你和日高邦彦小的时候经常去看邻居的烟火师傅工作，并以此段记忆为基础写下了《圆火》这本小说，然后日高以你的《圆火》为草稿，进而发表了《死火》。

辻村平吉这个人，就是当时那位烟火师傅哟。

嗯，这个我知道，记不记得名字不是问题。恐怕我这样问日高邦彦，他也会说他忘了吧？

有了辻村先生的证词，我就确信，日高剽窃你的小说根本是无稽之谈。那些写在旧大学笔记及稿纸上的作品，只不过是你从他的书里抄来的。

如此一来，你被日高以杀人未遂罪名威胁的事又该怎么说呢？

知道了吧？这样推到最后，自然会怀疑到那卷带子。能够确实证明你曾经杀人未遂的，只有那卷录影带。当时你犯案所拿的刀子，根本不能证明什么，因为上面只有你的指纹而已。

而就像我刚刚说明的，我因此发现带子是伪造的。反过来说，这代表着我现今所提的假设都是正确的。也就是说，根本没有杀人未遂案件，所以日高也不可能威胁你，恐怕连作品抄袭的事都是虚构的。

那么，你自己承认的，杀人未遂的起因是由于你和日高初美的关系，这又做何解释？你所说的外遇真的存在过吗？

到此让我们复习一下，有哪些东西暗示了你和日高初美的关系？

首先，是在你屋里找到的围裙、项链、旅行申请表。其次是后来又发现的，被认为是在富士川休息站拍的初美照片，再来是看似同一地点的风景照片。

就这么多了，也没有人可以证明你俩的关系。

证物中的旅行申请表，随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，所以那根本不算证明。至于项链，你说那是打算送给初美的礼物，可是这也只是你的片面说辞。那么围裙呢？不管怎样它肯定是初美的东西。就像我先前跟你说的，初美曾穿上那件围裙拍过其他照片。

不过，你要从日高家拿走日高初美的围裙并非不可能的事。日高邦彦和理惠小姐结婚之前，曾将前妻初美的遗物做一番整理，那时你曾过去帮忙。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一件围裙，应该还蛮简单的吧。

去帮忙整理的那天，你有可能还偷走了其他东西，也就是相片。被偷走的相片恐怕得具备这些条件才行？首先它必须是初美的独照；其次，没有其他照片可以显示日高曾摄于同一场景；最后，同样一个地点，最好还有几张纯风景照可兹对照。而全部符合这些条件的，就是那张在富士川休息站拍的相片。你把初美的独照和风景照偷偷地放进口袋里。

嗯，当然，我没有证据证明是你偷的，不过，你有可能会偷。既然有这个可能，那么你所坦承的，与初美间的不伦恋情就不足采信了。

如果杀人未遂事件，还有你被日高威胁、被剽窃作品的事都不存在的话，那么以此为前提，假设你们的外遇关系亦是子虚乌有，应该也不过分吧？

没错，这样看来，初美的意外当然也只有一个解释。那个肯定 是交通事故，并非自杀。既然没有动机，也就没有理由怀疑她是自杀的。

我们先整理一下，从去年秋天开始，你到底做了些什么？就让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做个回顾吧。

首先你得准备未经使用的旧大学笔记。只要到学校里找一找，那种东西应该很快就能拿到吧？接着你把日高邦彦早期发表过的作品抄写到上面，不过，你不能完全照抄，语法及人物的名字必须改过，故事的剧情也要稍微重新编排，你想尽办法让这些笔记像是那些作品的原型。就算只抄一本，恐怕也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吧？我可以想像那是非常艰辛的大工程。至于日高近期发表的作品，你则改用打字的：和大学笔记一起找到的，写在稿纸上的那些小说，才是你以前的作品吧？因为从日高的小说里，找不到与这些作品吻合的内容。

其次，关于《冰之扉》这本书，你也必须想好后续的发展才行。你不但要让警方看到构思剧情的小抄，还要亲手书写做为不在场证明用的原稿。

接着是制作录影带。这个我刚刚也讲过了，恐怕在去年年底你就拍好了吧？

然后，到了今年，你把日高初美的围裙和照片拿到手。除此之外，应该也把旅行申请表、项链等小道具给备齐了。你想说申请表是旧的是吧？那种东西搞不好学校那儿就有之前剩下的。还有，你说衣柜里摆的佩斯利花呢领带是初美送的，餐具架上的咖啡杯是两人一起去买的，这些恐怕都是你最近才准备好的吧？

接着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听说日高夫妇为了打包送去加拿大的行李，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，这中间你好像曾到他家去拜访过一次。你去他家的目的，当然是为了把两件东西藏进行李里，那两件东西就是刀子和录影带。你甚至还费了点心嗯，把录影带放进挖空的书里，这样看来就真的很像是日高邦彦刻意隐藏的了。

以上的准备都做好之后，接着就只是等四月十六日那天了。没错，就是案发当天。

不、不，这次的案件绝对不是临时起意，这是经过长期安排、恐怖的计划犯罪。

通常，所谓的计划犯罪，犯人最常演练的是如何避免被逮捕，要怎样做案才不会被发现，就算被发现了，要如何洗脱自己的嫌疑——犯人绞尽脑汁想的应该是这些。

不过，你此次犯罪计划的目的却完全不同。你一点也不避讳被逮捕，不、应该说，这所有的计划都是在确定被逮捕的前提下拟定的。

简单说来，野野口先生，你花这么长时间、这么多功夫要做的是动机，杀害日高邦彦的适当动机。

这真是惊人的想法。要杀人之前，先想好杀人动机，这恐怕是前所未闻的事吧？一直到现在我才敢这样讲，在此之前我是多么的烦恼啊。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？这就是我的心情写照。

说起那卷带子，如果一开始警察就有所怀疑的话，说不定就能早点认出那是伪造的。

不过，搜查小组并没有起疑，那是当然的。那卷带子是证明犯罪动机的重要证据，又有谁会想到那是身为犯人的你亲手制作的呢？

写在大学笔记及稿纸上的作品也是一样，而暗示你和初美关系的小道具更是如此。如果那些东西足以证明你没有犯罪的话，搜查小组肯定会调整目光，进而确认物品的真伪。

不过，事实并非如此，这些全是佐证你犯罪动机的证物。遗憾的是，现在的警察处理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时会比较严谨，处理对被告不利的证据时则倾向于宽松。了不起的是你看穿了警察弱点。

而你特别厉害的地方，在于你不自己言明这个伪造的动机，而要警方东查西访才找到。如果你一开始就滔滔不绝地把动机说出来，那么，再怎么笨的警察也会觉得哪里不对劲吧。

你巧妙地引导警方走入错误的侦查方向，不，应该说是你设下的圈套。让人以为是日高作品出处的大量笔记及稿纸是你的，这是第一个陷阱。然后，第二个陷阱是围裙、项链、旅行申请表，以及日高初美的照片。现在想起，当时我们迟迟找不到初美的照片，恐怕让你很焦急。记得那时你跟我说：“请你不要在我屋里乱翻，里面有人家寄放在我这里的重要书本。”因为这个提示，我们才在《广辞苑》里找到了日高初美的照片。你引导得真是漂亮啊！想必你自己也松了口气吧？

就连第三个陷阱也多亏你的提示。案发后，你问日高理惠“日高邦彦的录影带放在哪里？”理惠回答，送到加拿大去了。结果你请她行李一送回来就马上通知你，有这回事吧？

因为这些话，我联想到日高邦彦的录影带里说不定藏着什么秘密。于是，才发现了在杀人未遂的那晚所拍的带子。更惊人的是，这卷带子还藏在日高所著的《萤火虫》里。只要读过《萤火虫》，任谁都会想到书中的描述与影带的画面相符，就连这个你也不着痕迹地引导。

说到这个，我想起事发当晚，我们相隔十年再度重逢，我向你询问日高邦彦的作品，那时你首先推荐的就是这本《萤火虫》。你连这个都事先算计好了，真教我肃然起敬。

让我们稍稍把时间倒回去一点，回顾一下那天的事。我说的那天，不用讲，当然是你杀害日高邦彦的那天。

从上述的推理，你应该也可以了解，这次的命案绝对是有计划的。不过，站在你的立场，你不希望任何人注意到这点，你一定要让

它被当作是临时起意的犯罪，因为如果不是这样，伪造的动机就没用了。

为了谋杀的方法，你费尽了心机。使用刀子或毒药是不被允许的，因为这样等于是公开承认打一开始就起了杀机。那么勒毙怎么样？可是，一想到两者体力的差距，光凭自己的力量要勒死对方好像困难了点。

于是你决定采取袭击的方法。用钝器从背后偷袭，等到对方倒下，再勒紧他的脖子，施予致命的一击。

不过，这种方法也需要凶器才成，最好能直接应用日高家现有的东西。于是，你想到了日高平常惯用的纸镇，用那个来敲击应该没问题吧？那要用什么来勒脖子呢？对了！电话线正好可以派上用场——在我的想像里，恐怕你当时也曾这么自问自答吧。

不过，这时你的心里却产生了不安。做案当天，日高家的行李应该都整理得差不多了。这样一来，有可能事先设想的凶器届时已经不在了。

电话线应该没有问题。日高还有工作要赶，写好的稿件得传送出 去，因此他不会先把电话收起来。

问题出在纸镇上。对写作而言，那并非不可或缺的东西，很有可能一早就被收到箱子里去了——你连这点都考虑到了。

如果没有纸镇的话要怎么办呢？为了避免这种情形，你心想还是得自己准备凶器才行。

你准备了唐·贝利纽的粉红香槟。如果有什么万一，你打算拿酒瓶充当凶器。

你刚到日高家的时候，并没有马上把那瓶香槟送出去。因为一旦交到对方手上，恐怕就不能拿它当作凶器使用了。

你先和日高邦彦一起进入工作室，确认那方纸镇是否还在原处。当你见到它时，肯定松了口气吧？

后来藤尾美弥子来了，你们一进一出之后，你把香槟交给了理惠。如果纸镇不在的话，我想你就不会把酒交出去，而会把它转作杀人的凶器吧。庆贺乔迁之喜的香槟顿时变成了杀人工具，这种情况依然会给人一时冲动犯案的印象。不过，站在你的立场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认为还是用日高的所有物——纸镇来杀人会比较实际吧？

你在笔记里没有提到香槟的事，是因为害怕警察会追究这方面的事吧？一开始我听说的时候，我还怀疑莫非香槟里下了毒呢。我甚至还问把它喝掉的饭店职员，那味道怎样。他回答很好喝，我才排除下毒的可能。不过仔细一想，你是绝对不会用毒的。

话说回来，你用电脑及电话制造不在场证明的那招，还真是了得。我的上司和同僚至今还搞不太懂其中的机关呢。

我有一个疑问，如果我们没有识破你的伎俩的话，那你打算要怎么办？假设你既不会被怀疑，也不会被逮捕……

你好像不想回答的样子。

算了，现在才问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因为，在现实生活里，我们确实识破了你的计谋，也逮捕了你。

你累了吗？这故事是有点长。不过，请你再忍耐一下。拜你所赐，我也筋疲力尽呢。

问题来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以被逮捕为前提，虚构假的犯罪动机，教人怎么想都想不通。

我大胆推测之下，得出这样的结论。因为某事的发生，因而使你做出杀害日高邦彦的决定。而杀人的结果就是被逮捕，你已经有所觉悟。我在想，这一切应该都跟你的癌症复发有关。也就是说，假使你真的被抓了，待在监狱的时间也不会太长。

不过，就算真被逮捕了，你也非得隐瞒真正动机不可。对你而言，那真正的动机被公诸于世，比起以杀人罪嫌被逮捕还要可怕千百倍。

关于那真正的动机，我很想听你亲口说出，怎么样？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你再守口如瓶也没有意义了。

.....是吗？

你怎么样都不肯吐实吗？那我就没办法了，就让我来说说我的推理吧。

野野口先生，你猜这是什么？嗯，是的，是光碟。不过，这可不是拿来听音乐的喔，讲切实一点，这片光碟里面存有电脑的资料。

现今电脑所用的软体大都以这种方式储存贩售，游戏、字典也常以这种形式问市。

不过，这并非市面贩售的光碟，而是日高特地委托业者制作的东西。

你是不是很好奇里面会有什么资料？事实上，这里面恐怕有你一直在寻找的东西。

你知道了吗？没错，这里面存的是照片，它的性质类似影像光碟。

日高好像不习惯把小说用的资料照片摆在相簿里。文坛中，甚早采用电脑设备的日高似乎在好几年前，就已经作兴把资料用的照片全部压成这种光碟来保存，而最近他更使用了数码相机。

你想问我为何会注意到这张光碟是吧？我彻底调查了你和日高的过去，并发现关于一张照片的事。那张照片拍摄内容如果和我想像的一样，那么至今为止原本被忽略的事物突然都有了意义，它们全有脉络可循。

关于你的国中时代，我稍做了一番调查。很多人讲了很多事情，这其中也有谈到校园暴力的事。

有人说，野野口曾被欺负；也有人说，不，不是这样，那家伙被欺负的时间很短，后来他反而加入欺负人的行列。其实，这两种说法都是一样的，你从头到尾都被人欺负，只是欺负的形式不同罢了。

野野口老师您总算肯开口了？您教书的时候也曾经历过这种事情，真可谓切身之痛啊。

我也是。校园暴力事件绝不可能销声匿迹，只要当事人都还在学校，就会一直持续下去。

当老师说“已经没有这类事件”的时候，只不过是他个人的幻想。

不难想像，那起强暴案成为你心中难以治愈的伤痛。你不是因为喜欢才做那种事情的吧？你心里很清楚，只要违逆藤尾正哉，又要重新过着受尽凌辱的悲惨日子。因为害怕这点，纵使百般不愿，你还是让自己的手沾上这么肮脏的事。一想到当时加诸在你身上的罪恶感及

自我厌恶，就连我这个局外人都觉得心痛。仔细一想，你当时所承受的最大暴力，就是被迫成为那场暴行的共犯。

为了换取这段令人诅咒的纪录，就算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——我心想，难不成这会构成此次的杀人动机？

可是……

你为什么突然对这个秘密紧张起来？不管是日高取得照片书写《禁猎地》之前，或是新书发表之后，都没有迹象显示他曾跟第三人提起照片的事。这样看来，你不认为这个秘密会一直保守下去吗？

请你不要到现在还想编造日高用照片威胁你的谎话。这种临时撒的谎很快就会被揭穿。不说别的，这根本不像老谋深算的你会做出来的事。

我猜这和藤尾美弥子有关，她的出现把一切都搅乱了。

因为《禁猎地》一案，她打算和日高对簿公堂，日高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也只好走这一步，于是你突然不安起来。会不会哪一天，那张讨厌的照片被当作呈堂证物给送进了法庭。

这是我自己想的，我想打从日高开始写那本小说以来，你就一直抱着不祥的预感，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地吧？而藤尾美弥子的出现让你的恐惧达到了顶点，终于下定杀人的决心——这是我的推测。

不过，光这样还无法解释所有的事情。不，事实上，以上这番推理漏掉了一件最重要的事。

那就是，你和日高邦彦到底是怎样的关系？

因为不想让不堪的过去被公开，于是杀了握有证据的人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只不过，这个知道秘密的人平常就对自己亲切有加。难道

你不认为就算日高和藤尾美弥子的官司陷入胶着，他也会继续替你保守秘密吗？

在你的自白书里，你极力描写你们之间充满憎恨的关系。不过，在那些谎言被戳破的现在，就必须舍弃这个前提。

我们仅就目前掌握的事实，来检视日高如何待你。得到的结论如下：虽然你们从国中之后就没再碰面，不过日高仍大方接纳在国中时期仇视他的你，恢复了两人的友谊。不只如此，他还替你介绍出版社，让你能在儿童文学界立足。而三番两次与藤尾美弥子的谈判中，他一直都没有把与《禁猎地》这本书有密切关系的你供出。

综合这些事实所呈现出的日高形象，与他少年时的故事非常吻合。例如，曾经有人告诉我：“不管对谁，他总是非常亲切。”

我想，至少日高自己是真的把你当作好朋友看待吧。这么一想，一切就通了。

不过，在做出这个结论之前，我还花了一点时间。怎么说呢？这和我先入为主认定的日高实在差太多了。事实上，在采访日高少年时代的过程中，这个观念一直牵绊着我。

于是我心想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矛盾？是因为我读了你伪造的自白书？不是，早在更早之前，我就对日高抱持某种固定的看法。这个看法是从何而来的呢？终于我想到一件事情。

我想起你一开始写的，案发当天的纪录。

那份纪录里，我只注意与案情直接相关的部分。不过，事实上，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，暗藏着一条意味深远的线索。

看你的脸色，你应该已经猜到我要说什么了吧？嗯，是的，我讲的是杀猫那件事，那只猫是你杀的吧？

我找到了农药。你屋外的阳台摆了两个盆栽，里面的土验出农药的成分。你做完毒丸子之后，不知要怎么处理剩下的东西，于是就把它和那些土混在一起，是吧？

找到的农药和从猫尸上化验出的农药属于同一种。嗯，尸体还没有全部化掉，饲主把它装进箱子，埋在院子里。

邻居的猫很讨厌，你曾听日高提起这件事吧？或是你读过那篇名为《忍耐之极限》的短文？不，你们俩的感情那么好，应该是直接听他讲的吧。

你做好了毒丸子，趁日高夫妇不在家的时候，偷偷放到他们家的院子里，于是猫被杀死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理由只有一个，就是我从刚才一直讲的，为了营造日高的形象。

因为这次事件，我对艺文界多少有些了解。我记得在做作品评论的时候，经常会用上“性格描写”这句话。当作者想让读者了解某个人物的时候，直接说明陈述远不如配上适当的动作和台词，让读者自己去建构人物的形象。这就是“性格描写”吧。

你在写那篇假笔记时就已经想到，必须打一开始就让日高的残酷形象根植在读者——也就是警方的心里，而你设想好的桥段就是猫被毒害的事件。

案发当日，你在日高家的庭院遇到猫的饲主新见太太，应该算是意外。不过，这对你而言正好。以这番偶遇作为笔记的开头，日高杀猫的事就更具真实性了。

说来惭愧，我完全被你的把戏给误导了。我逮捕了你，明明知道你最先写的笔记不可相信，却没料到连杀猫的那段也是假的，一直没有把自己对日高的印象给矫正过来。

我只能说，你真是太了不起了。我觉得这是你本次布下的所有陷阱里，最高明的一桩。

而当我发觉这个杀猫陷阱时，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。说不定，你制造这个陷阱的目的也就是你此次犯案的目的——也就是说，你最终的目的在贬低日高的人格。这样一想，这起案件总算真相大白了。

我刚刚陈述你的犯罪动机时，说到你是为了隐瞒国中时代的可憎过去，所以才杀了日高。关于这一点，你没有否认，而我也一直认为是这样。

不过，我是这么想的，这只不过是让你决定杀人的导火线而已。

我试着想像，从你对日高起了杀意，一直到你实现计划为止，这其中的心路历程有着怎样的转折。基于上述的理由，你必须制造一个杀害日高的适当动机。然而，你必须想出一个被公布时，世人同情的目光会集中到自己身上，反倒是被害者日高受人唾弃的动机。

在此考量之下，你捏造了与日高初美的不伦关系，并进而想出被逼做影子作家的故事。如果顺利的话，你甚至能够得到日高问世作品之正牌作者的美誉。

正因为怀着这样的目的，你才会复制大量的手抄稿，弄到自己的手指都长茧，甚至不惜在寒夜里，费上那么大的功夫去拍一卷假的录影带。你得花几个月，才能做到这样周全的准备？如果光为了隐瞒过去，弄个比较容易懂的动机不就好了？

你费尽心思想出计划，就为了破坏日高辛苦构筑的一切。而杀人这件事，只是这个计划的一小部份而已。

就算被逮捕也不怕，即使赌上自己所剩无几的人生，也要贬低对方的人格。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啊？

说老实话，我实在找不出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。不过，野野口先生，你也是这样吧？说不定连你自己都理不清？

我想起十年前亲身经验的某件事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班的小孩在毕业典礼之后，用刀子刺伤了一直以来欺负他的学生。当时那个欺负人的主谋曾说了这么一句经典台词：“总之我就是看他不爽。”

野野口先生，你的心境应该也跟当时的他一样吧？在你的心里深藏着对日高的恨意，这仇恨深得连你自己都无法解释，而它正是造成这次事件的缘由。

这股恨意到底从何而起呢？我非常仔细地调查你两人的过去，然而发现没有任何理由足以让你怨恨日高。他是个非常好的少年，又是你的恩人。你和藤尾正哉曾经联手一起欺负他，他却反过来救了你。

不过，我知道这样的恩德反而招致了怨恨。因为在他们面前，你不可能没有自卑感。

接着你长大成人了，你又不得不陷进嫉妒日高的泥淖里。这世上你最不想输给他的人，竟然率先一步成为作家。我试着想像你获知他夺得新人奖时的心境，不禁全身汗毛都竖立起来。

即使如此，你还是去拜访了日高，因为你打心底想要成为作家。你相信和日高保持联系将助你早日完成梦想，于是，你暂时镇封住心底隐藏的恨意。

然而，你的人生是那么的坎坷。是运气不好，还是才能不够？我不得而知。总之你不但没能成功，还得了癌症。

我相信你心里的封印是在觉悟死亡的那一刻解开的，你无法忍受就这么抱着对日高的恨意离开人世。而引燃这股恨意的是日高握有你过去秘密的事实。

以上是我所想的事实真相，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？

既然你沉默不语，我可以将它解释成默认吗？

好像说得太久，连我的口也干了。

啊，对了，我再补充一点。

从你和你母亲过去的言行，我感到你们好像对日高还有住在附近的人存着某种偏见。

不过，我敢说不论如何丑恶的偏见，它的产生绝对不是历史或地方的错。

青少年时期，你之所以讨厌日高，理由之一恐怕是因为你母亲不自觉流露出的那份轻蔑吧，我想这有必要澄清一下。

最后，我打从心里祝你手术成功。不管怎样，我都希望你能够活下来。

因为法庭正等着你。

---(全文完)---